

中國新文壇叢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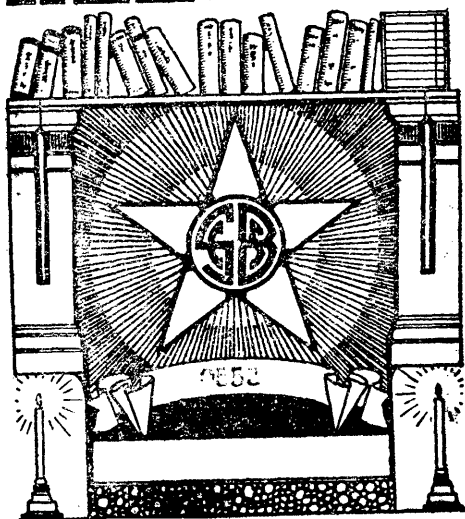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0583B

版局書強

上海圖書館



中國新文壇秘錄

阮无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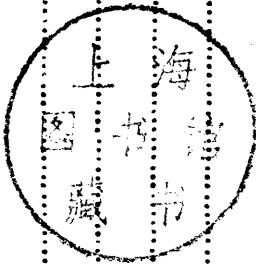
上海南強書局版



中國新文壇秘錄

目次

- 一 前記……………(一)
- 二 周作人與Q阿正傳……………(一)
- 三 文字之獄的黑影……………(八)
- 四 『讀書雜誌』與『努力』……………(一五)
- 五 老章又反叛了……………(二四)
- 六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三七)
- 七 梁任公的晚年生活……………(五七)
- 八 林琴南先生的白話文……………(八〇)



- 九 幸福的連索……………(九一)
- 一〇 孤山的梅花全文……………(一四九)
- 一一 郭著小品六章序……………(二七二)
- 一二 周作人與革命文學……………(二七四)
- 一三 『英雄若是無兒女』……………(二八四)
- 一四 北京詩刊的終始……………(一九五)
- 一五 新月派的戲劇運動……………(三三三)
- 一六 小說月報的創作論特輯……………(三三九)
- 一七 最小的問題與最大的發現……………(二七八)

前記

一九三二年冬，因為要編『現代中國文學史』，從離開了多年的故鄉，把所藏的新文化運動初期的書報雜誌，全都帶到了上海。

就在繙檢這些材料的時候，回想當年，不僅感到了恍如隔世，也覺得許多不曾輯集材料，就此埋沒下去，真是可惜的很。

於是，便私自打算，想把其間重要的部分挑選出來，編成一部文獻的書，既可以避免散佚，便檢閱，在文學運動方面，也是很有意義的。

★

如何編輯此書，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

最先的計劃：想根據這些材料，寫一部隨筆，把各文的精粹部分節要的介紹出來，並寫述一些系統的關於文學運動的史事。

第二回的計劃：爲着要保存這些不易搜集的文學的完整性，想按發表時期的先後排列起來，前面加上一篇說明的長序，就此付排。

第三回，纔決定了現在所應用的方法。即是，根據文學的重要性，決定保存原文的完整與否。對每一事件，每一文獻，都加上詳細的說明。文學運動史事片段的敘述，一樣的收進去。這樣的編製，在自己，是認爲比較完善的。

★

在抄寫編校的過程中，有幾件事必須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按照「隨筆」、「談薈」的條例，排列的順序沒有一定的標準，大抵是想到那件事便寫那件事，想到什麼材料便用什麼材料。

第二，各篇的材料，都是與文學運動有關係的。但爲着調劑嚴肅的空氣起見，有興味的文人趣事也說了一些；這使讀者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以及何以要如此生活，並未全無意義。

第三，因爲祇是一種筆錄性質的書，一種參料的書，對於每一事件，每一文獻，除却偶而的例外自己儘可能的不提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批判。

第四，所選用的材料中，也有不完備的部分，特殊是「編目」一類；讀者各藏有該項書籍，抄錄示知，當於再版時補入，以臻完善。

★

總的編輯計劃決定以後，徵得了書局的同意，比即着手進行，陸續付印局排版。到十八篇完成的時候，據書局通知，已達十二萬字上。在量上，沒有再多的必要了，就畫此作爲「前哨」並略述全書編輯的經過如上。

編者 一九三三年五月

周作人與阿Q正傳

周作人對於『阿Q正傳』的意見究竟怎樣呢？這問題的提出，我想是很有興味的吧。然而困難得很，在周作人的著作裏，找不出他對於魯迅這一篇小說的意見。他的最初的批評集『自己的園地』（一九二二）裏沒有，他的最近的講演『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裏，雖然第五講是『文學革命運動』，講到『新青年雜誌的刊行和文學革命問題的提出』，講到『舊勢力的恐怖和掙扎』，却也沒有提到魯迅的小說。在李何林編的『魯迅論』裏，同樣的沒有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真的沒有寫過『阿Q正傳』的批評嗎？這完全不是事實。在本篇裏，我要介紹的就是周作人對於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佔着重要地位

的『阿Q正傳』的批評。

明：
在中華圖書館協會刊行的『文學論文索引』（一九三二）第一面，就有如次的說

自己的園地

仲密 長報附刊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二日

【內容】評下列作品：（1）自己的園地，（2）文藝上的寬容，（3）國粹與歐化，（4）貴族的與平民的，（5）詩的效用，（6）古文學，（7）阿麗思漫遊奇境記，（8）阿Q正傳，（9）沈淪，（10）王爾德童話，（11）歌謠，（12）文藝上的異物，（13）論小詩，（14）？（15）謎語，（16）文藝的統一，（17）你往何處去，（18）窺俠傳，（19）情詩。

這目次很明白的寫出了『（8）阿Q正傳』而這『阿Q正傳』評，在兩種版本的『自己的園地』（『自己的園地』最初由北平晨報社印行，爲『晨報社叢書第十一種』後改編內容，改由北新書局發行）裏，是都被刪却的。爲什麼？這沒有主觀的猜測的必要。總之，被刪去就是了。爲着這篇文章的重要性，事實是非保留起來不可。我把全文抄錄在下面；這篇批評，是發表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的『晨副』上的。

我同『阿Q正傳』的著者是相識的，要想客觀的公平的批評這篇小說似乎很不容易，但是因爲約略知道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夠加上一點說明，幫助讀者去了解他的真相，——無論好壞——也未可知。

『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諷刺小說是理智的文學裏的一支，是古典的寫實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的是負的。然而這憎並不變成厭世，負的也不盡是破壞。美國福勒忒在『近代小說史論』中說，『關於政治宗教無論怎樣的說也罷，在文學上這是一條公理：某種的破壞常常即是唯一可能的建設。諷刺在許多時代，如十八世紀的詩裏，墮落到因襲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諷刺實在是理想主義的一種姿態，對於不可忍受的惡習之正義的憤怒的表示，對於在這混亂的世界裏因了邪曲腐敗而起的各樣侮辱損害之道德意識的自然的反應……其方法或者是破壞的，但其精神却還在這些之上。』因此，在諷刺裏的憎也可以說是愛的一種姿態。『摘發一種惡即是扶植相當的一種善；在心

正燒的最熱，反對明顯的邪曲的時候，那時他就最近於融化在那哀憐與恐懼裏了——據亞里士多德說，這兩者正是悲劇的有淨化力的情緒。即使諷刺是冷的，如平常變爲反語的時候大抵如此，然而他仍能使我們爲了比私利更大的緣故而憎，而且在嫌惡卑劣的事物裏鼓勵我們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諷刺小說雖然與理想小說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過正負不同罷了；在技工上，因爲類型描寫的緣故，也有一種相似的誇張的傾向，這不能說是好處，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理想家與諷刺家都著眼於人生的善或惡的一方面，將同類的事物積累起來，放大起來，再把他複寫在紙上，所以他的結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惡的擴大圖。作成人生的「實物大」的繪圖，在善人裏表出惡的餘燼，在惡人裏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偉大的寫實家纔能夠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容易流入於感傷主義的小說，正如人家講中和的容易變爲調停派一樣。所以不是因襲的諷刺文學也自有其獨特的作用，而以在如現代中國一般的昏迷的社會爲尤甚。

『阿Q正傳』裏的諷刺在中國歷代文學中最爲少見，因爲他多是反語(Trope)，(Alibi)，便

是所謂冷的諷刺——「冷嘲。」中國近代小說只有『鏡花緣』與『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點相近，『官場現形記』和『怪現狀』等多是熱罵，性質很是不同，雖然這些也是屬於諷刺小說範圍之內的。『阿Q正傳』的筆法的來源，據我所知道是從外國短篇小說而來的，其中以俄國的戈果理與波蘭的顯克微支最爲顯著，日本是夏目漱石森鷗外兩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響。戈果理的『外套』和『瘋人日記』，顯克微支的『炭畫』和『會長』等，森鷗外的『沈默之塔』，都已經譯成漢文，只就這幾篇參看起來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跡；夏目漱石的影響，則在他的充滿反語的傑作『我是貓』，但是國民性實是奇妙的東西，這篇小說裏收納這許多外國的分子，但其結果，對於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陸的迫壓的氣分而沒有那「笑中的淚」，對於日本有了他的東方的奇異的花樣而沒有那「俳味。」這一句話我相信可以當作他的褒詞，但一面就當作他的貶詞却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熱，多憎而少愛，這個結果便造成了 *Satyrical satire*（山靈的諷刺），在這一點上却與「英國狂生」斯威夫德有點相近了。這個傾向在『狂人日記』裏——我在這里不得

不順便聲明，著者巴人與魯迅本來是一個人——也很明顯，不過現在更爲濃密罷了。這樣的冷空氣或者於許多人的薔薇色的心上給予一種不愉快的接觸，但我的私見以爲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國現代社會裏。

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爲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現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說月報』上說，『阿Q這人要在現社會中去實指出來是辦不到的；但是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這話說得很對。戈果理的小說『死靈魂』裏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尋到一個旅行着收買死農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種種投機的實業家中間可以見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魯泡金所說。不過其間有這一點差別：契契珂夫是『一個不朽的萬國的類型』，阿Q却是一個民族的類型。他像神話裏的「衆賜」(Pandora)一樣，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

煉精粹，凝爲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爲痛切，因爲我相信這是中國人的最大的病根。總之這篇的藝術無論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樣老實不客氣的表示他的憎惡，一方面對於中國社會也不失爲一服苦藥，我想他的存在也不是無意義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痛罵一頓，做到隔了却覺得在未莊裏阿Q還是唯一可愛的人物，比別人還要正直些，所以終於被『正法』了；正如託爾斯泰批評契訶夫所說，他想撞倒阿Q，將注意力集中於他，却反將他扶起了。這或者可以說是著者的失敗的地方。至於或者以爲諷刺過分，『有傷真實』我並不覺得如此，因爲世界往往『事實奇於小說』，就是在我的灰色的故鄉裏，我也親見到這一類腳色的活模型，其中還有一個縮小的真的可愛的阿祥，雖然他至今還是健在。

文字之獄的黑影

最近，從北平買來了一本棉連紙的『劉半農所藏星雲堂影印』的『初期白話詩稿』，在編者的序引裏，有這樣的幾句話：

『……黃侃先生還只是空口鬧鬧而已，衛道的林紓先生却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爲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

像這樣的事實，在當時的首都的北京，是不止一次發生的。『努力』三十六期（1923，1,7）裏，就告訴過我們，『國務會議』裏，曾經有『取締新思想』的議案，而不記得是那

年的大報裏，也有驅逐胡適等出京的電文。諸如此類的事，若細細的查考起來，是很有足述的。那時的胡適的態度，『頗有足嘉』。他說，『我是不跑的。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險。封報館，坐監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眼裏，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裏去唱高調，那是恥辱！那是我決不幹的』（1923, 1, 5）。可惜，這一位『先驅的硬漢』到了十年之後，竟變成出賣靈魂者，變成迴護帝國主義利益的人了。劉復與陳衡哲回顧『初期白話詩稿』有『三代以上』的感想，胡適的行動，多少也會令人有『隔世之感』罷，雖然在他的思想系統上，這是必然的。

『實力』的威壓，是不僅在對人一方面的，同樣的在對出版物一方面，在當時如此，在一九二四年後仍舊是如此。這裏，不妨抄出胡適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寫給『國務總理』張國淦的信，這信是揭載在同年七月六日的北京『晨報副刊』上的，後來不曾收集：

乾若先生：

六月八日見着先生和少川先生時，曾以警廳禁賣『胡適文存』的事奉詢，蒙先生

允爲訪問；過了兩天，夢麀先生代達尊意，說已代詢過內務部及警廳，據云，『胡適文存』及『獨秀文存』並未會禁賣；並云，前次向各書店收去檢閱的書，均已發還原店了。當時我自然很覺得滿意；但迄今已近一月，而警廳仍在干涉各書攤，不許他們發賣這兩部書，前次沒收的書也並不曾發還。

我曾把先生轉告的話說給一兩家書攤掌櫃的，他們信以爲真，就試把一兩部『胡適文存』擺出來看看。不料各區警察署仍派便衣偵探干涉此書，不准售賣。

我想再奉托先生再爲一問，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麼機關作主？究竟我的書爲什麼不許售賣？禁賣書籍爲什麼不正式佈告該禁的理由？爲什麼要沒收小販子出錢買來的書？（我所知道的，南城有一家書攤被收去『胡適文存』三部，『獨秀文存』七部，西城錦什坊街有一家被收去兩種文存約十幾部）

我很盼望先生替我一問，因爲現在各書攤的掌櫃疑心我說謊；我既然不能疑心夢麀先生和先生說謊，自然只好請先生再爲一問了。

最奇怪的是現在警察廳禁售的書，不但有這兩部文存，還有便衣偵探把一張禁書的書單傳給各書攤，內中有什麼『愛的成年』、『愛美的戲劇』、『自己的園地』等書。這真是大笑話！『愛的成年』乃是英國著名老宿嘉本德（Edward Carpenter）的名著，世界各國文字皆有譯本，不料在中國竟遭禁賣之厄。『自己的園地』乃是周作人先生評論文學的小品文字的結集，爲近年文學界希有的作品，亦不知爲何遭此災厄。

這些書固然於我無關，但這種昏謬的禁令實在太可笑了，我連帶說及一句，也很盼望先生們能設法銷除這種笑話，不要太丟中國的臉。

匆匆奉聞，乞恕瑣屑。

胡適敬上十三，七，三

從這一封信裏，我們可以約略窺見當時的新文學運動所受的迫害爲何如，甚至『自己的園地』這一類的書都要被禁；他們禁書的策畧，採取一種非公開的形式，也顯然可見。

這封信發出以後的影響如何呢？當然是無結果。而且倒回去到六月二十三的『晨報副刊』上，還可以看到『夏』的『胡適文存究被禁止否？』一文，說的是：

『夏』先生與胡適先生：

關於『天風堂集』與『一目齋文抄』被『一』中的事件，本月十一日下午五時，我在『成均』遇見『菱白』先生，他說的話和胡適先生一樣。但是昨天我到某書攤上去問，據說，還是不讓賣，幾十部書還在那邊呢。許是取不回來了吧。』

『夏』白十三，六，二十

寫完這信以後，拿起今天的『晨報』第六版來看，忽然看見『警察廳定期焚書』這樣一個標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雖然我並不知道這許多『敗壞風俗小說』及一切違禁之印刷物』是什麼名目。

在這封短信裏，可以看到當日不僅禁書，而且『定期焚禁書』所謂禁書，在當時，實在一種公開的祕密的行動。不過，這裏所說的『天風堂集』和『一目齋文抄』又是什麼書

呢？再回到同月十七日的『晨報附刊』『零碎事情』的第一項罷：

『「天風堂集」與「一目齋文抄」忽於昌英之妣之日被「一」「出」了』這句話是我從一個朋友給另一個朋友的信中偷看來的，話雖然簡單，却包含了四個謎語。『每週評論』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別署『天風』，又有一位作者別署『隻眼』，這兩部書大概是他們作的罷。『一』『出』也許是禁止。我從這兩部書性質上推去，大概是不错的。但什麼是『昌英之妣之日』呢？我連忙看『康熙字典』看『妣』是個什麼字。阿，有了！字典『妣』字條下明明註着：「集韻」諸容切，音鍾，夫之兄也。中國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五嗎？如果我這個謎沒有猜錯，那麼，謎底必爲『胡適文存』與『獨秀文存』忽於端五日被禁止了。但我還沒有聽見此項消息。可恨我這句話是偷看來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的或發信的朋友問一問，如果他們還在北京（夏）

從這封很有趣味的信看去，我們至少可以多懂得幾件事，第一，是胡適曾經別署『天

風，而陳獨秀曾經別署過『隻眼』兩『文存』是一九二四年端午在北京被禁的。這是把『晨報副刊』望回翻，若果從胡適給張國淦的信向下看呢，那你就更可以發見新奇的世界了。那就是北京的警察廳如何在禁演戲。禁的是什麼戲呢？是易卜生的『娜拉』這裏抄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晨報副刊』裏記載的一節：

昨天晚上，我和同學王君跑到青年會去，想看一看吳瑞燕女士演的 Ibsen 的『娜拉』那知到了那裏……

適纔問我到王君那裏去問他，已否決定星期一再去『娜拉』

『看『娜拉』』他這樣的回答我，『昨天的聽說才演了一半，就被警察廳禁止了。……』

到這裏，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總結了。就是當時的政治當局對於新文化運動，不僅對人壓迫，對書焚禁，對戲亦一樣的禁演。而這些人，這些書，這些戲，在現在看來，已經是被最殘酷的歷史把他們全變做『三代以上』的『古董』了。然而現在呢……

『讀書雜誌』與『努力』

如果你現在翻開『胡適文存二集』在第一卷裏，你就可以看到一篇題做『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的短文，內容是說：

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學者王念孫和他的兒子王引之兩個人合辦了一種不朽的雜誌，叫做『讀書雜誌』。這個雜誌前後共出了七十六卷，這一百年來，也不知翻刻翻印了多少次了！我們想像那兩位白髮的學者——一個八十多歲，一個六十多歲——用不少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校注那許多的古書來嘉惠我們。那一副『白髮校書圖』還不够使我們少年人慚愧感奮嗎？我是崇拜高郵王氏父子的一

個人，現在發起這個新的『讀書雜誌』，希望各位愛讀書的朋友們把讀書研究的結果，借他發表出來。一來呢，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評；二來呢，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

『讀書雜誌』的內容，從這篇緣起是可以想見的。這個雜誌，是『努力週報』的一個附刊；『努力』是胡適辦的一個政治刊物，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始刊，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終刊，共印了七十五期報。從十八期起，附印『讀書雜誌』，每月一期，凡十五期。雖然叫做『雜誌』，實際上是普通小報的形式。

在『讀書雜誌』發行的前一期『努力』上，編者首先公佈了『讀書雜誌』的條例，共計六條：

(1) 專篇的讀書研究。

(2) 翻譯的名著。

(3) 新書的批評及介紹。

(4) 文藝的作品。

(5) 每月一期，隨每月第一週的『努力』出版，不另取報費。每期自一萬二千字（一張）至二萬五千字（二張）不等。

(6) 外來投稿，是歡迎的。

這個『雜誌』現在是已不易搜尋了。而『古史問題』的提出與討論，却發動於此；正和『努力』上開始了全部的『科學與玄學』的大論戰一樣。這兩樁事是當時文化上的大事，是這個『報』和『雜誌』的最好的成績。所以，我決計把我藏的『讀書雜誌』的全目錄開列出來，這大概是『有歷史癖』的讀者們所歡迎的吧：

第一期：(1922, 9, 3) ①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 ②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

——王莽(適) ③讀楚辭(適) ④評新詩集(一)康白情的「草兒」(適)

第二期：(1922, 11, 1) ①『大招』、『招魂』、『遠遊』的著者問題(陸侃如) (後附胡適按語)

②北京的平民文學(胡適) ③評新詩集(二)俞平伯的「冬夜」(適) ④讀書漫錄

(盧生)

第三期：(1922, 11, 5) ①記李觀的學術(胡適) ②研究詩經的參考書(無作者名)

第四期：(1922, 12, 3) ①天問釋疑(徐旭生) ②讀『讀楚辭』(陸侃如) ③元人的

曲子(適)

第五期：(1923, 1, 7) ①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丁文江) ②荀子之政治論(吳

虞)

第六期：(1923, 2, 4) ①『西遊記』考證(胡適)

第七期：(1923, 3, 4) ①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適) ②讀『西遊記考證』(董

作賓) ③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適)

第八期：(1923, 4, 1) ①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科學』(胡適)

第九期：(1923, 5, 6) ①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辯(梁啟超) ②評湯姆生的『科學

大綱』(叔永) ③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頡剛)

第十期：(1923, 6, 10) ①答顧頡剛先生書(錢玄同)

第十一期：(1923, 7, 1) ①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劉揆

葵) ②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以後(胡堇人) ③答劉胡兩先生書(顧頡剛)

第十二期：(1923, 8, 5) ①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錢玄同) ②討論古史答劉

胡二先生(顧頡剛)(完)

第十三期：(1923, 9, 2) ①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劉揆葵)(完)

第十四期：(1923, 10, 7) ①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顧頡剛)(續) ②討論古史再

質顧先生(劉揆葵)(續)

第十五期：(1923, 11, 4) ①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顧頡剛) ②討論古史再質顧

先生(劉揆葵)(本期出版期即十一月，實係隨十月最後一期的『努力』發行的)

『讀書雜誌』第十期，我不知放在什麼地方了，顧頡剛編的『古史辨』第一冊裏有錢玄同一文，註原載『讀書雜誌』十期，今據以補入。惟字數約八千，不足全期，想尙有他文。

十五期以後，據胡適在『努力』最後一期的啓事說，「『讀書雜誌』仍繼續出版，贈與定閱『努力』的諸君，事實上，恐怕這計劃是沒有實現的。

『讀書雜誌』的內容，原定四項，實際上是祇實現了『(1)專篇的讀書研究』和『(3)新書的批評及介紹』其餘二種，『翻譯的名著』及『文藝的作品』是壓根兒沒有實現。若說實現，那是全移在『努力』本身了。

以下，是『努力』所載的文藝創作和翻譯的目錄：

- 詩歌——①日本俗歌二十首（仲密譯，20期）②農家雜詩（何植三）③小詩（曹元杰）④憶TY（曹元杰）⑤冬夜（馮文炳）⑥小孩（馮文炳）（以上23期）⑦禱告（胡思永）⑧烏龍潭中的小船（家斌）（以上28期）⑨徬徨（胡思永）⑩二次的禱告（胡思永）（以上29期）⑪三峽中的楊子江（陳衡哲，30期）⑫夢與希望（陳衡哲，32期）⑬歸國雜題——一，馬賽 徐志摩，33期）⑭歸國雜題——二，地中海（徐志摩）⑮一拳（章洪熙）（以上34期）⑯凍雀（楊鴻烈，37期）⑰希望的埋葬（胡思永）

(因)北方的冬天是冬天(胡思永)(以上39期)(九)情死(Liebestod)(徐志摩40期)(十)我的心(Leadale)(叔永莎菲譯,43期)(十一)哀曼殊斐爾(徐志摩44期)(十二)深林中的大雨(羅志希)(十三)友呵敵呵(羅志希)(以上46期)(十四)寄君以花瓣(胡思永)(十五)仰之來津作此詩送他(胡思永)(十六)愛神(胡思永)(以上49期)(十七)悲思(徐志摩)(十八)西湖(胡適)(以上53期)(十九)晚上的西湖(陳衡哲,58期)(二十)鐵析歌(徐志摩,59期)(二十一)生日(胡思永)(二十二)做詩(胡思永)(二十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胡思永)(以上61期)(二十四)題風景冊(陳衡哲)(二十五)晚景(陳衡哲)(二十六)落梅(楓湖)(二十七)愛(楓湖)(以上63期)(二十八)南高峰看日出(胡適,65期)(二十九)我要去了(陳衡哲,66期)(三十)索薪歌(W,68期)

小說——(一)巫峽裏的一個女子(陳衡哲,15期)(二)孟哥哥(陳衡哲,24期)(三)長日(馮文炳,26期)(四)獵夫(Schreiner;叔永譯,34,35,36連載)(五)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徐志摩,41期)(六)吃先生的日記(陳衡哲,42期)(七)樓梯上(Morrison;藏暉譯,43期)(八)講究的信封(馮文炳,44期)(九)我的心(馮文炳,45期)(十)吹臍子泡(徐志摩,

- 48期) ①童話一則(徐志摩, 58期) ②柚子(馮文炳, 59, 60期) ③錯過了(葉聖陶, 62期) ④在一個很遠的世界裏面(Schreiner; 彭基相譯, 63期) ⑤洛斯奇爾提琴(Tchekov; 胡適譯, 66, 67期) ⑥一夜不安靜(Mark Twain; 沈性仁譯, 68期) ⑦浣
 衣母(馮文炳, 73期) ⑧半年(馮文炳, 75期)
- 散。文——①『除非』(胡適, 24期) ②歌謠的比較研究法一個例(Q, 31期) ③吳
 敬梓年譜(胡適, 31, 33, 34, 39, 45, 47, 連載) ④記楊惠之塑羅漢像(顧頡剛, 59期) ⑤中
 國最早的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鏡花緣(胡適, 60, 61, 連載) ⑥評「蕙的風」
 (胡適, 21期) ⑦阿拉伯的小品文字——一, 詩人; 二, 全知與半知(沈雁冰譯, 57期)
 隨。筆——①一篇絕妙的平民文學(未署名) ②詩中醜的字句(未署名) ③以上16期) ④
 罵人(適, 20期) ④淺薄無聊的創作(適, 23期) ⑤批評家的常識(哈, 28期) ⑥關於
 『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徐志摩, 45期) ⑦譯書(適, 46期) ⑧壞詩, 假詩, 形似詩
 (徐志摩, 15期) ⑨狗食盆(徐志摩, 49期)

上面把『努力』上的文藝作品約略的分作四類，所有考證，批評，全包括在散文裏了。在這裏，要特加聲明的，就是我所收的『努力』也是不很完全，和『文學論文索引』裏所說的，在圖書館裏祇存六十期。不過我缺少的十五期，不是六十一至七十五，而是1, 2, 4, 5, 7, 22, 25, 27, 38, 52, 64, 67, 69, 70, 71, 期。

『老章又反叛了』

一九二五年，『所謂「老虎報」的「甲寅週刊」曾經一再的對新文化運動進攻，主編人章行嚴作了『評新文化運動』（1925,9,12;no.9）又作了『評新文學運動』（1925,10,17;no.14）當時和他沉着應戰的頗不乏人，唐越所作尤多，魯迅，周作人，徐志摩，高一涵，郁達夫，成仿吾等都發表了文章。祇有胡適沒有寫作，在『胡適文存』三集十二冊裏，找不到一篇，從其他方面，也祇能看到胡適說章士釗的文章，不值得一駁。可是，事實上，是決不如此的。

據章行嚴的『評新文學運動』謂，胡適在武昌，有一篇批評他的講演，載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的『晨報副刊』上。又據他的『答適之』（1925,9,5;no.8），則胡適又有一篇

文章載在『國語週刊』第十二期上。是可證明胡適對於這一回的戰事，實際上是參加了的。

胡適確實寫過一篇文章答覆章行嚴，載在『國語週刊』第十一期（1925,8,30）上，這是『京報』的一個副刊，題目叫做『老章又反叛了』。這一期的『國語週刊』是一個反章的專號，雖然在目次上沒有標明出來。全期計十二頁，載文七篇：

1. 老章又反叛了（適之）
2. 「友喪」（稚暉）
3. 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健攻）
4. 雅潔和惡濫（濼洲）
5. 駁罷宣穎君『文體說』（荻舟）
6. 摘評文體雅潔的教育總長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健功）
7. 甲寅與水滸（玄同）

『老章又反叛了』

對於這目次有要說明的就是，瞿宣穎文亦載在『甲寅』（1925, 8, 22, no. 6）上，章行嚴當時是教育總長，故本期是一個『反章專號』。在這一專號裏，特殊是吳稚暉，他在篇末替章行嚴發了如次的訃文：

友 喪

不友吳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敝友學士大夫府君。
府君生於前甲寅，痛於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殮，遵古心喪，既（非苦）塊昏迷，不便多說。哀此訃聞。

章行嚴最先是辦『甲寅』月刊的，故有前後『甲寅』之說。至胡適一文，雖不是很嚴肅的論辯文，在運動上，却是相當重要的。

以下，就是胡作全文：

章士釗君在民國十二年八月間發表了他的『評新文化運動』（上海新聞報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那時我在烟霞洞養病。有一天，潘大道君上山來玩，對我說：『行嚴說你許久沒有做文章了，這回他給你出了題目，你總不能不做文章答他了。』我問他出了什麼題目，潘君說是『評新文化運動』一文。當時我對潘君說：『請你轉告行嚴，這個題目我祇好交白卷了，因為行嚴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駁。』潘君問：『「不值一駁」這四個字可以老實告訴他嗎？』我說：『請務必達到。』』

但潘君終不會把這四個字達到。後來我回到上海，有一個老朋友請章君和陳獨秀君和我吃飯，我才把這句話當面告訴章君。

那一晚客散後，主人汪君說：『行嚴真有點雅量，你那樣說，他居然沒有生氣。』我對主人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嚴只有小雅量，其實沒有大雅量，他能裝做不生氣，而其實他的文章處處是悻悻然和我們生氣。』汪君不明白我這句話，我解釋道：『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而却又雖落伍而不甘心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後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就變』

成了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這幾年來，頗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許有時差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行嚴却沒有向前跑的興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點頭地，所以不能不向我們宣戰。他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裏，曾罵一般少年人『以適之爲天帝，以績溪爲上京，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其實行嚴自己，却真是夢想人人『以秋桐爲上帝，以長沙爲上京，一味於「甲寅雜誌」中求文章義法。』我們試翻開那篇文章看看。他罵我們做白話的人『如飲狂泉，『智出敦倫小兒女之下，』以鄙倍妄爲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墻之狂，驟載道行遠之業。』……這不都是悻悻然和我們生氣嗎？這豈是「雅量」的表現嗎？

汪君和章君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他也說我這個判斷不錯。

我們觀察章士釗君，不可不明白他的心理。他的心理就是一個時代落伍者對於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他受過英國社會的一點影響，學得一點吳稚暉先生說的

『Gentleman 的臭架子，』所以我當面說他不值一駁，他能全不生氣。但他學的不澈底，他不知道一個真正 Gentleman 必須有 Sportmanship，可譯作豪爽，豪爽的一種表現，就是肯服輸。一個人不肯服輸，就使能隱忍於一時，終不免有悻悻然詬罵的一天的。

我再述一件事。更可以形容章君的心理。今年二月裏，我有一天在攝英飯館席上遇着章君，他說他那一天約了一家照像館飯後給他照相，他邀我和他同拍一照。飯後我們同去照了一張相。相片印成之後，他題一首白話詩寫給我。全詩如下：

你姓胡我姓章，

你講什麼新文學，

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來我不駁，

雙雙並座，各有各的心腸。

「老章又反叛了」

40

將來三五十年後，

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

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

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一四，二五。

這樣豪爽的投降，幾乎使我要信汪君說的「行嚴的雅量」了！他要我題一首文言詩

答他，我就寫了這樣的四句：

「但開風氣不爲師，」

龔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開風氣人，

願長相親不相鄙。

然而『行嚴的雅量』終是很有限的；他終不免露出他那悻悻然生氣的本色來。他的投降原來只是詐降，他現在又反叛了！

我手下這員降將雖然還不曾對我直接下攻擊，然而他在『甲寅週刊』裏，早已屢次對於白話文學下攻擊了。他的廣告裏就說：

文字須求雅馴

白話恕不刊佈。

這真是悻悻然小丈夫的氣度。

再看看他攻擊白話文學的話：

白話文字之不通（一，頁十六）

陳源……喜作流行惡濫之白話文。（二，頁二十四）文以載道，先哲名言，漱冥之所著錄，不爲不精，斷非白話蕪詞所能抒發。近年士氣日非，文詞鄙俚。國家未滅，文字先

亡。梁任公獻媚小生，從風而靡，天下病之。不謂漱冥亦復不自檢制，同然一辭。（一九一九）

計自白話文體怪行而後，髦士以俚語爲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文事之鄙陋乾枯，迥出尋常擬議之外。黃茅白草，一往無餘；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五頁二）

他這些話無一句不是悻悻的怒罵，無一句是平心靜氣研究的結果。有時候，他似乎氣急了，連自己文字裏的矛盾都顧不得了。例如他說陳源君「屢有佳文，愚擯弗讀，讀亦不卒，即嘻嘻嗎呢爲之障也。」既「擯弗讀，讀亦弗卒，」章君又何以知是「佳文」呢？有「嘻嘻嗎呢爲之障，」而仍可「得『佳文』的美稱，章君又何以罵他作『惡濫之白話文』呢？這種地方都可以看出章君全失『雅量』，只關意氣，全不講邏輯了。

林紓先生在十年前曾說：「古文之不當廢，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當時我讀了這話，忍不住大笑。現在我們讀章士釗君反對白話的文字，似乎字裏行間都告訴我們道：

「白話文之不當作，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苦哉！苦他只好罵幾句出出氣罷！

我們要正告章士釗君：白話文學的運動，是一個很嚴重的運動，有歷史的根據，有時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學的美，可以使天下人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這個運動不是用意氣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漫罵也許趕得跑章士釗君；而章士釗君的漫罵，決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學的大運動。

我們要正告他：「愚擯弗讀，讀亦弗卒。」這八個字代表的態度完全是小丈夫悻悻然鬧意氣的態度。這種態度可以對付一些造謠誣讒的報章，而不能對付今日的白話運動。我雖不希望章君「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我却希望章君至少能于「胡適文存」中求一點白話運動所以能成立的理由。我們提倡白話的人很誠懇地歡迎反對派的批評，但自誇「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是萬萬不配反對白話的！

章君自己不會說過嗎？「愚所引爲學界之大恥者，乃讀書人不言理而言勢。」（五，十）我們請問章君：「愚擯弗讀，讀亦弗卒」這是講理的讀書人的態度嗎？

我的『受降城』是永遠四門大開的。但我現在改定我的受降條例了：凡自誇『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牽羊担酒，銜璧與榘，捧着『白話歪詞』來投降，我決不收受了！（十四，八，二十七夜）

胡適這篇文章，至少是可以使我們看到白話文學運動的主要人物的態度。這態度和章士釗的合看起來，可說一個是『頑固死虎』，一個是『白話皇帝』，所以章士釗降『他』就是降『白話文』，打倒『他』就是打倒『白話文』，而且『他』還很寬容的設了一個『受降城』。其實，「死虎」因不免其為「死虎」，「皇帝」也終竟賣了「皇帝」的靈魂。「由來已久，於今為烈」，這有文為證：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畧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着『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寧。現在，胡適博士又發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

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博士對症發藥，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

據博士說：『日本軍閥在中國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頗難消除，』『而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見報載胡適之最近談話，下同）。這是值得憂慮的：難道真的沒有方法征服中國嗎？不，法子是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頭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澈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却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祕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採用胡博士的條陳，那末，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於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

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可惜的是這『唯一方法』的實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覺悟。如果不覺悟，那又怎麼辦？胡博士回答道：『到無可奈何之時，真的接受一種恥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無可奈何的呵——因為那時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這始終是中國民族性的污點，即爲日本計，也非萬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準備出席太平洋會議，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國並不是沒有法子的，請接受我們出賣的靈魂罷，何況這並不難，所謂『澈底停止侵略』，原只要執行『公平的』李頓報告——仇恨自然就銷除了！（何家幹：出賣靈魂的祕訣，一九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

歷史的車輪是最殘酷不過的，在它的不斷的進展之中，在它的激烈的震動之下，祇要你的手稍稍沒有抓牢，他就會把你甩到車外，很快的使你連它的影子都看不到。『博士』劉復，似乎很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在『初期白話詩稿』的序引裏，他就說出這樣的一番道理：

……所以，我把這一部稿子印出來，真是了無足奇。豈特了無足奇，亦許有許多思想比我們更進步的人要在旁冷笑，以爲這算得了什麼東西呢。不差，以鞋子裏塞棉絮的假天足，和今日『裙翻駝鳥足』的真天足相比，那算得了什麼東西呢！然而假天

足在足的解放史上可以佔到一個相當的位置，總還是事實。

同時，在這前面，又有一節說：

從民國六年到現在，已整整過了十五年。這十五年中，國內文藝界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動和相當的進步，就把我們當初努力於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這是我們應當於慚愧之餘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

在這些話裏，自然還可以說作者對於事件的認識，還不能本質的去了解，但他能够明瞭歷史的價值與時代的價值的分野，他能夠了解自己一班人被『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而且『慚愧』究竟是『難能可貴』勝於『那博士』一等的。

這一部『初期白話詩稿』裏，是『作者八人，共詩二十六首』八人的名字是：李大釗，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適，陳衡哲，陳獨秀，魯迅。關於李大釗和陳獨秀，在序引裏，是這樣的介紹：

第一，李守常先生不大做詩，亦許生平就做過『山中即景』一首，而這一首的原

稿可保存下來了。第二陳仲甫先生白話文做的很多，舊體詩做的很好，白話詩就我所知道的說，只有『除夕』一首，這一首的原稿也保存下來了。李先生已在數年前做了犧牲。陳先生目下正在過他的看守所生活。這兩首詩稿就愈見珍貴了。

對於這說明，我覺得有補正的必要。李大劍在一九二七年在北京犧牲了，這是對的，但他僅僅寫了一首詩，是不盡然的。至少就我所知，他還寫了一首『歡迎獨秀出獄』一樣的。是載在『新青年』上，冊數是六卷六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發行的。

全詩如次：

你今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竟戰不勝真理，

什麼監獄什麼死，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

却不能屈膝了你；

因爲你擁護真理，

所以真理擁護你，

*

你今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相別纔有幾十日，

這裏有了許多更易：

從前我們的『隻眼』忽然喪失，

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

如今『隻眼』的光明復啓，

却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歎息，

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

好像花草的種子，

被風吹散在遍地。

*

你今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有許多的好青年，

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

『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

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

他們都入了監獄，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

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監獄裏，

也不須愁着孤寂沒有伴侶。

這首詩，較之『山中即景』是更足珍貴的，我們可以看到李大釗當時的思想，以及比『山中即景』更進一步解放的形式。可是，在十五年後，李大釗已經爲着『真理』犧牲了他自己，而陳獨秀雖也在『看守所』中，但『真理』是從他的身上走失了，多麼殘酷的歷史的車輪呀！

『山中即景』一詩，讓我一並的保留在這裏罷；這首詩是載在『新青年』雜誌第五卷第三期上，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

絕無人跡處，空山響流泉。

*

雲在青山外，人在白雲內。

雲飛人自還，尚有青山在。

關於陳獨秀，『除夕歌』也是揭載於『新青年』上的，記得是在第四卷裏，和沈尹默的『除夕』胡適的『除夕』劉復的『除夕』同期刊載的，內容和『初期白話詩稿』的原稿一樣：

古往今來忽有我，

歲歲年年都遇見他。

明年我已四十歲，

他的年紀不知是幾何？

我是誰？

人人是我都非我。

他是誰？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

人人見他不識他。

他何爲？

令人痛苦令人樂。

我何爲？

拿筆方作除夕歌。

除夕歌，歌除夕；

幾人嘻笑幾人泣；

富人樂洋洋，

吃肉穿綢不費力。

窮人晝夜忙，

屋漏被破無衣食。

長夜孤燈愁斷腸，

團圓恩愛甜如蜜。

滿地干戈血肉飛，

孤兒寡婦無人恤。

燭酒香花供竈神，

竈神那爲人出力。

磕頭放炮接財神，

財神不管年關急。

年關急，將奈何，

自有我身便有他。

他本非有意作威福，

我自設網羅自折磨。

轉眼春來，還去否？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

忽來忽去何奔波。

人生是夢，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萬語說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裝滿悲歡裝不出他。

萬人如海北京城，

誰知道有人愁似我？

不過據我所知，陳獨秀當時所作詩，不止於這一首，在手邊放着的『新青年』上，就有他的一首『答半農的D——詩』（七卷二號）。這是和『初期白話詩稿』編者自己的，而竟然爲編者所忘了。現在把這首詩也補抄在這裏罷：

不知什麼是我？不知什麼是你？

到底誰是半農？忘記了誰是D？

什麼頃間，什麼八十多天，什麼八十多年，都不是時間上重大問題。

什麼生死，什麼別離，什麼出禁與自由空氣，什麼地獄與優待室，什麼好身手，什麼殘廢的軀體，都不是空間上重大問題。

重大問題是什麼？

彷彿過去的人，現在的人，未來的人，近邊的人，遠方的人，都同時說道：
在永續不斷的時間中，永續常住的空間中，一點一點畫上創造的痕迹；
在這些痕迹中，可以指出那是我，那是你，什麼是半農，什麼是D。

弟兄們！
姊妹們！

那裏有什麼威權？不過幾個頑皮的小弟兄弄把戲。

他們一旦成了人，自然會明白，自然向他們戲弄過的人陪禮。

那時我們答道：好兄弟，這算什麼，何必客氣！

他們雖然糊塗，我們又何嘗徹底！

當真徹底地人，只看見可憐的弟兄，不看見可恨的仇敵。

提槍殺害弟兄的弟兄，自然大家恨他；

懶惰倚靠弟兄的弟兄，自然大家怨他；

抱着祖宗牌向黑暗方面走的弟兄，自然大家氣他；

損人利己還要說假話的弟兄，自然大家罵他；

奉勸心地明白的姊妹弟兄們，不要恨他、怨他、氣他、罵他，

只要領出滿腔同情的熱淚，做他們成人底洗禮。

受過洗禮的弟兄，自然會放下槍、放下祖宗牌，自然會和作工的不說假話的弟兄，一

同走向光明裏。

弟兄們！姊妹們！

我們對於世界上同類的姊妹弟兄，都不可彼界此疆，怨張怪李。

我們的說話大不相同，穿的衣服很不一致，有些弟兄底容貌更是稀奇，各信各的神，

各有各的皮氣；但這自然會哭會笑的同情心，會我們連成一氣。

連成一氣，何等平安、親密！

爲什麼彼界此疆，怨張怪李？

大家見了面，握着手，沒有不客氣，平安，親密，

兩下不見面，便要聽惡魔底教唆，彼此打破頭顱，流血滿地！

流血滿地，不止一次，他們造成了平安、親密、在那裏？

我們全家底姊妹弟兄，本來一團和氣；

忽然出來幾位老頭兒，把我們分做親疎貴賤，內外高低；

不幸又出來幾條大漢，把一些姊妹弟兄團在一處，舉起鐵棍，劃出疆界，攔阻別的同胞來到這裏；

更不幸又出來一班好事的先生，寫出牛毛似的條規，教我們團在一處的弟兄，天天

爲銅錢淘氣；

我們爲什麼要這樣分離，失了和氣？

不管他說什麼言語，着什麼衣裳，不管他容貌怎樣奇怪，皮氣怎樣乖強；表面上不管他身上套着什麼繚鎖，不管他肩上背着什麼刀槍，那槍頭上閃出怎樣的冷光，髒髒的皮肉裏深藏着自然會哭會笑的同情心，都是一樣。

只要懂得老頭兒說話荒唐，

只要不附和那量小的大漢，

只要不去理會好事的先生底文章，

這些障礙去了，我們會哭會笑的心情，自然會漸漸地發展，自然會回復本來的一團和氣，百世同堂。

怎地去障礙，怎地叫他快快發展，全憑你和我創造的痕迹底力量。

我不會做屋，我的弟兄們造給我住；

我不會縫衣，我的衣是姊妹們做的；

我不會種田，弟兄們做米給我吃；

我走路太慢，弟兄們造了車船把我送到遠方；

我不會書畫，許多弟兄姊妹們寫了畫了掛在我的壁上；

有時倦了，姊妹們便彈琴唱歌叫我舒暢；

有時病了，弟兄們便替我開下藥方；

倘若沒有他們，我要受何等苦況！

爲了感謝他們的恩情，我的會哭會笑底心情，更覺得暗地裏增長。

什麼？是神？他有這般力量？

有人說：神底恩情、力量、更大，他能賜你光明！

當真！當真！

天上沒了星星！

風號，雨淋，

黑暗包著世界，何等淒清！

爲了光明，去求真神；

見了光明，心更不寧。

辭別真神，回到故處；

愛我的，我愛的姊妹弟兄們，還在背着太陽那黑暗的方面受苦，

他們不能和我同來，我便到那裏和他們同住。

十一月十五日

如果在這以外，真的沒有其他的新歌詩，我想在這裏收的四首詩，可說是李大釗、陳獨秀兩個人的詩全集了，雖然在政治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總之，關於初期的白話詩，到現在不過十五年，而親身參加的人如劉復，已經不能盡憶，而況『後生小子』？所以，我就不憚煩的在這裏寫下帶歷史性的這一篇隨筆。

我還要補說的，就是在八卷一期的『新青年』上，登載了署名『雙明』的兩首詩；陳獨秀曾經署名『雙眼』，而這裏却是正相對的『雙明』，又是發表在他自己所主編的雜誌上，我很懷疑這也是陳獨秀的作品。在署名的理由而外就是陳獨秀『做過偶像破壞論』這裏却有一首『泥菩薩』意義也正相同。怕日久喪失，我一併收在這裏，如果有人肯證明『雙明』和『獨秀』是一人那是最好，萬一不是一人，就作為本籍的附錄也不妨。總之我把這兩首詩附在下面，以待考證。

一個農夫

一顆春山似的大樹，

撐住火烈烈地太陽。

樹下坐着一個抱腿席地的農夫，

喘吁吁地在那里涼涼。

鋤頭橫擔在兩跨上；

斗笠亂撩在樹根傍。

兩隻精赤的胳膊紫堂堂地擁着寬闊的胸膛。

心頭只是轆轤撞：

想！

『今年收成或許不壞，

却短伊一個人幫着忙！

伊那肚子朗當；

伊那事便在這月頭上。』

微微地一陣風，搖曳來清爽；

却帶着布機聲響。

『唉！伊又閒不慣了！』

忙提起鋤頭，拾起斗笠，火烈烈地比太陽還要忙。

泥菩薩

你那偉大的身軀，莊嚴的相貌，什麼也輪不到你消耗。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

只可惜你滿腔抱着的靈苗，反不如糞草；料草落肥田，會變黃金似的稻。你偏偏朝也香花，晚也燭爆。

渠們雕鏤你粉飾你供養你的，也無非貪圖一飽。

但是你要知道，

仰仗你的飽了幾個，却餓了多少。

從今後我願你碎碎紛紛，回到隴上田間，作成些春華秋草！

就算你眼前挨着人家笑，

將來你也免得人家吊。

泥菩薩啊！

渠們替你作成的惡夢，你到幾時醒了？

梁任公的晚年生活

章士釗在『甲寅』裏，大罵梁啓超獻媚後生小子，用白話作文；實際上，梁啓超的努力向前，勇於悔過的精神，是高出於章士釗等萬萬。在『桂林梁先生遺書』裏，我曾看到影印在書前的他的一封信，這信的最主要部分是說：

讀簡後更檢『伏卵錄』中一段敬讀，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許者如此其厚，而啓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無狀。今前事渾不省記，而斷不敢有他辭自諱飾其罪。一言蔽之，學不鞭辟近裏，不能以至誠負天下之重，以至虛僞慢士，日儕於流俗人而不自覺，豈惟昔者，今猶是也。自先生殉節後，啓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

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豈知（自「不可仰」下至此，旁註有「後讀公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公即先生之嗣。寧平相告乃知之，故納交之。」）先生固嘗辱教至四五，乃我乃偃蹇自絕若此耶？『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啓超者實至大。末數語蓋猶不以啓超爲不可教，終不忍絕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願公於春秋絜祀時得聞爲我昭告，爲言啓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日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報先生也。

這事的源委是這樣：梁巨川在生前，曾數訪梁啓超，想把他對於『拯救斯民』的意見提供給他，而梁啓超始終沒有和他見面。在『伏卵錄』中，梁巨川把這經過記了出來，並寫出了他的憤慨，然對梁啓超仍不絕望，仍是崇拜。梁巨川自殺後，他的兒子梁漱冥等印死者的遺集，乃一舉遺書奉先生，梁啓超作此覆信。他的態度的誠摯，認過的勇敢，真是難能，而爲學者應有的精神；可是這時，距他自己的死已經不遠了，根據信末看去，他的夫人已經在西山安葬了。

在做學問的一方面梁啓超雖然是老當益壯，在最後的病榻中，仍從事於『辛稼軒年譜』的寫作，但他的精神，却是枯敗極了。這時所寫作的抒情散文，不僅令人不忍卒讀，而且幾乎令人懷疑到非出於永遠少年的梁啓超之手。這一類的文字，寫的大約不多，而流傳在外的更是更少；這裏，特介紹一篇，俾讀者能了解這位老學者，曾經是清末三十年思想界的權威的晚年的生活：

『晨報』每年紀念增刊，我照例有篇文字。今年真要交白卷了。因為我今年受環境的酷待，情緒十分無俚；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極人間未有之苦痛，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喪事粗了，愛子遠行。中間還夾著羣盜相噬，變亂如麻，風雪蔽天，生人道盡。塊然獨坐，幾不知人間何世。哎！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會也嗒然氣盡了。握筆屬文，非等幾個月後心上的創痕平復，不敢作此想。『晨報』記者索我

的文，比催租還兇狠。我沒有法兒對付，只好拆箇爛污，寫這篇沒有價值的東西給他。

我在病榻旁邊，這幾個月拿什麼事消遣呢？我桌子上和枕邊，擺着一部汲古閣的「宋六十家詞」，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齋詞」，一部朱古微刻的「疆村叢書」。除卻我的愛女之外，這些「詞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侶。我在無聊的時候，把他們的好句子集句做對聯鬧着玩。久而久之，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其中像很有些好的，待我寫出來。

寫出以前，請先說幾句空論：駢儷對偶之文，近來頗為青年文學家所排斥，我也表相當的同意。但以我國文字的構造，結果當然要產生這種文學，而這種文學，固自有其特殊之美，不可磨滅。我以為愛美的人，殊不必先橫一成見，一定是丹非素，徒削減自己娛樂的領土。檀聯起自宋後，在駢儷文中，原不過附庸之附庸，然其佳者，也能令人起無限美感。我鬧這種頑意兒，雖不過自適其適，但像野人獻曝似的公諸同好，諒來還不十分討厭。

對聯集詩句，久已盛行，但所集都是五七言句，長聯便不多見，清末始有數副傳誦之作。

如彭雪琴游泰山集聯：

我本楚狂人，五嶽尋山不辭遠。
地猶鄴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

以湖南人當內亂擾攘時代，游五嶽之一——山東的泰山，所集爲李杜兩家名句，真算極了。又如吾粵觀音山上有三君祠，祀虞仲翔，韓昌黎，蘇東坡，皆遷謫來粵的人，張香濤撰一聯云：
海氣百重樓，豈謂浮雲能蔽日。

文章千古事，蕭條異代不同時。

所集亦是李杜句，把地方風景諸賢身分都包舉在裏頭，亦算傑構。此外集句雖多，能比上這兩副的不多見。

梁啓超的晚年生活精神，其苦痛是於此可見，真是所謂『生人道盡』而不知『人間何世』。然而，就在這樣的苦痛之中，他還是孳孳不倦的研究學問，這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這篇文章，標題是『痛苦中的小玩意兒』，載在『晨報』六週年紀念刊上（1924, 12, 1）。

現在已是難得了。在這第一段之後，接着寫下去的，就是他集的聯：

詩句被人集得稀爛了，詞句卻還沒有。去年在陳師曾會場展覽他的作品，我看見一副篆書的對：

歌扇輕約飛花，高柳垂陰，春漸遠汀洲自綠。

畫橈不點明鏡，芳蓮墜粉，波心蕩冷月無聲。

所集都是姜白石句。我當時一見，歎其工麗，今年我做這個頑意見，可以說是受他衝動。

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贈徐志摩一聯：

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

此意平生飛動，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吳夢窗「高陽蚤」姜白石「點絳脣」陳西麓「秋聲」

辛稼軒「清平樂」洪平齋「眼兒嬌」陳簡齋「臨江仙」

此聯極能表出志摩的性恪，還帶着記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爾游西湖，別有會心，又嘗在海棠花下做詩做個通宵。

我又有贈季常一聯：

最有味，是無能，但醉來還醒，醒來還醉。
本不住，怎生去，笑歸處如客，客處如歸。

朱希真「江城子」張梅屋「水龍吟」

劉須溪「賀新郎」紫仲山「齊天樂」

此聯若是季常的朋友看見，我想無論何人，都要拍案叫絕，說能把他的情緒全盤描出。

此外專贈某人之作卻沒有了，但我把幾百副錄出，請親愛的朋友們選擇，選定了便寫給他。內中劉崧生挑了一副，四句都是集姜白石：

忽相思，更添了幾聲啼鳩。
數回顧，最可惜一片江山。

「江梅引」 「琵琶仙」

「法曲獻仙音」 「八歸」

林宰平挑的一副是：

酒酣鼻息如雷，疊鼓清笳，迤邐度沙漠，
萬里夕陽垂地，落花飛絮，隨意繞天涯。

劉後村「沁園春」周草窗「高陽台」姜白石「凄凉犯」

朱希真「相見歡」秦少游「好夢令」趙令時「烏花啼」

胡適之挑的是：

胡蝶兒，晚春時，又是一般閑暇。
梧桐樹，三更雨，不和多少秋聲。

張泌「胡蝶兒」辛稼軒「醜奴兒近」

溫飛卿「更漏子」張玉田「清平樂」

丁在君挑的是：

春欲暮，思無窮，應笑我早生華髮。
語已多，情未了，問何人會解連環。

溫飛卿「更漏子」蘇東坡「念奴嬌」

牛希濟「生查子」辛稼軒「慶宮春」

舍弟仲策挑的是：

曲岸持觴，記當時送君南浦。

朱門映柳，想如今綠到西湖。

辛稼軒「念奴嬌」姜白石「玲瓏四犯」

秦少游「滿庭芳」張玉田「渡江雲」

此外還有各人挑去的不能盡記了。以下只把我自己認為愜心的彙錄幾十副。

春瘦三分，輕陰便成雨。

月明千里，高處不勝寒。

口口「一剪梅」

夢窗「祝英台近」

獨上西樓，天淡銀河垂地。

高樹北斗，酒酣鼻息如雷。

李重光「相見歡」
范希文「御街行」

張子湖「念奴嬌」
劉後村「沁園春」

西子湖邊，遙山向晚更碧。

清明時節，驟雨纔過還晴。

徐夙子「瑞鶴仙令」
清真「浪淘沙慢」

稼軒「念奴嬌」
淮海「滿庭芳」

水殿風來，冷香飛上詩句。

芳徑雨歇，流鶯喚起春醒。

東坡「洞仙歌」
白石「念奴嬌」

梅溪「謁金門」
竹屋「風入松」

水殿風來，冷香飛上詩句。

空江月墮，夢魂欲渡蒼茫。

東坡『洞仙歌』白石『念奴嬌』

夢窗『選冠子』夢窗『高陽蚤』

滿地橫斜，梅花政自不惡。

一春憔悴，杜鵑欲勸誰歸。

碧山『高陽蚤』稼軒『漢宮春』

趙長卿『臨江仙』稼軒『新荷葉』

宿鷺圓沙，又是一般閑暇。

亂鴉斜日，古今無此荒寒。

玉田『聲聲慢』稼軒『醜奴兒近』

夢窗『八聲甘州』草窗『高陽蚤』

春水滿塘生，鷓鴣還相趁。

胡蝶上階飛，風簾自在垂。

梁任公的晚年生活

張泌『醉花間』

陳子高『菩薩蠻』

銀漢是紅牆，一帶遙相隔。

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

毛文錫『醉花間』

溫庭筠『菩薩蠻』

滿身花影倩人扶，我欲醉眠芳草。

幾日行雲何處去，除非問取黃鸝。

小山『虞美人』東坡『西江月』

六一『蝶戀花』山谷『清平樂』

月滿西樓，獨鶴自還空碧。

日烘晴晝，流鶯喚起春醒。

李易安『一剪梅』晏愁眉『念奴嬌』

梅溪「柳梢青」竹屋「風入松」

一晌銷凝，簾外曉鶯殘月。

無限清麗，雨餘芳草斜陽。

子野「卜算子慢」飛卿「更漏子」

清真「花犯」淮海「畫堂春」

笑索紅梅，香亂石橋南北。

醉眠芳草，夢隨胡蝶西東。

玉田「木蘭花慢」夢窗「解連環」

東坡「清平樂」西麓「木蘭花慢」

春水滿塘生，瀾瀾還相趁。

東岸綠陰少，楊柳更須栽。

張泌「醉花間」

辛稼軒「水調歌頭」

梁任公的晚年生活

芳草接天涯，幾重山，幾重水。
墜葉飄香砌，一番雨，一番風。

清真《澆溪沙》子野《碧牡丹》

希文《御街行》軋叟《木蘭花慢》

今夕是何年，霜娥相伴孤照。
輕陰便成雨，海棠不分春寒。

東坡《水調歌頭》夢窗《花犯》

夢窗《祝英臺近》李濱洲《清平樂》

燕子不歸，幾日行雲何處去。
海棠依舊，去年春恨卻來時。

謝免仲《浪淘沙》六一《蝶戀花》

漱玉《如夢令》小山《臨江仙》

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

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

王晉卿「憶故人」稼軒「摸魚兒」

張文潛「風流子」白石「八歸」

玉宇無塵，時見疏星度河漢。

春心如酒，暗隨流水到天涯。

晁卿「醉蓬萊」東坡「洞仙歌」

白石「角招」淮海「望江湖」

日暮更移舟，望江國渺何處。

明朝又寒食，見梅枝忽相思。

白石「杏花天影」白石「清波引」

白石「淡黃柳」白石「江海引」

小樓吹徹玉笙寒，自憐幽獨。

水殿風來，暗香滿，無限思量。

攤破「浣溪沙」清眞「大酺」

東坡「洞仙歌」淮海「畫堂春」

千里歸艤，山映斜陽天接水。

一聲長笛，雁橫南浦，月常樓。

高竹屋「後庭宴」范希文「踏沙行」

劉龍洲「憶秦娥」張蘆川「浣溪沙」

有約不來，空悵望蘭舟容與。

勸春且住，幾回憑雙燕，丁寧。

張君衡「清平樂」葉石林「賀新郎」

洪叔輿「永遇樂」賀方回「滯倅」

遙夜相思更漏殘，不如休去。

羣芳過後西湖好，曾有詩無。

章莊「浣溪沙」周邦彥「少年行」

歐陽修『採桑子』辛棄疾『漢宮春』

欲寄此情，鴻雁在雲魚在水。

偷催春暮，青梅如豆柳如絲。

毛滂『玉樓春』晏殊『清平樂』

史邦卿『綺羅春』馮延巳『阮郎歸』

軟語商量，海燕飛來窺畫棟。

冷香搖動，綠荷相倚滿橫塘。

梅溪『雙雙燕』六一『臨江仙』

白石『念奴嬌』賀願『虞美人』

酒醒簾幙低垂，燭影搖紅夜將半。

雨過園林如繡，東風吹柳日初長。

晏小山『臨江仙』蔡伸道『洞仙歌』

□□□『念奴嬌』淮海『畫堂春』

梁任公的晚年生活

小院春寒，燕子飛來窺畫棟。
空江歲晚，柳花無數送舟歸。

謝勉仲『浪淘沙』馮正中『蝶戀花』

草窗『三姝媚』淮海『虞美人』

寒雁先還，爲我南飛傳我意。

江梅有約，愛他風雪耐他寒。

辛稼軒『漢宮春』章瑞已『歸國謠』

程觀過『滿江紅』朱希真『鷓鴣天』

亦愛吾廬，買波塘旋栽楊柳。

頓成輕別，問後約空指薔薇。

稼軒『水調歌頭』晁无咎『摸魚兒』

賀方回『柳色黃』白石『解連環』

高處不勝寒，見姮娥瘦如束。

無情應笑我，攬虛空睡到明。

東坡「水調歌頭」夢窗「一寸金」

東坡「念奴嬌」希真「減蘭」

小樓昨夜東風吹皺一池春水。
梧桐更兼細雨，能消幾個黃昏。

重光「虞美人」馮延巳「謁金門」

漱玉「聲聲慢」趙德麟「清平樂」

細草和烟尚綠，遙山向晚更碧。
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長陰。

清真「浪淘沙慢」

孫巨源「何滿子」

試憑他流水寄情，卻道海棠依舊。
但鎮日繡簾高卷，爲妨雙燕歸來。

梁任公的晚年生活

碧山『鎖窗寒』漱玉『好夢令』

蒲江『倦尋芳』次膺『清平樂』

樓上幾日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西窗又吹暗雨，紅藕香殘玉簫秋。

李易安『壺中天慢』少游『踏沙行』

白石『齊天樂』易安『一翦梅』

垂陽還孌萬絲金，又恐被西風驚綠。

斷紅尚有相思字，試憑他流水寄情。

白石『一萼紅』東坡『賀新郎』

清真『六醜』碧山『銷窗寒』

冷照西斜，正極目空寒，故國渺天北。

大江東去，問蒼波無語，流恨入秦淮。

章衛『高陽臺』玉田『憶舊時』白石『惜紅衣』

東坡「念奴嬌」夢窗「八聲甘州」四里「八聲甘州」

泣殘紅，誰分掃地春空，十日九風雨。

舉大白，爲問舊時月色，今夕是何年。

李珣「四溪子」魯山「慶清朝」稼軒「祝英臺近」

于湖「賀新郎」白石「暗香」東坡「水調歌頭」

呼酒上琴臺，把吳鈞看了闌干拍徧。

明朝又寒食，正海棠開後燕子來時。

夢窗「八聲甘州」稼軒「水龍吟」

白石「淡黃柳」晉卿「憶故人」

羅衣特地春寒，細雨夢回，猶自聽鸚鵡，

殊鄉又逢秋晚，江上望極，休去采芙蓉。

馮延巳「清平樂」李中主「浣溪沙」梅溪「青玉案」

清真「齊天樂」梅溪「綺羅香」陳允平「唐多令」

戲拋蓮葯種橫塘，新綠生時水佩風裳無數。
猛拍闌干呼鷗鷺，五湖舊約，煙簑雨笠相過。

稼軒『浣溪沙』梅溪『綺羅香』白石『念奴嬌』

蒲江『賀新郎』白石『湘月』劉龍洲『破陣子』

笑倦游猶是天涯，萬里乾坤，不如歸去，

驚客裏又過寒食，一樁心事，曾有詩無。

草窗『高陽臺』白石『玲瓏四犯』香齋『安公子』

趙立之『滿江紅』白石『小重山令』稼軒『漢宮春』

以上所錄，約占原來所集之半，有些七言八言的也還好，懶得鈔了。此外有些不滿意的，打算拉雜摧燒他。

我做這頑意兒，免不了孔夫子罵的『好行小慧。』但是『人生愁恨誰能免，』我在傷心時節尋些消遣，我想無論何人也該和我表點同情。

十三年十二月三日

『人生愁恨誰能免？』這是真確的。在愁恨到無可奈何，不得不以這樣的『小玩藝兒』來消遣，其心境之悲酸，真有不可言者矣！

這上面的集聯中，有兩聯是：

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

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

*

泣殘紅，誰分掃地春空，十日九風雨。

舉大白，爲問舊時月色，今夕是何年。

不知在『送却四省又何妨』的今日情況之下，讀者們對之，又作何想！——然而，我們是祇能有如此的感歎而已嗎！

林琴南先生的白話文

在林琴南死了以後，許多人寫文章來紀念他，批判他，胡適也寫了一篇，就是『林琴南先生的白話文』，載在『晨報』六週年紀念刊上（1924, 12, 1），並印了一幅死者的像。可是，直到『胡適文存三集』為止，始終不曾把本篇收進去，但這篇文章裏所提供的材料，對於研究近代中國文學的人是極有關係的，而且很明白的使我們了解一個人怎樣的被甩在時代的車輪的後面，所以，我把它保留在我的隨筆裏：

林琴南先生（紓）在民國七八年之間，最反對白話文學的運動。他有書給蔡子民先生，

攻擊當日幾個提倡白話文的教授；又作了幾篇小說，醜詆蔡先生，陳獨秀先生，錢玄同先生和我。白話文學的運動開始以來，反對的人很不少；但最出力的，在新少年中要算學衡社的幾位先生，在老年中要算林先生了。

然而林琴南先生上月去世的時候，北京有幾家報紙竟引我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裏論林先生的話來做他的蓋棺定論！這真是林先生生前夢想不到的事。

現在我要做的一件事，更是林先生夢想不到的。我要發表林琴南先生三十年前做的白話詩。

二十八年（光緒丁酉，一八九七）正當維新運動將成立的時期，國中的智識階級受了種種外患的刺激，大家都期望做一番改革的事業。富國，強兵，興學堂，開風氣，開通民智，廢八股，廢纏腳……的喊聲，到處都聽得見。在通商口岸，這種喊聲更是熱鬧。當日確有一班新人物，苦心苦口地做改革的運動。林琴南先生便是這班新人物裏的一個。

那時候，林琴南先生受了新潮流的影響，做了幾十首新樂府，批評種種社會制度的不

良，發表他的革新意見。這些詩都可算是當日的白話詩。當時曾印了一千部行世，原名爲『閩中新樂府』。現在此書的印本已很不容易得了。去年我在南方時，高夢旦先生寫信給我，說他家中有人從破紙堆裏檢得此書。高先生選抄了一部分寄給我，說可爲『五十年文學史的材料』。又說『可以見思想變遷之易，而稚暉先生真不可及也』。高先生的話真不錯。林先生的新樂府不但可以表示他的文學觀念的變遷，並且可以使我們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動領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過社會改革的事業。我們做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所以我把這些詩選了幾首，托『晨報』紀念號發表出來。

村先生

譏蒙羞也

村先生，貌足恭，訓蒙『大學』『兼中庸。』古人小學進大學，先生躡等追先覺，古人登高必先卑，先生躡等追先知。童子讀書尙結舌，便將大義九經說。誰爲『魚躍』孰『鸞飛』且請先生與『式微』不求入門驟入室，先生學聖工程疾。村童讀書三四年，乳臭滿口讀聖賢，偶然請之書牛券，却尋不出『上下論。』書讀三年券不成，母咒先生父成怨。我意啓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說明豁。論月須辨無嫦娥，論鬼須辨無閻羅，勿令腐氣入頭腦，知識先開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從容易入聖賢道。今日國仇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兒童讀之涕沾襟。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與辟雍。強國之基在蒙養，兒童智慧須開爽，方能陵駕歐人上。

小脚婦

傷纏足之害也

一

小脚婦，誰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許。下輕上重怕風吹，一步艱難如萬里。左靠嬖嬖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問君此脚纏何時？奈何負痛無了期。婦言儂不知，五歲六歲纔勝衣。阿娘做履命纏足，指兒尖尖腰兒曲。號天叫地娘不聞，宵宵痛楚三更哭。牀頭呼阿娘，「女兒疾病娘痛傷，女兒顛跌娘驚惶；兒今脚痛入骨髓，兒自淒涼娘弗忙。」阿娘轉笑慰嬌女，「阿娘少時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工夫爲汝纏。」豈知纏得脚兒小，筋骨不舒食量少。無數芳年泣落花，一弓小慕聞啼鳥。

二

破屋明斜陽，中有賢婦如孟光，搬柴做飯長日忙，十步九息神沮傷。試問何爲脚不良，婦看脚，淚暗落。纏來總悔當時錯。六七年前住江邊，暴來大水聲轟天，良人負販夜不反，嬌兒嬌女都酣眠。左抱兒，右抱女，娘今與汝歸何所？阿娘脚小被水搖，看看母子隨春潮。世上無如小脚慘，至今思之猶破膽。年來移家居傍城，嘻嘻火鳥檐間鳴，鄰火陡發鬼神驚，赤脚拋履路上行。指既破，跟且裂，足心染上杜鵑血。奉勸人間足莫纏，人間父母心如鐵，聽儂訴苦心應折。

敵騎來，敵騎來，土賊乘勢吹風埃，逃兵敗勇闕成堆。挨家劫，挨家殺，一鄉逃亡十七八。東鄰健婦赤雙足，抱兒夜入南山谷。釜在背，米在囊，藍布包頭男子粧，賊來不見身幸藏。西家盈盈人似玉，脚小難行抱頭哭；哭聲未歇賊已臨，百般奇辱堪寒心。不辱死辱也死；寸步難行始至此，牽連反累丈夫子。眼前事實堪嗟，偏言步步生蓮花。鴛鴦屨，芙蓉繡，仙樣亭亭受一刀。些些道理說不曉，爭愛女兒纏足小——待得賊來百事了！

百忍堂

全骨肉也

一

百忍堂前善氣祥，百忍堂後戾氣殃。家庭貴和不貴忍，請言流弊百忍堂。張公初意原持正，公平二字操家政；縱有煩言出女流，只粧聾聵心無競。有張公，焉得爭？非張公，便不行。我今

試畫婦人心，忍之爲害江河深。一家安得無貴賤？同槽共食誰相炫？惟有裙釵辨最精，微言瑣語揣摩遍。阿兄新選官，夫人例晉金蟬冠；叔姒成行少顏色，無風水漸生波瀾。牀頭咎丈夫，青衫何異與臺軀？朝言暮語郎心變，錚錚氣節家庭見。不遵約法但稱高，帷房日亦聲嘈嘈。惡聲先及兄婢僕，非理責人人不服。婢立遣，奴立逐；笑在眉梢怒在腹。不羨阿兄器量寬，只言貧賤做人難。縉紳尙如此，庶民更猥鄙。兄無錢，弟有錢；今日釧，明日鈿。錦繡摺疊和衣眠。後房老嫂衣衾薄，坐近薰籠聲瑟瑟；無論勢利起家庭，第言一本殊哀樂。我思張公當此時，惟行宗法能一之，哀多益寡無參差。熟知婦人心，又有一番語：我用丈夫錢，此事何關汝？阿兄無籍落拓人，衣食出我夫婦身。伯姒生兒製文襟，即奪吾兒坐上茵。張公此際將何術？豈能七出持刑律？只有冥心不見聞，閨房戾氣成游氛。須知筵席無不散，何苦相聚成冰炭？許武曾聞析產居，比君高義當何如？婦人相近則相妬，公平析產古無數。產析仍深骨肉情，半絲半穎相關顧。感人容易情亦生，纔破婦人心中痼，纔破婦人心中痼！

我思百忍堂，最窮是家督。焉能以己心，盡體人衷。譬如一家中，四人親手足；長兄最早娶，生兒至五六；仲氏亦多男，未育者季叔。兄子秋來攀桂花，滿堂糺縵如紅霞；公車去盼南宮榜，往返川資三百兩。次子春來復采芹，鵬程萬里躋青雲；卯金又回公房出，一時支應殊紛紜。以次男女論嫁娶，衣笥鏡奩漸無度，度支細處賣莊田，酬應煩多須費錢。叔季蘭徵尙未兆，兄自用多我用少。叔娣宵來痛徹心，季娣啣憤尤深沉，長兄仍自持公義，一衫一褲成無異。兄勸裁衣十襲餘，弟僅夫妻袍與襦，二兄兒女紛成隊，叔季夫妻徒向隅。長兄仍不將家析，思將百忍追前哲。本願公平却不公，產微累重一時空。諸郎尙恃先疇在，齊齊意氣矜湖海。家督心殫爨始分，釜餽以外無分文。叔季此時却生子，艱難不如諸兄比。頭不冠，腳不履。阿娘痛忿胸懷裏，『爾父心儀百忍堂，一生只益長兄房，長兄百事已楚楚，無食無衣難爲女。』試請張公聽此語。

棠梨花

刺人子惡風水之說不葬其親也

棠梨花，爲誰好？三椽權屋迷春草。屋是城中顯宦家，二十年前纔告老。南莊屋，北莊田，歲入民間百萬錢。鐘停漏歇主翁病，死時帛客如雲盛。枕塊方披孝子衰，開場先下地師聘。地師來洋洋，奴僕相扶將。地師病嗽霽梨漿，地師嗜酒陳杯觴。地師烟癮芙蓉香，銀燈照耀地師床。地師怒且語，主人伏如鼠。地師歡笑主起舞，明朝得地生制府。地師登山腰輿高，山佃疾尾如猿獠。朋好齊心作主賊，地師山佃甘如蜜。分贓不均忽懊惱，地師山佃辭顛倒。主人右地師，但求吉地無嫌遲。一年水患田不收，二年火患焚高樓。三年鹽業敗垂盡，主人日夕懷隱憂。長生庫質黃金鈿，華堂猶設地師膳。還期富貴墓中來，山南山北搜尋遍。地師囊未實，主人風水須時日。孰過荒涼權屋前？落葉成堆秋瑟瑟。地師地師通葬經，何不自家安先靈？妖言惑衆干天怒，人禍雖逃有鬼刑。

破蔭衫

破藍衫，一着不可脫，腐根在內誰能拔？案上高頭大講章，虛題手法『仁在堂』『子史百家在雜學，先生墨卷稱先覺。腐字腐句呼清真，熟字連篇不厭陳。中間能鍊雙搓句，卽是清才迴出塵。捷秋闈，試南省，絲綸閣下文章靜。事業今從小楷來，一點一畫須剪裁。五言詩句六行摺，轉眼旋登御史臺。論邊事尊攘，敵定春秋義。邊事淒涼無一言，別裁偽體先文字。吁嗟呼，堂堂中國士如林，犬馬寧無報國心？一篇制藝束雙手，敵來相顧齊低首。我思此際心骨衰，如何能使蒙翳開？須知人才得科第，豈關科第求人才。君不見，曾左胡，嶽嶽人間大丈夫。救時良策在通變，豈抱文章長守株。

林紓的初期的精神，根據胡適所選的詩看去，在當初確可算得一個維新黨，一個新思想家，他反對纏足，反對迷信，反對大家庭制，在數十年前，能有如此主張，是不能不使人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可是事情往往也是必然的是這樣，到了若干年後，時代發展到另一個階

段，以前被稱爲新的運動者的，若果不隨着時代而前進，他是必然的變成絆足石，頑固黨的。胡適對於林琴南曾經是『社會改革家』而在晚年成爲了『反對領袖』頗致感歎，不知『胡先生』亦曾反省，自己是和林琴南一樣的，在十五年前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而在十五年後竟變成非常落後的人物否？

幸福的連索

很嚴肅的說了些往事舊文之後，覺得一定要把讀者們的興味調劑調劑纔好，於是我想道一九二六年代的北京的幸福的連索的事件。『幸福的連索』我以為這個題目加在這一件往事上，再適當不過；因為連索着的人既多，戰鬥的時間也長，而且陣容，說是場面罷，也很闊大。

詳考博證，至少，在我是不可能，一則由於文獻太多，二則由於耗時無益。所以，爲着使讀者明瞭事實起見，我祇想約略的說一說這連索的起因。

事情是由於『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而起的。在風潮起後，以『閒話』著名的『陳

源教授』(西澄)就寫了一篇閒話，發表在『現代評論』的二十五期(1925,5,30)上，這就是單行本『西澄閒話』裏的『粉刷毛廁』一篇。文章的大意是對學生與一部分教授深致不滿，很技巧的迴護校長方面，在文裏，他一再的說到：

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

……這是很可惜的。我們自然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是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了。

戰爭就這樣開始。被稱爲『某籍某系』的周作人等等，馬上就在週刊『語絲』上答辯。這樣，你來我往，你辯我攻，一直鬧到次年的秋天，猶未完全停止。

我要說的，就是在這一戰鬥中的兩件趣事。第一，就是陳西澄的妹妹(或者姊姊)說陳西澄的英文比狄根司還好的問題。

在『語絲』第六十三期(1926,1,26)上，劉復寫了一篇『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

愛管閒事的『劉博士訂正現代文學史冤獄圖表』以及林語堂的『寫在劉博士文章及愛管閒事圖表的後面』問題就這樣的開始。這幾篇很有趣味。爲着篇幅，選錄其二：

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

劉復

從前我很失望，說中國近數十年來，不但出不出一個兩個驚天動地的好人，而并且出不出一兩個驚天動地的壞人，如名盜名賊名妓名優等。

後來可漸漸的感覺到我的謬誤了。一九二〇年在倫敦，就聽見有人說，我們監督大人的英文比英國的司各德還好。（注意這不是賣魚肝油的，乃是英國第一個歷史小說家 Walter Scott）接着是聽說上海灘上，出了一個大詩人，可比之德國的 Goethe 而無愧。接着是又聽說我們中國，連 Wilde 也有了，Johnson 也有了，Tagore 也有了，什麼也有了，什麼也有了……這等消息，真可以使我喜而不寐，自恨當初何以如此胡塗，把中國人看得半

錢不值。

最近，可又聽說我們北京同事中，出了一位奇人。此人乃是

北京大學教授（附註）陳源先生

即署名西溼的便是。

陳先生的英文，據說比 Dickens 更好。同時他還兼了三個法國差使，他

既是 Voltaire

又是 Zola

更是 France

這等的話，都是見於經典的，並不是我信口胡謔。我現在對於陳先生，喜歡贊嘆之餘，敬謹把他介紹於『語絲』的六千個讀者；這件事，亦許是褻瀆了陳先生，因為我料定知道而且景仰陳先生的人，至少總也有六千倍的六千了。

我所代陳先生憤憤不平者，便是我翻徧了一切的英國文學史，沒有看見陳先生的名字。這些編文學史的，真是瞎了眼！而且陳先生不但應在英國文學史有地位而已也，他既是 Dickers-Voltaire-Zola-France 四個人的合體，那便是無論那一種世界通史中都應該大書特書的，然而我竟孤陋寡聞，沒有找到一些影子。更退一百步說，法國 Institute 面前，至少也該把他們貴法國的 Voltaire-Zola-France 的合體，大大的造起一座銅像來，然而我離開法國時，好像還沒有看見，許是還沒有完工罷，然而那班 Institute 的老頭兒，可真是胡塗到萬分以上了。再退一萬步，H. G. Wells 的那部『通史大綱』好像也沒有陳先生的名字。這真有些古怪了。

Wells 是陳先生的好朋友。我記的有一次，他寫信與陳先生，不寫 Dear Mr. Chen 而寫 Dear Chen 陳先生便高興的渾身搔不着癢處，將原信遍示友朋。無如 Wells 竟胡塗到萬萬分，著書時把個極重要的人物，而同時又是最親密的朋友，竟輕輕的忘記了。好像我在雜誌上，看見許多歷史家說 Wells 不配做歷史書，因為他將許多的史事弄錯了。我不是

歷史家，不能評判這些評論對不對。現在就這件事上看起來，却要說 Wells 的挨罵，真是活該。

我代陳先生憤憤不平，我除痛罵這班歷史家瞎眼而外，更無別法。但我很希望北大史學系主任朱湯先先生不要也忽畧了這一件事。湯先，你該知道我們現在只有這一個人替我們中國綑綑場面，你還不趕緊添設『陳源教授之研究』一科麼？

(註)『北京大學教授』六字，應當譯作“Teacher of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something like a professor or a lecturer”。

這是一九二〇年三月某日，陳源教授在倫敦泰晤士河邊上倫敦橋畔說的話。

劉博士訂正中國現代文學史冤獄圖表

(參觀劉博士本文) 地：東安市場太和春飯館樓上

時：民國十五年元月十七日晚八時五十五分： 編者： 愛管閒事：

* 凡『公擬』者即大家在東安市場某樓上酒醉飯飽以後讀劉君文時所公擬
(出處及典故)

Scott (賣鱉魚肝油公司伙計)……………公擬：同名故

林 肯 (徐樹錚)……………公擬：同係被弑而死

卑士麥 (段祺瑞)……………公擬：同係主戰

Dreyfus (章士釗)……………西滢擬：同受『主持公道』者(即左拉)
的援助現代評論第26期

Tennyso (聞一多)……………公擬：歌頌盤古，女媧，軒轅，項羽，
仲尼的功德；提倡『國民文學』

Socrates (山東張神童)……………公擬：著有五教合一，世界大同等論

Tagore (徐詩哲)……………文士擬

Beardsley (凌叔華女士)……………她描過他的畫，所描的見去年十月晨
報副刊

Volaire (陳 滢)……………志摩擬

France (陳西滢)……………志摩擬：見十五，一月十三晨報副刊

Galaworthy (陳大悲)……………譯過他的戲劇

Pestalozz

(耀翔)

注重兒童教育如三字經之類

Goethe

(郭沫若)

自擬(?)

阿哥的

English

Chrics

Dickens

阿哥的妹妹擬

劉半農 即 Something like a professor or lecturer of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西澄擬，見本期劉博士文後小註

周作人

魯迅

其他『學匪』

(攝英飯店及太平湖飯店掌櫃擬)

水平線

以下 ← ————— → 以上

這樣一來，問題便開展了。就我手邊材料，於是陳西澄馬上寫信給劉復，而劉復也比即覆陳西澄寫得非常有味：

陳西澗的信

半農先生：

聽說先生已經回來了，可是因為老沒有碰到，總好像先生還在外國似的。今天讀到『語絲』裏面的大文，不得不親切的感到先生真的回來了，而且還是五六年前初到歐洲時的劉半農，一點都沒有改變。

大作裏說起『陳先生的英文據說比 Dickens 更好，』這句話，後面的圖表指出，是『阿哥的妹妹擬』的。我很希望知道我的妹妹在什麼地方對了什麼人擬過，請先生給我一個回答。要不然，無緣無故的欺負一個弱女子，就是五六年前的半農先生也有些不好意思吧？先生在『註』裏提起我在『倫敦泰晤士河邊上倫敦橋畔』說過什麼話。我想先生也許記錯了。不是倫敦橋畔吧？還是英國博物院的中國圖書館吧？那天我介紹先生和傅孟真去

看英國博物院的中国圖書，事先先生叮囑我千萬不要說先生是 Professor，我介紹先生給 Giles 博士時，已經說「Professor」，忽然想起了先生的話，連忙改口說「Some thing of a professor or a lecturer」。第二天孟真告訴我先生很生氣，因為先生覺得我的那句話是有意輕視先生。這真是冤哉枉也。現在過了五六年，先生還記得那句話，足見先生對於那件事的記性真是很好的。不過地點還是記錯了吧？

陳源 一月二十五日

奉答陳通伯先生

劉復

通伯先生：

我回了國已有五個半月了，竟沒有能得到機會同你碰見，足見我們兩人都是貴忙得很啊！但因為我有了一篇無聊遊戲文章的緣故，竟使我們能有通信的機會，那也就不勝其可喜之至了。

你問我的一句話，我可以這樣回答：我並沒有說你妹妹說你的英文比 Dickens 好。上期『語絲』中所登第一篇文章是我做的，次一個表是『愛管閒事』君做的，再次一篇文章是林語堂做的；這本已寫得明明白白了。但我還要聲明，我那天在太和春喫過了飯，我是寫完了一篇文章就走的，後來如何有人做表，又如何的鼓動了林語堂的興趣，也大做而特做其文章，我竟全然不知道。我是直到『語絲』出了版，才知道我的大文之後還有一個大表，還再有一篇大文，那麼，你若要把表裏的話也當作我的，豈不是等於要把『漢』朝人的『四書註疏』中的話，也當做了孔老先生的話麼？（我做文章：一向喜歡用真名，不寫劉復就寫半農，除五六年前做詩，有時寫寒星二字之外，再沒有什麼別的外號，『愛管閒事』究竟是誰，我至今還沒有知道。我將來查出了，還要同他（或她）到地方廳去打官司，因為他表題中用了我的姓，顯然是影戲商標的行爲。）

但你的誤會也是在情理中的，因為我文章裏也說到了 Dickens 的名字。這句話是根據於一個朋友的報告；但他說是你的姊姊這樣說，並沒有說你的妹妹。我因為相信這位朋

友不說謊，等於我相信你陳通伯不說謊一樣，所以才膽大的寫上；至於妹妹二字，乃是『語絲』出版之後才發見的。

其實呢，我也並不知道你有沒有姊姊或妹妹，更不知道你的姊姊或妹妹是強女子或弱女子。但你意識中，既然以我爲有了『無緣無故欺負一個女子』的嫌疑，（你欺負的負字，大概是侮字的筆誤罷？因爲欺侮與欺負，是大不相同的。）我對於多年的老朋友，豈可特別出力，特別聲明乎哉？於是我乃鄭重聲明曰：

陳通伯的妹妹並沒有說她阿哥的英文比 *Dickens* 好。

陳通伯的妹妹並沒有說她阿哥的英文比 *Dickens* 好。

陳通伯的妹妹並沒有說她阿哥的英文比 *Dickens* 好。

這樣，在『語絲』中只登了一次的阿哥與妹妹，現在加料又加料，聲明了三次，你總可以不動氣了吧！

至於你說的『就是五六年前半農先生也有些不好意思吧』一句話，那真叫我慚

愧到一百萬分。惶恐到一千萬分；你的意思，大約以爲是從前的半農不成東西，現在總該成得東西了。無如我這傻小子，別說五六年，便再過五六十年，恐怕也還是不成東西。吳穉暉先生說過，留學生好比是麵筋，到西洋那大油鍋裏去一泡，馬上就蓬蓬勃勃漲得其大無外。懿歎！懿歎！懿歎！無如我，先天就不是個麵筋，乃是一塊頑石，到了油鍋裏，便浸上一百年，也還是分毫不動，所以從前是無聊的，現在仍舊是無聊；從前是頑皮的，現在仍舊是頑皮。這真是大大的辜負了你和其他各位老友的希望了。

但長進雖不長進，墮落却也未必見得。從前沒有拍過馬，現在也就懶得去拍驢；從前不曾攀過龍，現在也就不屑去附鳳。至對於弱女子，不但是無緣無故不敢欺侮，即使有緣有故，也斷斷不欺侮——即如『吾家』百昭用老媽子拉女學生的行爲，我雖冥頑不靈，亦竊以爲過矣。

沒有長進也沒有墮落，這是可以告慰於你老朋友的一句話。

現在要同你談談我那篇文章的用意了，我以爲朋友們互相標榜，黨同伐異，本是與世

界一樣長久的一件事。但標榜也得有個分寸。若說我家有個大雞蛋，說和他鴨蛋一樣大，也說他和鵝蛋一樣大亦可也，即推而至於說他和駝鳥蛋一樣大，也總還可以勉強。不料現在人一說就說他和地球一樣大，再一說就說他和太陽一樣大，這不要叫人笑歪了嘴巴麼？

胡亂的比擬，結果是雙方不討好的。譬如把志摩去擬太哥兒，一方是唐突了太哥兒，因太哥兒不是一天做成的，是幾十年來的修養與努力做成的；現在竟有人發明了速成法，把人家的幾十年縮成了幾個月或一二年，不是太哥兒本人就變做了一錢不值麼？同時對於志摩，也唐突得可以。太哥兒的成績，大家已經看見的了；他要長進，也不能再進多少的了。志摩的事業，却正在開場，又安見他將來只值得一個太哥兒而不能超過了他做個太哥爺，太哥娘，又安見他不能超過了十倍八倍而做太哥公，太哥婆……這不是胡亂比擬的人唐突了人家，自己還全不覺得嗎？

不幸的是你的頭銜太多了，所以我那篇屁文中，把你做了個最大的目標。實際我對於你個人有什麼過不去之處呢？那真是絕對的沒有。我對於你人格和學問的敬愛，還是和當

初我與孟真二人將你推荐於蔡先生時一樣。便在昨天，有一位校長到我家裏，問我能不能推舉一個教英國文學史及英文修辭學的教員，我還極誠懇的說：就我所知，擅長此二學者，只有陳通伯徐志摩兩位，不過現在他們的聲價很高，能不能請教得動，你且去試試看罷。

但我對於兩位敬愛，也就只能固定在這一點上：要我打去些價，說你們兩位英文，只是略識 a b c 而已，那是打死了我也不肯的；要我帶上些謊，說你們兩位竟是狄根斯太哥兒，那又是殺去了我的頭再充我的軍也是不肯的。（因為狄太二公的著作，即使不論好壞而論分量，也已可搬出去換得幾包取燈兒；你們兩位，却還不過薄薄的或厚厚的一兩本）這種頑皮不解世故的老脾氣，至今不改，也是我五六年來老不長進的一個真憑實據啊！

最後，要提到我的記性問題了。地點的確不錯，是倫敦橋畔；時間是去看羅馬澡堂的一天；你所介紹的不是 Giles 而是個不相干的英國學生。我將這話告訴孟真，並不在第二天，至少至少，也在半年之後。那時孟真已與孟釗同住在 Sister's Avenue，孟真聽了說：『通』

伯真不應該說話真不留心，但說他是有意的。Insult 倒也未必』孟釗在旁聽了也發跳，說：『Professor 就是 Professor Lecturer，就是 Lecturer，什麼叫做 Something like 那真豈有此理！』但這些事可以不必多提了。Professor 也好，Lecturer 也好，Something like 也好，Something of 也好，休息室裏的聽差老項也好，倒夜壺的老蘇也好，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幸的是你現在同我一樣了。

因是多年老友，而又天性喜歡頑皮，所以你來了封很莊重的正式質問書，我竟用上一大堆的頑皮話來回答了。但頑皮儘可頑皮，正事却不該忘的，所以最後一句，還是鄭重聲明：
陳通伯的妹妹並沒說她阿哥的英文比 Dickens 好。

劉復 一月二十六日

「妹妹」的問題正在開展，却想不到另外又發生了更有興味的事，「妹妹」事件大概就因此擱下了。這另一事體，就是我要說的第二件，有人說西滢曾經講過北京的女學生可以叫局的問題，可以先看『語絲』第六十四期（1926, 2, 1）上所載：

陳源先生的來信

豈明

前面見『晨報副刊』上徐志摩先生的一篇『閒話引出來的閒話』，誇獎陳源先生的態度神似法郎西，我不免有點懷疑，覺得不很像，便另寫了一篇『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因為牽涉着徐先生，所以在發表之前先寄給一看，豈明却被他「綁住了」，在『晨報副刊』上登出來了。這倒也沒有什麼要緊，我反正是預備發表的。到了第二天便接到陳先生的這樣一封信。

豈明先生：

先生今天在晨副罵我的文章裏，又說起『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揚言於衆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話先生說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罵我的文章裏，而且語氣裏很帶些陰險的暗示。因此，我雖然配不上稱新文化新文

學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餘的讀者一樣，有些疑心先生罵的有我在裏面，雖然我又拏不着把柄。先生們的文章裏常有「放冷箭」、「卑劣」一類的口頭禪，大約在這種地方總可以應用了吧？先生兄弟兩位捏造的事實，傳佈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多一個少一個也不打緊。可是一個被罵的人總情願知道人家罵他的是什麼。所以，如果先生還有半分「人氣」，請先生清清楚楚回我兩句話：（1）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說的兩位人裏面？（2）如果有我在內，我在什麼地方，對了誰揚言了來陳源，一月二十日。

我當初聽人家傳說過叫局的話，都是紳士與學者，現經陳先生來查問，我便再去調查，得到結果如左。一個A君，我們間接從B君聽來的，但B君現在往歐洲去了，無從再去問他。一個X君，C君聽D君轉述他的話，但可惜X君的真姓名C君說已經記不起了。A君與陳源先生是別一個人，X君的姓名雖然忘記，惟據C君說也不是陳先生。所以我就於二十二日寫一封信給陳先生，告訴他在所說的兩個人裏面查得並沒有他。至於他別的話我覺得無反唇相稽之必要。

在這一篇文章裏，周作人說到徐志摩『閒話引出來的閒話』和他自己的『閒話的閒話之閒話』，這就使我不得不回頭重說了，這正是所謂『話分兩頭』。那時，徐志摩是『晨報副刊』的編者，他看了陳西滢寫法郎士的文章，於是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的報上，寫『引出來的閒話』一文，把陳西滢着實的恭維了一下，以至於他自己都覺得『我誇夠了』。却沒有想到這件事惱了『豈明老人』，當即寫了一篇『之閒話』來反對（見一月二十日『晨副』）裏面就有：『我知道在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因為憤女師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釗後楊蔭深，而揚言於衆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兩位名人是誰，這裏也不必說，反正總是學者紳士罷了。』這結果，是又惱了陳西滢，寫那封給周作人的信。同時，在徐志摩方面，在發表『之閒話』的時候，也寫了一篇『添幾句閒話的閒話乘便妄想解圍』的文章，當然面面俱到。不幸的，是圍仍不能解，而且更擴大起來，以至一月三十日的『晨報副刊』，竟爲此出了一個專號，而這一專號，可說是這一戰爭的最精彩

的場面，『不忍割愛，』完全抄錄，讀者們準備噴飯罷。

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志摩

無論如何，我以本刊記者的資格得向讀者們道歉，爲今天登載這長篇累牘多少不免私人間爭執性質的一大束通信。前天西澐來信說有這樣一篇文章要我登副刊，我答應了他。但今晚我看過他的來件以後，我却着實的躊躇了一晌。登還是不登，這是問題。

不登的話，我對不起西澐。他這一篇是根據前星期見本刊的周豈明先生的那一篇；周先生的那一篇，又是批評我自己做的這篇『閒話引出來的閒話。』所以這並不是沒來歷的。並且我事前確已答應替他登的。但登的話，事情可就更麻煩了。我是不主張隨便登載對人攻擊的來件的，一則因爲意氣文字往往是無結果，有損無益，二則我個人人生性所近，每每妄想拿理性與幽默來消除意氣——意氣是病象的分數多，健康的分數少，無論如何，這回

西澄的意氣分明是很盛，誰都看得出。在他個人是爲這半年來受盡了旁人對他本身攻擊的閒氣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這一放開再也止不住盡情的沖了出來。他這回放開嗓子痛罵一頓這件事，在一班不當事人看來當然是過分，但我們如其接頭這回爭執的背景，能替他設身處地想時，也許可以相當同情他滿肚子的瘴氣。但他這次却不止是抵當，他也着力的回擊了！他對周氏兄弟兩位，尤其是魯迅先生，絲毫不含糊的回敬了一封原禮。這究竟有好處沒有？這來就能兩造叫開了不意氣的反響能否是和平人，到時候誰都不是好惹的，西洋老話說『你平空打一下羅馬人，你發見一個野獸』，這樣猛烈的攻擊着情形決不會就此結束的。我愁的是雙方的怨毒愈結愈深，結果彼此都拿出本性裏的罵街婆甚至野獸一類東西來對付，倒叫旁邊看熱鬧人中間冷心腸的恥笑，熱心腸的打寒噤。這不是正得我前天冒昧想出來做和事老的本願的反面了嗎？說起做和事老那一段案語，聽說我已經在不少朋友心裏招受了很大的嫌疑。不提別的，單說西澄今晚附來的一紙信上就有這一句提醒的話：『你能在後面寫一段頂好，不過不要再讓人說是純粹的江浙人才好。』純粹

的江湖人意思說是油滑，兩邊袒，沒有骨子，乏——說輕一點。因此這也是我自己認真反省一下的機會。我究竟是不是想兩邊討好，自己懼怯，臨着事體不敢說良心話？這不是件小事。既然說到這裏，我就不得不揆開了說我的真心話。西澄是我的朋友，並且是我最佩服最敬愛的一個。他的學問、人格，都是無可致疑的。他心眼窄一點是有的；說實話，他也不是好惹的。關於他在閒話裏對時事的批評，我也是與他同意的時候多，雖則我自己決沒有他那樣說閒話的天才與興會。這是一造。至於他一造，周氏弟兄一面，我與他們私人的交情淺得多，魯迅先生我是壓根兒沒有瞻仰過顏色的；作人先生是相識的，但見面的機會不多。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吶喊』集裏三兩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裏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作人先生的作品我也不會全看，但比魯迅先生的看的多。他也是佩服的。尤其是他的博學。他愛小挑剔，我也知道的，他自己也承認。但因為我根本是一個極粗心的讀者，平常文字裏有深文周納乃至些稍隱晦的地方，我就看不出來，不要說

罵別人，即使罵我自己，我也是家鄉人說的木而瓜之的。例如最近他那篇文章裏，事後有人對我說『他豈止罵西澐，他也罵苦你了。』我却不去查考，到行間字裏去端詳；我心頭明白並且感覺到的，是有與西澐意見不合因而勃谿的地方，這在我看來不應當是什麼深仇大恨，應當可以消解的。也許是我的傻想；無論如何我幹下了那一段分明八而不見好的案語。周先生說本來是無關，用不着你解；西澐說得更兇，他說我分明替他認錯，替他迴護，他是十二分的不領情，即使他不罵我，將來罵我的人多着哩。同時我也得乘便聲明，周先生接續兩次來信都說他對西澐個人並沒有嫌隙，只是不喜歡他論事的態度罷了。

現在西澐這來，又重新翻起了這整件的訟案；他給他的對方人定了一個言行不一致，捏造事實誣毀人的罪案，並且他文字裏牽及的似乎還不止周氏兩位。憑我原想出來調和的地位說，這一籟信是不該發表的（鳳舉先生在一封信尾也曾希望不公布此項函件）因為發表了非但無益，並且不免更惹糾紛。但我如其壓住了的話，一來我對西澐是失約，二來是更有『純粹的江浙人』的嫌疑了。怎麼周豈明罵西澐的文章，你搶過來登，反過來西

澄的答辯你到不登，這不是分明怕得罪強者？我爲表白我自己起見，決不能這樣做。

但副刊是對讀者們全體負責任，不是爲少數人做喉舌的。我爲要不開罪私人朋友，就難免對讀者們負歉不是？我不能不躊躇。但躊躇的結果，還是把西澄的來件照登，並且担負這代登的責任。

我的理由是：（一）這場爭執雖則表面看性質是私人的，但它所牽連的當事人多少都是現代的知名人，多少是言論界思想界的領導者，並且這爭執的由來是去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風潮影響，不僅到社會，並且到政治，並且到道德。在兩造各執一是的時候，旁邊人只覺得迷惑。這事情應分有撐開了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其我們相信是非多少還有標準的話。西澄的地位一向是孤單的，他一個人冷篤篤的說他的閒話，我們看都得見。反面說，罵西澄個人以及西澄所主持的地位的却是極不孤單的，罵的筆不止一枝，罵的機關不止一個。這終究是否西澄實在有犯衆怒的地方，還是對方倚仗人多發表機關多特地來壓滅這『閒話』所代表的見解。如其是前一個假定，那西澄是活該，否則我們不會混人是非旋渦。

的人應該就事論理來下一個公正的判斷。

(二)怨毒是可怕的。私人間稀小的仇恨往往釀成不預料的大禍。醞釀怨毒是危險的；膿疽到時候窩着不開，結果更不得開交。在這場爭執裏，兩方各含積了多少的怨毒是不容諱言的。這決不是諛，這是甘脆的虐。這刀所以是應分當衆開的；又爲的

(三)更基本的事實：彼此同是在思想言論界負名望負責任的人，同是對這焚亂的時期負有各盡所長清理改進的責任，同是對在迷途中的青年負有指導警覺的責任。是人，就有錯誤，就有過失，在行爲上或是在意見上；我們受教育爲的是要訓練理智來駕馭本性，涵養性情來節止意氣。這並不是說我們因此在在就得貪圖和平，處處不露稜角，避免衝突。不，我們在小地方養正是準備在大地方用。一個人如其純粹爲與己無涉的動機爲正誼爲公道奮鬥，我們就佩服他；反過來說，如其一個人的行爲或言論包含有私己的情形，那時不論他怎樣藉口，我們就不能容許他。例如這一回爭執，現在兩造都似乎盡情發洩了，我們在旁人應分來查考，考考究竟這一場糾紛的背後有沒有關連人道的重大問題，值得有血性人

們放進他們的力量去奮鬥——例如法國的德來福斯的案子，起因雖則小，涵義却關重要——我們當前的問題是不是同性質的？還是這裏而並不包含什麼大問題，有的只是兩造或是一造弄筆頭開玩笑過分了的結果，那好辦，說開了朋友還是朋友，本來不是朋友，也不至變成仇敵。

爲了這幾層理由，我決定登載西澄的來件。本刊也算是一個結束，從我那篇『閒話引出來的閒話』起，經過豈明先生『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到今西澄的總清帳，以後除了有新發明的見解，關於此事辯難性質的來件，恕不登載了。

一月二十九日早四時半

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信封

西澄

(一) 西澄致豈明 (即周作人教授)

(二) 豈明致西澄

(三) 豈明致西澄

(四) 西澄致鳳舉

(五) 鳳舉致西澄

(六) 西澄致豈明

(七) 鳳舉致西澄

(八) 西澄致鳳舉

(九) 西澄致志摩

附錄 (甲) 西澄致半農 (即劉復博士)

(乙) 半農致西澄

(丙) 西澄致半農

一 西澄致豈明（即周作人教授）

豈明先生：

先生今天在晨副罵我的文章裏，又說起「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揚言於衆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話先生說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罵我的文章裏，而且語氣裏很帶些陰險的暗示。因此，我雖然配不上稱爲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餘的讀者一樣，有些疑心先生罵的有我在裏面，雖然我又拿不着把柄。先生們的文章裏常有「放冷箭」、「卑劣」……一類的口頭禪，大約在這種地方總可以應用了吧？先生兄弟兩位捏造的事實，傳佈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多一個少一個也不打緊，可是一個被罵的人總情願知道人家罵他的是什麼。所以，如果先生還有半分「人氣」，請先生清清楚楚的回我兩句話：（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說的兩個人裏面？（二）如果有我在內，我在什麼地方，對了誰揚言了來？

二 豈明致西澐

通伯先生：

來示敬悉。承問兩項，奉答如左。

(一) 先生在不在那兩位名人裏邊，只請先生自省一下，記得說過那句話沒有，就自然知道。這第一項我答得如此含糊，因為(二)那句話我是間接聽來的，如要發表說話的名字，必要先得那位中間的見證的允許。所以請再等我兩三天，俟問過那位之後，再常明白奉答。至於『捏造』先生的事實，則吾豈敢。

周作人 一月二十一日

三 豈明致西澐

通伯先生：

前日所說聲言女學生可以叫局的兩個人，現經查考，並無先生在內，特此奉覆。

周作人 一月二十二日

四 西澄致鳳舉

鳳舉先生：

那天去訪耀辰先生的時候，還以為你在日本，後來見了『京報副刊』才知道你已經回來了。

前天周豈明先生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一篇長文章，完全為的是罵我，你大約也看見了吧？他說得最痛心的一段是，「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揚言於衆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話他說了不止一二次了，可是每次都在罵我的文章裏，並且裏面的語氣毫無疑問的在指着我。我雖然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我是什麼「名人名教授」可是也忍不住要問一問周先生這話的來源了。周先生回我的第一封信叫我『自省

一下，』因爲『那句話爲我（他）間接聽來的，如要發表說話的名字，必要先得那位中間的見證的允許。』這明明指定我是在內的了。今天我又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說，『現經查考，並無先生在內，』可是並沒有半句道歉賠罪的話，這好像也還是相信有我在內，只不過不願意連累到見證的上去吧了。所以我還得追問一下。

女學生可以叫局的話，我確實是聽見過的，並且聽見過兩次。一次A君說時，只有我個人在場，所以現在不用去提他。一次B君說時，是在西山臥佛寺，在場的人有先生和西林和我。所以要是周先生沒有自己捏造，那麼他所指的想來是這一次了。要是這樣，先生當然是所說的見證，不是嗎？

先生大約還記得那天的談話吧？B君說起了這話，我說我也聽A君說過，不過這是叫人不能相信的。B君說他的朋友親自看見的，某飯店可以代叫。我說，要有，也是私娼假冒女學生的名字罷了。大家討論一會之後，我說除非B君的朋友托某飯店叫一個來，讓我們考她一考，證明她是女學生，我總不能信。先生和西林似乎也是差不多這樣的意見，先生記得

吧？

總之，這一晚我們都是立於懷疑者的地位。就是B君，他也並沒有怎樣的肯定。至少，他說的不過是『有些女學生可以』斷不是『女學生都可以。』他也不過對兩三位朋友在閒談時偶然說起，並沒有『揚言於衆』。要是偶然說起就是『揚言於衆』，那麼先生轉述這話給周先生聽時——姑且假定這話是先生轉述的——先生也是『揚言於衆』了。據我所知道，『揚言於衆』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周先生自己，他一次兩次三次的在報紙上宣傳着；說『女學生都可以叫局』的也只有一個人，那也就是周先生自己，有『晨報副刊』爲證。並且B君與『新文化新文學』絲毫無涉，周先生自己倒又是『新文化新文學』的名教授。」

先生覺得上面所叙的談話我並沒有記錯，請先生給我一個明明白白的回音。要是先生發見了什麼錯誤，我更加懇求先生費神的詳細指出來。

先生給我回示時，請把這封信也同時擲還。

陳源 一月二十二日

五 鳳舉致西澐

通伯先生：

我們昨天的談話我已經告訴周豈明先生了。你要我回你一封信。想來想去，我別無他話可說，他說的全對你說了。不過我要向你道歉，因為這次事完全是我誤傳的結果，與別人絕不相干。你的原信送還，請檢收。

張鳳舉 二六，二五。

六 西澐致豈明

豈明先生：

奉上我與鳳舉先生往返的兩封信。

幸福的連索

一一三

昨天見到鳳舉先生，他給我看了先生給他的第二封信。在那封信裏，先生說起先生起先相信是我說的，現在知道自己錯了。鳳舉先生也不承認他說過有什麼人『揚言於衆』或是什麼人說『女學生都可以叫局』。我當時××寫信給先生，請先生很鄭重的聲明一切。鳳舉先生勸我等候兩天，他願意把這意思轉達給先生，我也答應了。現在他的回信既然沒有提起先生的答復，想來他是失敗了。所以我不得不寫這封信，再對先生進一忠告。

我上一次的信裏，說起先生同令兄魯迅先生慣會幹『捏造事實，傳佈流言』和『放冷箭』等種種的卑劣行爲，先生還靦顏強辯道『則吾豈敢』。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

先生意思在罵我，要暗示給讀者先生罵的是我——這先生已經在給鳳舉先生的信中自己承認——却恐怕證據不充足，不敢明說，這是不是『放冷箭』？

先生因爲不高興我，就相信而且竭力的傳佈無論什麼人毀謗我的話，甚至於人家並沒有說我先生却因爲自己要那樣想，便以爲人家說的是我——這不過是代先生曲爲寬恕的話——就據爲事實罵起人來，那是不是『傳佈流言』？

明明並沒有什麼人『揚言於衆』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而先生因為要故入人罪，硬說有人『揚言於衆』而且『揚言』的是『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那是不是『捏造事實』？

先生這一次的『放冷箭』、『傳佈流言』和『捏造事實』的『結果是筆頭口頭糟場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愛妻或情人其實也就糟場在裏頭』誠如先生所說。可惜『糟場了天下的女性』者，正是先生自己，而且只有先生一個人。

先生自己又說過，『這樣糟場女性的人』壓根兒就沒有一點人氣……』即使這些東西是先生『的娘舅』先生『也不認他是一個人』。現在既然證明了『糟場了天下的女性』的正是先生自己，先生應當很鄭重的向『天下的女性』謝罪，就不說向被誣讒的人道歉。要不然，先生真不愧爲『娘舅』的『外甥』了。

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我以前確曾尊敬過先生來的。我那時常說，周豈明雖然自己不承認是 Gentleman，究竟還是個 Gentleman。所以先生最初罵我，我覺得我們總有見

而了解的一天，所以不願回一句話。後來先生的『卑劣』『下流』的伎倆一天暴露一天，我們不得不說先生有自知之明。先生的漫罵，我也不屑理會了。因為先生們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來，所以給先生一個小小的教訓，先生雖然不是 Gentleman，可是總不至於連『一點人氣』都沒有吧？那麼先生總不能在原來散佈先生的流言的報紙上，很鄭重的向『天下的女性』和被誣讟的人賠一個罪吧？

我希望先生受了這次教訓之後，不要再幹那『放冷箭』『捏造事實』『散佈流言』等『下流』的勾當，也不要常常的以小人之心度人。

先生如果沒有做人的勇氣，也請通知一聲。這三種函件也請同時賜還。

陳源 十五，二五。

七 鳳舉致西澄

通伯先生——

今天見到周豈明先生，才知道你又把我的寄給你的回信送給他看了。我以為，這件事情可以了了。第一，我已經向你道了歉，因為我曾經把我們兩人同時從另一人聽來的另一人所得的傳聞誤傳了。

然而這個誤傳也只私人間的誤傳，並未會形諸筆墨。所以我也只能私自向你道歉。第二，周豈明先生的文章裏那句成了問題的話並沒道及你隻字，所以他既因你的問話而回答了那句文章沒有你在內，私問私答，一切也就完了。我想你未必這以上再去追問的必要和理由罷。假使我在一篇文字裏面講到甲君的事，但中間又提到有二個人怎麼怎麼的話而並沒說出那兩個人姓甚名誰，那麼我想我是沒有聲明那兩個人裏面有沒有甲君一類話的義務的。你以為如何？

總之，我是不願意因這些事情來費口舌與時光的。但問題既關係到我，我只得出來說幾句。那末，我已經向你道歉過了。

周先生以為他既回答了那兩個人裏沒有你，沒有再回答你的必要。我也以為他那兩

個人既沒說出姓名來，那末就令他原來有你也，在裏面的意思，也沒有登報聲明的道理；何況你的第一封信他已經回復了。

你致周先生的信我順便代為奉還。

我希望這樣的私人函件不至於在報紙上發表。

張鳳舉 二六，二六。

八 西澄致鳳舉

鳳舉先生：

周豈明先生雖然沒有明說那兩個人是誰，可是他的語氣，尤其是後面的『哈哈』，明明白白的暗示給讀者有我在裏面。至少已經有好幾個人來問過我這件事了。

其實我個人的受誣讒，本已司空見慣，沒有多大關係。可是我實在瞧不起那些自己偷了東西却冤人作賊的人。揭穿一兩個『假面具』也許於世不為無益吧？何況周先生是實

際上永遠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呢？

我對周先生，並沒有了不得的仇恨。不過他們兄弟二位既然那樣的咄咄逼人，我現在偶然不客氣一次，照魯迅先生的學說，也算得謙遜得很了。

先生與他們是好朋友，還不能勸他們不爲過甚，我這一次的對不住先生，也不得不求海涵了，他日有空，再到先生府上賠罪吧。

陳源 一五，二六。

九 西澀致志摩

志摩，

你看我這次生了多大的氣！現在自己想來，也覺得有些好笑。這總算是半年來朝晚被人攻擊的一點回響，也可以證明我的容忍還沒有到「家」。最初人家罵我，我也是像你一般，『問寫得好玩不好玩，好玩就好，不好玩便不好。』大約因爲好玩的太少的緣故吧，以

後我對於它們都漠然了！可是久而久之，大約因為罵膩了！你想就是魚鱗海參，天天吃也得吃膩，何況這樣的東西——又發生了厭惡。現在忍不住的爆發了。譬如在一條又長又狹的胡同裏，你的車跟着一輛糞車在慢慢的走，你雖然掩止了口鼻，還少不得心中要作惡，一到空曠的地方，你少不得唾兩口口涎，呼兩口氣。我現在的情景正是那樣。

二十日周豈明先生的文章，舉出來的有兩點。第一點，又是女師大。我對於女師大的態度你是知道的，用不着多說，在我們看來，利用學生做工具，把她們的學業做犧牲品，去達到有些人的特殊的目的，才可以叫作『卑劣』不是嗎？可是見仁見知，各人儘可以各自保守着自己的見解，不去說它吧。

第二點是周先生特別『請讀者注意的』『正經話』了。有兩位名人說了一句什麼話，周先生氣得小鬍子直翹。『總之許多所謂紳士壓根兒就沒有一點人氣，還虧他們恬然自居於正人之列，容我講一句粗野話，即使這些東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認他是一個人。』你覺得到他的神氣麼？這才是『正人君子』的真面目！你們『這些東西』還不快些滾，讓

我來坐在這『正人君子』的交椅！可惜查問的結果，那一句什麼話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其實，在我看來——我相信你一定也同意——我們自己雖然不說這種話，可是偶而有人在私人談話的時候說起有幾個女學生不大好，也算不得滔天的大罪，用不着即刻就給他一個嘴巴。周先生一定要打嘴巴，結果正打在自己的嘴上。

我也是主張『不打落水狗』的。我不像我們的一位朋友，今天某乙說不『打落水狗』他就說『不打落水狗』，第二天某甲說『要打落水狗』他又連忙的跟着說『要打落水狗』。我見狗既然落了水，就不忍打它了。這也許就是你們說我沒有的憐憫吧？此外還有一件事得通知你。我那幾封信裏用的字眼，都不是自己創造的。我實在沒有那樣的想像力。不過我覺得，這自然也許是我的偏心，我覺得這些字眼在我用的地方比在原来的地方適當得多了。你說怎樣？無論如何，在此特別聲明一句，省得人家說我侵犯了他們的板權。

這一件事牽涉了鳳舉，是我覺得非常抱歉的事。可是，你要知道，這事與他完全不相干的，雖然他竭力的往身上拉，要想排解這一個紛爭。鳳舉雖然與周先生的交情深一點，久一

點，究竟是兩方面的朋友。他雖然處處很留神，然而要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起來，那麼也就很險了。這三四月來，我們沒有看見過他，可是要是我們想穿鑿附會，吹毛求疵的去罵人，我們也不至於不能在他說過的話裏找到很好的材料。不過這種事情我們總還不至於幹出來。

前面幾封信裏說起了好幾次周豈明先生的令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這裏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實，我把他們一口氣說了，真有些冤曲了我們的豈明先生。他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會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搆陷人家的罪狀，他說是滅，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說了這兩句話，不能不拿些證據來。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

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却沒有。只好隨便舉一兩個例吧。好在他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證據，要是你要看的話。

遠一些的一個例。他說我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實在呢，我同楊女士非但不是親戚，簡直就完全不認識。直到前年在女師大代課的時候，才在開會的時候見過她五六面。從去年二月起我就沒有去代課。我從那時起直到今天，也就沒有在任何地方碰到過楊女士。

近一些的一個例。我在「現代評論增刊」裏汎論圖書的重要。我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裏，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增刊六三頁）魯迅先生在前一兩期的「語絲」裏就輕輕的代我改爲「聽說孤桐先生到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你看見麼，那刀筆吏的筆尖！

再舉一個與我無關的例吧。李仲揆先生是我們相識人中一個最純粹的學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國立京師圖書館聘他爲副館長。他因爲也許可以在北京弄出一個比較完美的

科學圖書館來，也就答應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雖然許多教授兼二三個以至五六個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長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內不支薪。他現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課。他的副館長的月薪不過二百五十元。你想想，有幾個人肯這樣幹。然而魯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說他是『北平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好了，不舉例了。不過你要知道，就是這位魯迅先生，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青年叛徒的首領。』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爲『文士』嗎？魯迅先生爲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爲。

他常常『散佈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面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佈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却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

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後記』裏，說起不願譯『文學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說『和中國現在的政客官僚們講論此事，却是對牛彈琴；至於兩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時常有幾多醜態和惡行，都在這新而黑暗的陰影中開演，不過還想不出作者所說似的好招牌。』你看這才不愧爲『青年叛徒的首領』！他那種一見官僚便回頭欲嘔的神情，活現在紙上。可是，啊，可是他是現在教育部的僉事。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永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爲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首領』嗎？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志摩，你看，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首領』，中國的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這才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中國的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才是中國的『土匪』……我不得不也來慶祝中國的土匪！

志摩，不要以為我又生氣了；我不過覺得魯迅先生是我們中間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拉扯了一大段吧。可惜我只見過他一次，不能代他畫一幅文字的像——這也是一種無聊的妄理繁複，不要以為我自信能畫得出這樣□□□的人物來。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刊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鬚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法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像是魯迅先生張着嘴立在泥潭中。後面立着一羣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不是俗語麼？可是千萬不可忘了那叭兒狗，因為叭兒狗能令

天跟了黑狗這樣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樣叫，黑夜的時候還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不寫了，不寫了。無聊的話也說够了。以上的二三千字已經夠支持人家半年的攻擊了。我現在也要說幾句正經話了。

常常有人來問我人家天天攻擊我，他們不懂爲什麼。他們更不懂我爲什麼不回答。人家爲什麼攻擊我，我也不十分明瞭爲什麼，可是我爲什麼不回答，我是有理由的。

中國人私人相罵，誰的聲音高就是誰的理由足。所以我甯可受些委曲，不願意也不能與人相罵。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誰的理由大。所以我也甯可吃些虧，不願意也不能與人家打官司。第一，我們不會捏造無中生有的事實。第二，我們想不起那樣的下流的字眼。第三，人家有的是閒功夫，好在衙門裏沒有別的事可做，我們不做事便沒有飯吃。第四，人家能造種種的假名，看來好像人多勢衆，就是你的所謂朋友也可用了假名來放兩枝冷箭，我們却做不出這樣的勾當。第五，他們的嘍囉也實在多，我們雖然不是不認識人，可是他們既然對我們有幾分信任，我們總不肯亦不忍鼓勵他們去做這種無

聊的事情。第六，他們有的是歡迎謾罵的報紙，我們覺得自己辦的一個報紙如只能謾罵，還不如沒有。

可是，志摩，還有一個頂大的原因。就是你所說的『漆黑一團』很容易把你圍進去。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泥潭裏有的是已經陷下去的人，有的在淺處，有的已經沒到了口鼻。他們在號着，叫着，笑着，罵着。你要是忍不住他們的誣辱，一停足，一回頭，也許就會忘了你的目的地。你要是同他們一較量，你不能不失足，那時你再不設法拔你的腳出來，你也許會陷，陷，陷，直到沒頭沒頂才完畢。這說是我一向不愛與人較量的理由。我覺得我們的才具雖小，我們的學問雖淺薄，究竟也有它們的適當的用處。燭火雖然沒有多大的光，可是不能因為有了太陽便妄自菲薄，何況還沒有太陽，所以我一向總想兢兢業業的向前走，總想不讓暴戾之氣占據我的心。可是，志摩，這次也危險得很了！這一次我想，我已經踏了兩腳泥！我覺悟了。我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

昨晚因爲寫另一篇文章，睡遲了，今天似乎有些發熱。今天寫了這封信，已經疲乏了。就
打住吧。希望你懇切的指導我。

陳源 一五，二八。

這一期的『語絲』裏，有兩三篇東西，許多人說，就在『語絲』裏也可以算下流了。劉復博
士說，那不過是開玩笑。我現在把我們往返的三封信奉上，讓你知道開玩笑的一個新方法。

附錄（甲） 西溼致半農（劉復博士）

半農先生：

聽說先生已經回來了，可是因爲老沒有碰到，總好像先生還在外國似的。今天讀到
『語絲』裏面的大文，不得不親切的感到先生真的回來了，而且還是五六年前初到歐洲時
的劉半農，一點多沒有改變。

大作裏說起『陳先生的英文，據說比 Dickens 更好。』這句話，後面的圖表指出，是『阿哥的妹妹擬』的。我很希望知道我的妹妹在什麼地方對了什麼人擬過，請先生給我一個回答。要不然，無緣無故的欺負一個弱女子，想來就是五六年前的半農先生也有些不好意思吧？先生在『註』裏提起我在『倫敦泰晤士河邊上倫敦橋畔』說過什麼話，我想先生也許記錯了。不是倫敦橋畔吧？還是英國博物院的中國圖書館吧？那天我介紹先生和傅孟真去看英國博物院的中國圖書，事先先生叮囑我千萬不要說先生是 Professor。我介紹先生給 Siles 博士時，已經說了 Professor，忽然想起了先生的話，連忙改口說 Some thing of a Professor or a Lecturer。第二天孟真告訴我先生很生氣，因為先生覺得我的那句話是有意輕視先生。這真是冤哉枉也。現在過了五六年，先生還記得那句話，足見先生對於那件事的記性真是很好的。不過地點還是記錯了吧？

陳源 一月二十五日

(乙) 半農致西澐

通伯先生：

手示接到。妹妹一語，非弟所說，當於次期『語絲』中鄭重聲明一切（如來不及印入，則移至再次一期）。弟文本向老友頑皮遊戲而已，勞兄正式質問，誠歉然也。此覆。即請大安

弟復頓首 一月二十六日

(丙) 西澐致半農

半農先生：

手示接到，謝謝。前信如蒙列入『語絲』通信欄中，尤感。

陳源 一五，二六。

這一歷史的掌故，已經弄得很長了，其實是簡而又簡，若果把全文獻來比例的說。好在『頗有奇趣』而且都是些零碎文章，當不致使讀者『厭倦』而又有『冗長』之感。裏面有兩封信，前面已有過，爲免得讀者們重檢，故不刪去。這一特刊之後，李四光又連寫了兩封信在『晨副』(1926, 2, 1-2)上發表，徐志摩再作『結束閒話結束廢話』(1926, 2, 2)說明往後不再登此類文章。周作人重又作『關於閒話事件的訂正』一文發表於(1926, 2, 2)『晨副』(幽默的反駁陳西滢)

我在『語絲』六四發表陳源先生的來信，聲明那兩個說女學生可以叫局的人裏沒有他在內。但是陳先生不相信，說我捏造事實，我爲說真話起見，也願意遵教訂正如下。

一，那兩個人並不『揚言於衆』也未必說『都』，『大約只是對了他們朋友說女學生可以叫局隨後就傳了出來』——雖然照字義說來他對了三個朋友說那也就可以說『衆』。

二，A先生說這話是在一九二三年，與女師大風潮無關，他所指的或者是山東某地的

情形聽說當時『京報』上還曾有記述。

三X君是誰——這問題，我仍舊還是信用C君後來告訴我的話，說忘記了，但不是陳源先生。我還想追加一句，替別的朋友表明：這也不是現代評論社的別的各位。

至於陳先生說我傳布這個流言，侮辱中國女性，大有非謝罪不可之勢，我覺得別無回答之必要，因為陳先生沒有質問的權利。楊蔭榆章士釗那樣亂說的時候，陳先生在那裏？

豐明 十五年一月三十日。

在周作人的信外，章川島又在『語絲』第六十八期(1926.3.1)上證明：『(1)叫局問題——我也聽說是陳源教授所說，在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午後六點的時節，北京十刹海會賢堂樓窗口，張鳳舉先生和我說的，同時聽見這話的有一位是你的同宗(壬)』而魯迅先生，是特殊做了一篇長文題做『不是信』(『語絲』六十五(1926.2.8)，答辯西澗，關於魯迅和女師大種種，因不涉及叫局問題，避長不錄，請讀者們翻一翻『華蓋集』罷。就

在這酣戰的當兒，也曾惱了一個『張克昌』的，竟寫信大罵，文見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的『晨副』

讀了『閒話的閒話之閒話』的三言五語

我是不常看副刊的，今天偶看了『晨報副刊』上的『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就覺着伶巧機警輕薄的態度都活現在紙上，並且醜的很！反戈討賊的郭松齡，其電文內尚曰：君子絕交，不出惡言；最高學府的堂堂教授先生們，反不及也！我以為誰和誰過不去，手槍對待，自刃周旋，倒是丈夫之所為；若彼此互罵，不惟丈夫不為，正是下流根性的表現。』

志摩先生：
你如以為可議，即載在『晨報副刊』

張克昌 十五一冊，於王府大街二十四號。

半空中跳出這樣的一個人物，倒真是令人有點開心。可是，沒有用，『廢話』不結束，『閒話』也不結束，雙方還是酣戰下去，究竟到何年何月，我是不復省記了。不過『叫局』問題到此做了結束，那是實。這樣，我的『幸福的連索』也就不能不於此告一段落了。至於這一回論戰，在大的方面，有『史』可稽，我不想附帶的做結論，也不詳細的涉及其事。關於這『妹妹』和『叫局』的問題，我是以有閒之身看有閒之事，在七年之後，復作此有閒之文，讀者們有閒，當感到這閒話，閒話的閒話，閒話的閒話，之閒話的之閒話之有閒不盡也。嗚呼！一笑。

最後錄下周作人的『並非匪毗之仇』（『語絲』七十五期，（1926, 4, 19））一文，以見這一回酣戰的雙方主將的關係。

我剛在『京副』上做過一篇文章，說明對於白話老虎報（即『現代評論』）的閒

話大家陳源的攻擊，純粹因為他的捧章士釗，並不是由於什麼『文人相輕』，不料『陳源在楊德羣女士事件』的閑話裏又彷彿在說我是報『匪之仇』，這又奇了。試申論之。

我與陳源一點都沒有什麼仇，我最初看見陳源先生是在北大，我聽說他是由那時在歐洲的劉半農傳孟真聯名保薦來的，這兩位都是我很熟的朋友，所以我對於他們所薦舉的人自然也很看重的。第二次見面是在我的家裏，那時是兩個朋友和我邀請些人來喝酒談天。以後不久就有了那個時常在『晨報』論前啓事的聚餐會，我也去了不少次數，直到新月社成立為止。不過松樹胡同我雖沒有去過，在別處的會見却還是常有，我記得去年二月中旬還曾經承陳源先生和丁西林張鳳舉二君之邀，同去逛過玉皇頂，後來或者還會餐過一二次。到了五月末的那一期『現代評論』出來，說起『某藉某系』的流言，我纔心裏有點不以為然，但是因為楊蔭榆女士是無錫人，是陳源先生的某籍，我以為或者是一時鄉曲之見，要替她幫忙，也還不足深怪的。八月一日以後，楊蔭榆劉百昭率領老媽打手，爬牆打扇，章士釗請教東吉祥，正人君子之真面目全然曝露，陳源一面為北大反章派之柱石，一面在

『現代評論』上大做其閒話，爲章士釗張目，從這時候起，老實說，我乃完全看不起他了。我與陳源個人始終沒有嫌怨，既沒有要爭那裏的教務長，也沒有什麼別的糾葛，不但未曾有過言論或意見上的衝突，其實真是連眼睛的斜看一下也沒有。什麼都沒有。我看不起陳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釗，捧無恥的章士釗，做那無恥之尤的勾當。『現代評論』當初雖然不是我們的同志，但也未必便是敵人，他們要收章士釗的一千元，也不干我事，只要他們不丟臉，不要當作賄賂，但是，看呵，這樣一副情形，由不好惹的陳源先生起來千方百計明鎗暗箭地替章士釗出力，閒話具在，不是別人能夠『偽造』的。這不但表明陳源是章士釗的死黨，卽『現代評論』也不愧因此而諛爲『白話老虎報』。我平常是對於私怨最不計較的，因了這與己無干的閒事，却不惜抹了臉來與曾經有過交際的『現代評論』及陳源先生吵鬧，這實在是我的一種壞脾氣，雖壞而無可補救的脾氣，甚於睚眦之怨，我倒會忘記，連睚眦都沒有的地方倒糾纏不捨，真可謂迂極了，或者這頗有送進狂人院去的資格，正如不配擊章士釗的一千元而自鳴清高的人一樣罷。

孤山的梅花全文

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有雖已發表而不愜意，或因其他關係，在輯集時刪棄的；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果我們詳加考察的話。可是，無論那作品被刪棄的理由何在，對於讀者，終竟是極寶貴的。富有歷史癖或專門的文學研究者，尤其重視，因為這是增加了他們對於作家研究的材料。所以，在蘇聯刊行『托爾斯泰全集』時，便是托氏生前的便條，也都被搜集起來。

郭沫若的『孤山的梅花』原來是分三天印在一九二五年的『晨報附刊』上的。全文共六節，前三節印在四月三日的報上，四五節印在四日的報上，最後一節是印在七日的

報上。但重檢郭著小說戲曲集，裏面竟沒有這一篇。是作者有意刪棄，還是由於遺失，我不知道，但是，我却是很慎重的把它從一九二五保留到一九三三，雖然我自己遭受了許多意外，我所收藏的書報損失的很多。

作者是刪棄了它，我究竟還能保護它到幾時，這是很難逆料的。如其任其喪失，殊非我保留它的初衷。所以，我又把它尋檢出來，校閱一過，編入我的隨筆冊。

孤山的梅花

郭沫若

(一)

『孤山的梅花這幾天一定開得很齊了，月也快圓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這幾天去，我們也可藉此得以一叙。』

我對於你正像你在「殘春」裏從白羊君口中說出來「得見一面雖死亦願」一樣，

正渴望得極了。

你如有回信請寄杭州某某女學校余猗筠小姐轉，因為我沒有一定的住處。

你到杭州後可住錢塘門外昭慶寺前錢塘旅館。那個旅館只要三角錢一天（且可住二人或三人），又是臨湖的。我到杭州後亦住那裏。我明日不動身，後日一定動身，由此至杭須一日半的路程，預計十三日我總可抵杭了。

啊，你恐怕還不知道我這個人罷？但是，要這樣才有趣呢！

這是我在正月十四的晚上接着的一封信，信面寫着『由新登三溪口寄』，信裏的署名是『余抱節』。這位余抱節君不消說我是『不知道』的了。我接受未知的朋友們的來信本來不甚稀奇，但決不會有像這封信一樣這麼『有趣』的。

這信裏的文句寫得十分柔和，並且字跡也是非常秀麗，我略略把信看了一遍之後，在我的腦識中自然而地生出一個想像來，便是這『余抱節』的署名便是那位『猗筠小

姐』的化名了。

——啊，這是一定的！你看她已經寫明了住錢塘旅館的，爲甚麼叫我寫信又要由學校轉交呢？這明明是怕我不回她的信，或者是怕信到後被別人看見了，所以纔故意化出一個男性的假名來。這真是她用意周到的地方了。

——啊，她這人真好！她知道我素來是讚美自然而且讚美女性的人，所以她要選有月圓花好的時候，叫我到西湖去和她相會。她並且還知道我很窮，她怕我住不起西湖的上等旅館，竟把那麼便宜而且又是臨湖的旅館也介紹了給我；啊，她替我設想的真是無微不至呢！

我捧着信便這麼癡想了一遍，我的心中真是感謝得不可名狀，心尖子微微有些跳躍起來了。

——啊，在風塵中得一知己，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情，何況這位知己還是一位年青的女性呀！

——不錯，她一定是年青的，你看她自己不是寫着『小姐』嗎？小姐這個名詞，我素來是不大高興的，但經她這一寫出來，我覺得怎樣也是很可愛的了；啊，這真是多麼一個有趣的詞！這比甚麼『女士』用得濫到無以復加的『女士』，真是雅致得不知道幾千百倍了。

——但是她怎麼會知道我現在的住所呢？……

我這個問題把我窒塞着了，我實在不知道她何以會知道我現在的住所。我從前很愛出風頭的時候，我的住址是公開出來了的，不消說是容易知道。但我這回回國來，我一點風頭也不敢再出了，除極少數的幾位朋友之外，沒有人知道我現在住的地方，她却是從甚麼地方探聽得來的呢？或者是我的朋友之中有同時是她的相識的人告訴了她？或者是我最近在友人的報章雜誌上發表過一兩篇文章，她從那編輯先生的地方函詢得來的？

我想了一陣得不出頭腦來，我也無心再在這個問題上着想了。

——我不管她是從甚麼地方打聽來的，她總是我的一位很關心的知己而且是一位

女性的知己呀！

——啊，這杭州我是去要的，我是定要去的！

(二)

把去杭州的心事決定了，但也有不能不費躊躇的幾件事情：

第一，跟着我回國來的一妻三子，他們是連一句中國話也不懂的，家裏沒有人；我的女人在一二月之內也快要做第四次的母親了。雖說到杭州，今天去，明天便可以回來，但誰能保得他們不就在這一兩天之內生出甚麼意外的變故呢？假使我是因為有不能不去的事，那還有話可說，但我這一去只是去會一位女朋友的，我這怎麼對得起我的女人，更怎麼對得起我的三個兒子呢……

終竟責任的觀念戰勝了我的自由，我竟躊躇了好幾天，躊躇到月輪看看已經殘缺，孤山的梅花也怕已經開謝了的時候，那已經是接信後的第四天了。那天的午後，我已經決定了不去的心腸，我把猗筠小姐的信來當成一個故事一樣，向我女人的談說。啊，可怪的却是

我的女人。他聽我念出了那封信後，偏要叫我去。她說不去辜負了人家的一片好心，去了我也還可以做出一篇文章來，這正是一舉兩得的事體。啊，我的女人，你是過於把我信任了！我被她這一說，不消說又把我的心意動搖了起來。但我爲緩和我的責任感起見，我要求把我大的兩個孩子一同帶去，一來可以使孩子們增些樂趣，二來也是我自己的一個保險的護符。我的女人也滿心地就贊成了。

我有這樣的一位女人，難道還不感謝她嗎？她竟能這樣寬大地替我設想好，杭州是準定可以去的了。

我在那天下午便直接寫了一封信去回答那綺筠小姐，約定十九動身，並且說有兩個大的孩子同路，我爲甚麼要緩到十九，而且要說明有孩子同路呢？我是有一個不好的私心，我是希望她到車站上來接我，在稠人廣衆中，我的兩個孩子恰好可以做她認識我的符徵呢！

啊，我這個私心真是對不住我的女人，我是把她的愛情濫用了！但是我又有甚麼法子

呢？已經滾下了山頭的流泉，只好愈趨愈下了。

把去的方針和去的日期都決定了，但還有一件緊要的事情，便是去的旅費。

我手裏和盤只剩着十五塊錢了，我這一去至少要耽擱一兩天，在良心上也不能不多留點費用在家裏。我假如在這十五塊錢中要拿出十塊錢去花費，只剩着五塊錢在家裏，心裏怎麼也是過意不去的。我便決計到閩北去，向我的一位友人告貸。

(二)

出乎我的意外的是北火車站和寶山路一帶，滿眼都是皮帽兵，商家有許多是關掩着鋪面的，街上的行人也帶着十分恐慌的樣子。

我因為回國以來，從沒有心腸看報，友人我也少有會面的時候，竟不知道這些皮帽兵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我在寶山路會見了我的朋友了，我先問他那些皮帽兵的由來，我纔知道江浙這次又打了一次足球，的確是很像打了一次足球呢！第一次的江浙戰爭是齊燮元從南京來打盧

永祥把盧永祥打敗了，逼到日本的別府溫泉去休腳去了；這回却又掉換了陣門，是盧永祥從南京來打齊燮元，把齊燮元打敗了，也把他逼到日本的別府溫泉去休腳去了。他們的這兩回球戰算來各是佔了地利，還沒有分出甚麼勝負出來，因為他們的腳勁都好，都是很會跑的。所以等幾時再來掉換過一次陣門接戰，這是誰也不能豫定的呢。

那些皮帽軍原來就是盧永祥從奉天領來的足球隊，聽說甚麼張宗昌啦，張學良啦，吳光新啦，一些腳勁很好，很會跑的健將，都已經到了上海了。

哦，原來如此，但這是事關天下國家的兒戲，用不着我來發言；我是要往西湖去會女朋友的，那管得他們這些遊藝呢？

我把我要往杭州的意思向我友人說了，並且把那『余抱節』的信向他默誦了一遍。我的朋友也和我的意見相同，他說那信一定是那猗筠小姐寫的。但他的結論却和我相反，他却不贊成我去，他連連說是『危險！危險！』

我說：『我要把兩個大的孩子帶去保險的呢。』

他說：『那更不行，這兩天風聲很不好，奉軍和浙軍說不定要開戰火，小孩子是無論如何不能帶去的。萬一你走後便打起仗來，連逃走都不好逃走呢！』

他始終執意地反對着我，不消說我要向他借錢的事情怎麼也不好再說出口了。好，不借錢也不要緊，縱橫還有十五塊錢，花了十塊錢來再說。這回的仗火我也不相信終會打成，就打成了帶起孩子們逃難也是一種特別的經驗。

錢我是沒有借成，晚上回到家裏來，我不該把外邊的風聲對我女人說了一遍，孩子們她竟不肯要我帶去了。

——也好，不把孩子們帶去，也可以少花幾塊錢，我來回坐三等，加上一天的食宿費，有五塊錢也就够用了。

就這樣費了不少的躊躇，等到十九的一天清晨，我纔趕到北站去乘早車。嚇，真是好

事多魔呢！我到了北站，纔知道好久便沒有開往杭州的車子，要往杭州，要往南站去坐。但我看見滬杭線上明明有一架車頭，正呼呼地時時冒火烟，正待要開發的光景。

——說沒有車，怎麼又有車要開呢？

——那是陸軍總長吳大人的專車呀！

——吳大人那一位吳大人？

——吳光新，吳總長，你還不曉得嗎？

啊，我到這時便纔曉得現在的陸軍總長就是吳光新，我真是長了不少的見識。但是這些見識究竟又有甚麼用處呢？把我到杭州的佳期又阻止了。啊，我真想當一位陸軍總長的馬弁呀！使我將來就無福做督理，至少我在今天總可以早到杭州！

要往南站去，時間也來不及了，慢車不高興坐，夜車聽說又沒有，沒有法子只好又回到自己的窩裏。

(四)

足足又等了一天，等到二十的一天來天又下起雨來了。我睡在床上又在躊躇着。到底是去呢？還是不去呢？下雨我倒不怕，打仗我也不怕，不過萬一那『余抱節』並不是猗筠小姐的時候，這不是把整好的一個幻影自行車打破了嗎？並且他已經等了我一個禮拜了，我並沒有直接回他一封信，我走去了他又不在的時候，豈不是也是一場沒趣嗎？西湖自身並沒有甚麼趣味，孤山的梅花也並沒有那麼大的引力足以引致我，我何苦要去空跑一場？即使那寫信給我的就是猗筠小姐，我也不能就犯着嫌疑要去和她相見。我已經寫了回信給她，再寫一封信說北站不能通車把興趣滅殺了的話去回覆她，她如果真是同情於我的人，她定能原諒我，以後她定要和我常常通信的，這已就結起了一個無上的法緣，我何苦定要去覲面呢？不錯，神祕是最怕覲面的，神祕是最怕覲面的！

我這般想着，心裏又決定着不再去了。不過我這個決定總像懸崖上暫時靜止着的危石一樣，一受些兒風吹草動，便可以急轉直下，一落千丈的呢。當我正在躊躇的時候，我的女人又在催我了。她說我陷在家裏沒有一個錢的事情，詩也沒有，文章也做不出來，倒不如去

轉換下心機的好。——這轉換心機總是她平常愛說的話，但這回我如果真是去了，我的心機一定是可以大大地轉換呢。一個同情於我的未知的女性，遠遠寫了一封優美的信來，約我在月圓時分去看梅花。啊，單是這件事情自身不已就是一首絕妙的好詩麼？的確我是不能不去的，我是不能辜負她的厚情。況且我已經爽了一次約了，假使我終竟不去，不使她疑我是在作偽嗎？是的，我一定要去！

「說時遲，那時快」——這句舊小說的調子恰好可以用在這兒。我經我女人一催促，立地起來把衣服穿好了。唯一的一套洋裝穿在身上，我自己恨我沒有中國的冬天的衣裳，但也沒有法子了。坐上黃包車，被車夫一拉拉到南站的時候，恰好把早車趕上，我便買了一張三等票跨進車裏去了。

啊，舒服！舒服！我是要往詩國裏去旅行的，我是要去和詩的女神見面的呀……

不過坐在三等車裏，也不是甚麼好舒服的境遇。一車裏面都好像裝的是病人，無論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看他們的臉上沒有一個有點健康的顏色。坐在我對面的便是一位

患着黃胆的病人，全部的面孔好像飛了金的一樣，不消說眼珠子也是黃的。旁邊有一位骨瘦如柴的人向他拍談，替他介紹了一個醫方。他說到碗店裏面去買江西稻草燬灰來吃是千靈萬靈的，但要真正的江西稻草。說的人還說從前他自己也害過黃膽病，就是吃江西稻草吃好了的。我很奇怪着他這個醫方，我也推想了這裏面的玄妙一下，但總是就和讀『易經』的一樣，總歸是推想不出那裏面的玄妙出來。照我學過幾年的醫學的智識說來，這黃膽的症候，或者是由於肝腫，或者是由於胆石，或者是由於外爾氏病，或者是由於過食所引起的一種加達爾性的黃胆。前面的兩種非用外科手術是不會好的，外爾氏病的病源虫是一種螺旋菌，難道稻草的灰裏有殺這種病菌的特效的成分含蓄着嗎？不過像加達爾性的黃胆經過兩三禮拜是自會好的，恐怕稻草先生是用到這種病症上佔了便宜。

喀嗽的人真多，天氣太冷了，三等客車裏面又沒有通汽管（恐怕頭二等車裏面也沒有罷？）喀哄喀哄地滿車的人都在合奏着氣管枝加達兒的讚美歌。在我斜對面，靠着對邊窗角上的一位瘦骨嶙峋的人，眼睛黑得怕人，兩頰上暈着兩團玫瑰紅的，一眼看去便知道

他是肺結核的第三期了。他也不住地噲喀，並且不住地把他的痰吐在地板上。啊，他老先生又算作了不少的功德了！至少是坐在他旁邊，時而和他談話的那位蒼白面孔的婦人總該感謝他的。她再隔不久，她的兩頰也不消塗胭脂，也不消貼紅紙，那會自然而然地開出兩朵

花來的呢！
啊，我真好像是坐在病院裏一樣的呀！病夫的中國，癆病的中國，這駕三等車便是縮小了的中國！

在病人堆裏所想的幾乎都是病的事情，病神幾乎要把我的詩神趕掉了。啊，談何容易！
她的信是帶在我的衣包裹呢！

『孤山的梅花這幾天一定開得很齊了，月也快圓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這幾天去……』

啊，好文章！好文章！這是多麼柔和的韻調，多麼美麗的字跡，這是一張絕好的避病符籙。醫學的同志們一定會罵我墮入迷信了罷，但是笑罵由他們笑罵，這符籙的確是符籙。

我一把她的信展開來，甚麼病魔都倒退了。我的思索不消說又集到猗筠小姐的想像上來。

——她不消說是寒假回家去又纔出來的了。不知她到底是那女學校的先生呢，還是學生？想來怕是學生一方面的多罷，能够喜歡我的文章的人一定不是老人，不消說不會是老人，她不是已經寫明是『小姐』了嗎？在中國的社會裏面也決不會有 *Old miss* 的！並且我的文章也只能誣得……好，不要太把自己小視了！我的文章得了他這樣的一位知己，也怕是可以不死的呢！

——今天她一定是不在車站上的了，昨天一定冤枉了她空等了一天！我見了她的面時，不消說先是要謝罪的。但是，以後又再說甚麼話呢……我是先到她學校裏去，還是直接到錢塘旅館呢？怕她已經不在那兒了。不在那兒的時候又怎麼樣呢……

(五)

我的想像隨着火車停頓了起來的時候，已經是砮石了。對面的月台上整列着兩排軍隊，幾個軍樂手拿着喇叭在左手站住，幾個軍官拿着指揮刀在前面指揮，他們很凝神聚氣

地在那裏好像在等待甚麼——是要等上行火車開往上海的嗎？上海方面難道已經開火了嗎？我這場危險真是冒到火頭上來了！身上只有兩塊多錢，家裏只留着十塊啊，我真不該來，來了終要陷在這樣一個陷穽裏了！

心裏不免着急起來，火車仍然是停着的，怕停了有二十分鐘的光景罷？月台上的軍人呈着活動的氣象來了。一位軍官拔刀一揮，軍樂齊奏起來，全隊的軍人都舉槍行禮。不一會纔從南方飛下似的來了一部專車，一駕車頭拉着兩乘頭等車座，兩乘裏面都只稀舒地坐了三四個人，但看也還沒有十分看明，又如像電光石火一樣飛也似的過去了。我們的車隨着又纔漸漸地活動起來，月台上的軍人已經看不見了，喇叭的聲音還悠揚地在那裏吹奏。

我的旁邊有一位老人向我說：『怕又是那一位大人到上海去了。』

『一定是吳光新大人呢，他昨天到了杭州。』

『不錯，一定是他，真好威風！』

老人說着好像很有幾分憤慨的樣子，但我是沒有這樣老稚的了。我自己心裏只是這

樣想：德國的廢帝威廉三世真蠢，他在歐戰劇烈的時候，時常在柏林坐街市電車，他老先生可惜沒有及時享福呢。

破石過後，雨也漸漸住了。車外的風物只呈着荒涼的景象，並沒有些兒生意。身子覺得有些疲倦起來了，靠着車壁閉了一會眼睛，有時竟苦睡了一下，車一停又驚醒了。最後只好把帶着的 Charles Louis Philippe 的短篇小說集來讀了好幾篇，一直讀到了杭州。

(六)

杭州城站到了。我下了車，注意着月台上接客的人，但沒有一個我認識的人，也沒有一個來認識我的。

坐上一乘黃包車，我却先上東坡路的一位友人的醫院裏去了。車夫就好像拉着我在黃海上面走着的一樣。雨落過後，杭州城各街的街道都是橙紅色的爛泥，真是令人驚異呢！

在友人的醫院裏吃了一杯茶，聽說是今年天氣很冷，孤山的梅花是還沒有開的，但是

我來，並不是爲看梅花，我也不管牠開也不開了。我只問明了到錢塘旅館的車價告辭了出來。我自己心裏是已經決定了主意了。我先到旅館假如遇不着她，然後再向學校裏打電話去，或者親自走去。

原來錢塘門却是挨近寶石山的那一邊的，從東坡路乘黃包車去也還要一角錢的車資呢。我坐在車上當然又是想着她，愈走我愈覺得有些興奮……一到旅館的時候，遇着的果然是她呀！那我真是再幸福沒有的了！梅花既然還沒有開，孤山當然是可以不必去了……最初當然是要握手的。其次呢……月亮出得很遲了，或者我們在夜半的時候，再往孤山去賞月，那比看梅花是更有趣味的了……假使她是能够彈四絃琴或者曼多琳的時候，那是再好也沒有，不消說我是更要替她拿着琴去，請她在放鶴亭上對着月亮清彈。她一定能夠唱歌，不消說我也要請她唱的……但我自己又做甚麼事情呢……我最好是朗吟我自己的詩罷。就是『殘春』中的那一首也好，假使她能够記憶得我的詩，她一定要和着我的，啊，那時我曾是多麼適意喲……酒能稍喝一點時也好，但她如不願喝，我也不肯勉強。我

想女子喝酒終怕不是好習氣罷……

錢塘旅館也終竟到了，實在是很簡陋的一層樓的構造，當街便是一扇單門。推門進去，清靜得好像一座庵堂一樣。一邊壁上掛着一道黑牌，上面客名共總只有兩個人，但沒有姓余的在裏面。

這篇文章做到了這兒，我不想再做下去了。我在杭州只住了兩天，我是在二十二的清晨，乘早車回上海的。回上海不久，杭州有一首詩寄來，叫着『西湖 Florence』，詩裏說：

『今日的杭州之西湖，

真的成了南歐當年的 Florence 了：

你還記得麼？

啊，沫若——

寶石山之攀援，

白雲庵之夜遊，

西悅來之晚宴……

啊，還有，還有

還有這錢塘旅館之兩眠：

第一晚上你因為醉了，

你是和衣睡倒的，

你睡的是朝湖那張床。

第二晚上，

啊，第二晚上你睡的又是朝西那張。

啊，沫若！

你還記得麼？

你喝醉了的時候，

面上分外的發光，

我愈看愈覺得你和 Shelley 相像。

我愛你，愛你那率真的態度，

真和愛 Shelley 一樣。

我又愛 Keats，

我愛他那短命的生涯，

我更愛他那坎坷的境遇和我相仿。

我雖不敢自擬爲 Keats，

但我總是情不自禁地這樣的神往。

啊，沫若呀！

聽說 Keats 後來就死在 Shelley 住過的那個房間裏的。

你如今走了，

「我不久恐怕也要死了。」

這首詩是很真摯而且哀婉的，沒有些兒矜持，也沒有些兒隨意，這和齊次的詩倒爭差不多，不過要比我爲雪菜，我實在有幾分慚愧了。這詩不消說就是抱節做的，不過這抱節究竟是不是猗筠小姐，我想聰明的讀者用不着我來點破了罷。

（三月十八日追記）

郭著小品六章序

郭沫若收在『橄欖』（創造社版）裏的『小品六章』稱道的人早已是很多，這裏重複再提起的原因，却是想把這篇文章原有的一篇短序介紹給讀者；這篇序引，是可以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的去了解作者當時寫作時的生活和心情的。

『小品六章』最初是發表在北京『晨副』上的，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逐日發表一篇，第一日兼登序引。

這篇序引的全文是：

回到上海來已經一個月了，不曾訪過一女人，不曾寫過一封信，不曾讀過一天的新聞。我本來想在上海大隱片時，但不料到不兩天便被朋友們知道了。

王宏實兄北上後，於是北京的朋友也有一部分人知道我已經回來，勉已兄最近寫信來，要我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些文字。我現在深覺得曾經做過一次賣笑生涯的人，真正是容易改邪歸正呢。

在日本住了半年以上，除譯書糊口而外偶爾癡發，前前後後也做過將近二三十萬字的文章。短的最近送給上海的朋友們去了，長的雖還有留在手裏的，但我想在日刊的刊物上怕不便於登載。我現在只好把這幾章小品寄給勉已兄和給讀『晨報副刊』的友人，聊以作爲我從海外帶回來的薄禮。

我在日本時生活雖是赤貧，但時有牧歌的情緒襲來，慰我孤寂的心地。我這幾章小品便是隨時隨處把這樣的情緒記錄下來的東西，有些是在海岸上寫的，有些是在山裏面寫的，所以背景各自不同。爲數本不多，愜意的更只有這六章，我自己深深知道愜意的不必便

是好的，恐怕再隔一晌，我又要失悔我這六章也發表得過於造次了。

一九二四，十二月二十日序於上海。

這篇序言，在收集時，是被刪棄了。至於每則寫作的日期地點，當時也是註明了的，就是在『橄欖』裏，也還保留着；可是，到了收入『沫若小說戲曲集』（光華版）的時候，並這寫作日期和地點也刪掉了。現據『晨副』及『橄欖』補注於次：

1. 路畔的薔薇 『八月十四日』
2. 夕暮 『八月十七日，東京』
3. 水墨畫 『九月二十八日，東京』
4. 山茶花 『十月十二日，東京』
5. 墓 『一九二四，十月十二日，東京』
6. 白髮 『一九二四，十月二十日，東京』

周作人與革命文學

周作人對於革命文學的反對與不理解，這是一般讀者所深知的，也是他的生活思想決定了他的。但他反對革命文學的理由是什麼呢？則很難以說出。在他的集子裏，一直到『看雲集』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他都不曾系統的或理論的表示他的意見充其量亦不過是在字裏行間說明他的否定態度罷了。最明顯的，就我所知，則有『語絲』上的一篇隨感錄，取的也是諷刺的態度。照這樣看，周作人竟沒有系統的反革命文學的言論麼？這是不然的。周作人，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至六日，在北京『晨附』上發表的講演『文學的貴族性』，就是他的正式的地度的表明。這一篇講演稿，是署名『昭園』者所記，前面並

有這樣的一節按語：

這篇東西是周先生在中法大學講的。在時下，許多人對於文學諸多批評，尤其是一般社會革命家更指文學是一種腐化的東西，應當把它拋出這一個星球外。周先生能在這個時候，挺然出來，霹靂一聲，獨排衆議，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據他老先生說他所講的有點開倒車，更不免被指爲反動派云云。

究竟是耶非耶，願我們細心揣摩一下！

這講稿會否經講演者看過，有無歪曲的地方，現在不知道。若果大體不差，那周作人對於革命文學的否定意見，可以說是在這裏了。這可說是一篇非常難得的材料，特剪校粘貼於次：

（上卷）現在僅就我個人的意見對於時下各派的文學來觀察一下。在表面上，這一個題目似乎復古，有點開倒車；但，的確的，這是對準倡說革命文學的人而發的。

時下這一般倡說革命文學的人，認爲文學如其有它自身存在的價值，那末，便應當根據這一個時代的精神來做心軸，在思想上是要先進的，在政治上要能夠來幫助活動與改革的成功。如這次胡適先生在東京講演，便說到中國之有今日國民革命，就是根據於文學革命而來的，換而言之，是先有了文學革命之產生，而後才有今日國民革命之運動。這話，我不敢苟同。更有拿第四階級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或平民文學來攻擊所謂貴族文學，這一點，我也不敢贊同。

文學的真意義，與乎文學究竟是什麼東西，前人已言之鑿鑿。就我個人的意見，文學是表現思想與情感的，或者說是一種苦悶的象徵。當我對於社會不滿，或社會中諸我不快，我對準這一個和我相反的對象來表現我所想到的思想，所感到的情感，這一種反映的苦悶的象徵，就成爲文學的立場和背境。

所以，在這點上來觀察，文學和社會運動是同出一個源流，不過它的立足點與結果不同就是了。單說到宗教上，它的起源也是因苦悶而起。我們之敬鬼神，是因爲我們自身生

活不滿，對大自然又不能征服時，而後才想到及做到這人神密接的關係，如望五穀牛羊的好好生長，在以前便有祈禱，在如今則有禮拜。又如社會運動家反對宗教，而不知宗教之有天堂樂土，求靈魂消滅之安慰，亦猶之乎社會之有烏托邦，求人生最後的滿足。是則社會運動僅就宗教之來世，而變為今世而已。社會運動一定要解決問題，完成理想；宗教則克苦自己，注意來生；可是文學則不然，單表現一種苦悶，一種理想；表現的手段與方法完成後，就算盡了它本身的能事，並想不到實行，或解決或完成其理想。所以從滿足要求一點來說，文學要比較宗教及社會運動不同的。

所以文學的性質近乎書信，談話等。但書信，談話等，隨便一寫，一談，並無多末大的意義，所以很平凡泛味；而文學在思想上與藝術上却要深入，超出書信談話等之上。

大致常談可類別為三：一是費話，不必講，譬如小學之教科書上的『你是人，我也是人』等；二是隨便講的，可講亦可不講，譬如『今日真冷！』這話本無重大意義，然而如其一向都是天暖，今日驟然奇冷，那末這話是有意義的，是可以講得的，雖然講出來並沒多大意義，但

如其不講出來，也並沒有什麼；三是講得的，值得記下來的，而且有重大意義的。

從以上所例舉的常談之類別，因內容的情感上的不同，儼然易見的，就是和文學不同之一點。第二點，在談話中，隨便講了半句話，或者說的是反面話，甚至臉上只要有一點表情，站在你面前的對方便懂；可是文學則不然，無明顯的聲與色的表現，但是一樣的能從字裏行間，使讀者能受它的誘惑或認識，並且可以把它遺留到後世。

的確的，文學之所以能超出書信談話等之上，因為：（一）思想，能有複雜的情緒；（二）寫事，在藝術上注意方式。他所描寫的事實，含意是多方面的，非只對於一人、一時、及一地的。所以它表現的方式曰藝術；惟其內中有藝術爲之表現，所以在所取的手段是複雜的。

我對於文學的見解即如此。

至於讀者讀完或看完任何一篇文學作品後，有任何一種的共鳴或反感，在那做文學家下筆寫那篇東西時，也是沒有想到過的；即使偶一想到，也決不從長去顧及的，惟求其個我之儘量表現罷了。

所以，我對於所謂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之分野，不但沒法分出，而且也不必分。大概貴族文學能出於貴族的手筆，或與之感情相同的；平民文學是出於平民的手筆，或與之感情相同的。其實，貴族只是社會制度一種特殊階級，壓迫平民的特殊階級；但在文學上是不能這樣分晰的。

文學上的貴族，只是思想上的分別，它不論特權，所有權，物質權，只說到一個人或多少不同階級的人；而且他們的思想完全在物權的支配和羨慕。

說到 *Aristocratie* 該字的本意，是超等，好，所謂有知識階級之謂也。

平常人的談話不能算做文學；文學須有豐富的情感，敏銳的思想，有豐富之情感，敏銳的思想，而無表現的手段，不能謂之文學家。是則文學家在情感上，思想上及藝術上，全都要超出常人。所以，文學家實際上是精神上的貴族，與乎社會制度上之貴族迥乎不同。

英人某某說到：『天才唯一的要點，即人人不能表現，或難於表現的他能把他表現出來。』假如人人都能表現的，是非難表現的表現，那末，實無須乎文學。所以說，平常一種思想，

不能算做文學，有有思想的，而表現不出來的，也不能算做文學

從實際上來說，外國或許有幾個不同的階級之差別，在中國則不是這樣。大致在中國可分兩種階級：一是 Bourgeois 階級，內中包含着第三及第四兩階級；二是反 Bourgeois 階級。

其實，第三及第四兩階級，在思想上是一樣的，全都想成爲富貴尊榮，或者享有妻妾奴婢……如元曲等可算做平民文學了，可是把它歸納起來來審查一下，主要的意思不出富貴功名。所以中國所說的貴族文學，就是指古代求神仙歸隱的文學。其實他們本來有很好的生活，不過對於現實的生活反感，所以便求寄託於神於仙，隱遁歸山。反過來說，那反 Bourgeois 階級的思想，和上述的思想不同，一切的文學就在那裏產生。它本身也是偉大的。如明太祖是無產階級出身，可是在他那窮困的時候，便夢想做帝皇顯貴，及做了帝皇時，便一意的專制，不顧民生。可見中國無產階級的思想，完全是和第三階級的升官發財是同一個鼻孔出氣的。

所以，在中國根本也就說不到所謂第四階級文學；好的文學，事實上既不如第三階級文學，也不是第四階級文學。準此，中國的文學只產生在反 Bourgeois 階級上。

其實，文學家是必跳出任何一種階級的：如其不然，踏足在第三或第四階級中，那是決不會有成功的。

文學既然僅僅是單純的表現，描寫出來就算完事了；那末現在講革命文學的，是拿了文學來達到他政治活動的一種工具，手段在宣傳，目的在成功。

民國初年，『新民叢報』中登有盧騷一首詩：

文學成功日，

全世革命潮！

這像革命文學的筆調，用意在引動羣衆之奮起。但一般人總不耐煩拿聽朋友談話的態度來看文學。

先前人說到『文以載道』，夫文而欲其載道，那末便跡近乎宗教上的宣傳。桐城派的

文，就是根據『文以載道』的話，而成其爲道。

再說拿了文學來做革命的工具，其實這種所謂革命文學，和南方吶喊的口號，紙上的標語是一樣的。如其文學真是成了革命的工具，能奮起羣衆，全都做了革命的戰士，那不是成了和念咒的妖法，或者和宗教上之祈求降福一樣嗎？

而且提倡革命文學的人，想着從那革命文學上引起世人都來革命，是則無異乎以前的舊派人物以讀了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等的古書來治國平天下的夢想！

『英雄若是無兒女』

『英雄若是無兒女』就怎麼樣呢？胡虞先生說道：『青史河山更寂寥。』因為如此，吳先生做了『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以後，便『雜事還應續祕辛』的來大寫其『贈嬌寓』的兒女詩了，而『河山』也就因此不致陷於『更寂寥』的地步。

以上是個冒頭，現在請轉入本文。吳是誰？熟習中國新文化運動史的人，大概都能說出，他是『新青年』雜誌上的一個作者，寫了許多反孔教的文章，後來彙集起來印了一本『吳文錄』（亞東版），他的歷史和他的思想主張，胡在『吳文錄序』裏寫的很詳細，這篇序已經收在『胡適文存』第一集裏面，此地，我不想多介紹。

我想介紹的，是他贈給妓女嬌寓的一些詩。這些詩署名『吳吾』，是叫做『又辰』的。從單本裏抄下來的，發表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的『晨副』上：

贈嬌寓

一角紅樓倚暮霞，絳紗深處護名花。
芳蘭竟體嬌宜笑，細柳灣眉畫不差。
貌比楊妃還略瘦，白如甘后定無瑕。
王敦後閣開多久，怕聽鶻絃熱淚斜。

新年贈嬌寓十二首

嬌聲纔叫果盤開，紅燭雙燒照玉臺。

英雄若是無兒女

入手三盤梳掠好，盈盈含笑拜年來。
碧玉迴身怯抱郎，戲拋毛毬粉流光。
久知性愛甜甜味，纖手親分蜜棗嘗。
偶學文園賦美人，肌膚冰雪玉精神。
乍探私處如墳起，雜事還應續秘辛。
鏡裏春容鬪小喬，閒舒皓腕卷輕綃。
最憐新剝鷄頭肉，肯給書生艷福消。
試摩素足惹嬌嗔，若使凌波勝洛神。
低語阿儂生怕癢，叫郎規矩莫撩人。
何必車前擁八騶，才人只合老溫柔。
畫眉好倩生花筆，但畫春山不寫愁。
入月懨懨倚繡床，細摩羅襪暗生香。

（嬌窩常歡）
喜也。

閒來低唱新翻曲，不是傷春杜麗娘。」

親解羅衣見玉肌，如雲香髮枕邊垂。

問郎每日相思否？一日思卿十二時。」（嬌寓問予，每日思之否？）

長向妝台伺眼波，天花還着病維摩。

分明白玉觀音像，止恨楊枝露不多。」

天生麗質不須誇，貧賤西施憶浣紗。

難得蛾眉知節儉，米鹽他日慣當家。」（嬌寓平時最儉。）

一種柔情百樣癡，風懷端爲李師師。

也知解渴新橙好，却感霜華點鬢絲。」（嬌寓常特爲予購之。）

吹斷人間紫玉簫，年年春恨總如潮。

英雄若是無兒女，青史河山更寂寥。」

二月十四日夜贈嬌寓十四首

英雄若是無兒女

笑語溫馨玉漏殘，魚鬆焦粥勸加餐。
爲言佳句留傳易，多少春情要隱瞞。」

碧天明月照良宵，玉洞桃花路轉遙。

羅帶輕鬆窮袴解，叫郎親看漲紅潮。」

羅襦襟解肯留髡，枕臂還沾褪粉痕。

好色却能哀窈窕，不曾真個也消魂。」

畫屏斜展背銀釭，唱得詞仙自度腔。

羞寫鴛鴦三十六，擺來瓜子盡成雙。」

長覺羅幃不耐寒，今宵春暖繡衾寬。

買來金縷鞋新樣，提向燈前仔細看。」

屢見金盤薦橘柑，還將比翼學鸚鵡。

自來香唾勝甘露，和舌初嘗分外甜。」

（余與嬌寓往來十閱月，乃心理上之賞愛，非生理上之要求，故未句云云。）

（嬌寓擺瓜子作十餘對，笑視子曰，成雙矣。）

惹得狂奴若放顛，黃金甘買美人憐。

夢中好事猜難透，只見雙渦帶笑圓。

（嬌寓睡中，
常作笑容）

剪水雙眸笑裏逢，靈犀一點倍玲瓏。

年來懶著荊軻論，好手摩挲玉筍紅。

（嬌寓手紅潤如玉，
所謂美人手也。）

玉體橫陳看却羞，被翻紅浪想嬌柔。

錦衾角枕詩人筆，不道花開是並頭。

酥胸全露使人憐，睡眠惺忪態更妍。

香汗微微嬌不起，手巾親爲送床前。

瑤瑟一曲奏求凰，忽見朝霞映洞房。

欲起送郎郎不許，將身還臥合歡床。

錦障春深敞玳筵，閒揮彩筆賦嬋娟。

相憐一夜情顛倒，綺語零星記不全。

上林紅紫鬪妖嬈，止有佳人慰寂寥。

烟水千年香不斷，怪來名士愛南朝。

（昔人謂六朝賣菜傭，皆有烟水氣，斯語良然。子性喜南花，於北花無一當意者。）

月旦由來費總持，牡丹黑白憶當時。

（唐妓端事。）

誇癡符被黃門笑，不是匡衡漫說詩。

（子前贈詩用雜事祕辛梁后事。或謂子爲罵嬌寓者，其淺妄可笑也。）

這位抄錄者的心思是和我不同的。我轉抄的目的，不過是要告訴讀者，在當時有過這麼一回趣事，不想有所品評，而原抄者的意思，却是要舉發作者的惡德，以公之天下。所以在詩的前面，『又辰』寫上了一篇反面的介紹文章。

於是，事情漸漸的擴大起來，許多的投稿者羣起而攻『老英雄』甚至責備『晨副』的編者，不應該發表這樣有傷風化的淫靡詩，累得編者趕快的在四月十二日的報上發表『淺陋的讀者』一文，聲明登載該詩，目的是攻擊而不是提倡，是暗刺的而不是明攻的，讀者們竟生誤解，真是太『淺陋』了。

這個聲明以後，於是來了『孔家店裏的老夥計』（四月二十九日）『吳虞先生來信的讀後感』（五月六日）『吳虞先生休矣』（五月十日）『答X Y先生的疑問』（五月十二）『這又是反面文章』（再看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又一花樣）（五月十三）『淺陋的話』（五月二十）等等文章，把吳虞先生罵得狗血噴頭，纔算結束了這一場公案。

這些文章，我不想抄錄，因為我的目的祇是介紹吳虞先生的詩，請大家看看這風流才人的私生活，然而他的聲明書，却非轉抄不可，我把它放在這裏，作為本篇的尾巴：

晨報記者先生：

頃閱 貴報副刊雜感欄大著一篇略奉答一二

（一）我的文錄。皆民國已來的筆記。略加刪削。不過隨便發表意見。非敢言文。本一無系統之作。來京時友人為錄成一冊。胡適之先生為撰序。介紹付印。時適之先生方閱『水滸』。故有打孔家店之戲言。其實我並未嘗自居於打孔家店者。淺陋昏亂。我原不必辯。不過

蔡子民陳獨秀胡適之吳稚暉他們稱許我皆謬矣。

(二)古文 生平但讀書之餘。爲文發表自己意見而已。並不知古文。不敢冒認爲古文。

(三)駢文 生平從吳伯燭劉申叔謝无量諸先生游。雖略研究。實無所知。

(四)八股 試帖 生平未嘗應試。故二者全無所知。

(五)扶乩 求仙 生平不解。文錄中「圓明語序」乃老友范君請作。范君年七十餘矣。所舉「既明道術。兼治兵刑。」言其以醫道活人之術救治人。又兼習刑名。「醫國知政。」本國語。「醫爲起百病之本。而神仙所以保性命之真。同死生之域。盪意平心。而游求其外。」本『漢書藝文志』。「醫國之道。極於養生。」本嚴又陵說。「玉樓金闕。白日青雲。」本陶宏景傳。范君好道精醫。常替我治病。序中止提出說他的醫案。又力言庸醫之害。故存而未刪。此乃爲文。非同學說。有所主張信仰。遂指我爲扶乩求仙。未免深文。恐凡識我。皆不信罷。

(六)詩集後附詞。民國五六年間。羅劉之戰。劉戴之戰。成都幾成焦土。人不聊生。朝不保夕。諸

老先生於憂患之中。藉資排遣。時胡玉津年七十（趙熙之師浙人）。方鶴叟（桐城人）。鄧雨人（王半塘妹夫廣西人）。鄧華溪（貴州人）皆年六十餘。觀方詞「看蝶影飛紅。血痕染碧。幻芙蓉無數。」可知當時情景。豈尚有肉慾之可言哉。至於吳吾之詩。自有吳吾負責。不必牽扯吳虞。猶之西澐之文。自有西澐負責。不必牽扯陳源也。若定指吳吾即吳虞。我也不推辭。

（七）我的詩集。刻於未到北京已前。綺艷之詞。不加刪削。本無避諱。何所用其苦肉計。何所用其假面具。我非講理學的。素無兩廡肉之望。若曰「痰迷。」則中國人詩詞戲曲。痰迷者。眞汗牛之充棟。足下能一一舉正之乎。若曰「痰迷。」則梁○○之王凌波。蔡松坡之小鳳仙。固彰彰在人耳目。陳獨秀黃季剛諸先生之遺韻正多。足下亦能一一舉而正之乎。袁簡齋曰。士各有志。毋容相強。不必曰各行其是。各行其非可耳。

（八）我「想」打老子。又想剝奪兒子的自由。「想」是有意而無行爲的。足下何以知我「想」。從前雋不疑無婦翁。人乃言其搥婦翁。今我無兒子。人又言我剝奪兒子的自由。

豈非怪事。此等事似未可信筆書寫。至陰護禮教。果何所據而言。

其他所說不欲多辯。敬乞

記者先生斟酌如可發表。即煩發表。此後不再答復矣。

吳虞啓 四月二十九

此啓曾示周作人馬叙倫諸先生思想清楚者

此「啓」載在五月二十的附刊上。至五月七日，復有更正聲明一則刊出，是關於前信脫漏的字。這聲明的全文是：

記者先生

拙稿昨承揭載今日始見（因我現未訂閱貴報）檢我草稿底子第六條我也不推辭
下脫去「聽之而已」四字第七條陳獨秀上脫去「章太炎」三字敬請補正

吳虞啓 五月三日午前八時

北京詩刊的終始

詩的雜誌，刊行最早的，有『文學研究會』的『詩』（月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始刊，中華版），以後就要推徐志摩主編的季刊本的『詩刊』（一九三一始刊，新月版）了。徐志摩的詩，在中國文壇上的影響很大，『詩刊』在中國新詩運動史上，當然是很重要的，不過在這一新詩派的生長上，如其說『詩刊』居重要地位，實不如說『詩刊』的前身，一九二六年附刊於『晨報副刊』的『詩刊』對於志摩詩派的建立，其關係是更為重要。這就從上海的『詩刊』的『序語』（志摩作）的第一節裏，也可以看將出來：

我們在『新月月刊』的預告中，曾經提到前五年載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的十

一期詩刊。那刊物，我們得認是現在這份的前身。在那時候也不知那來的一陣風忽然吹旺了少數朋友研求詩藝的熱，雖則爲時也不過三兩個月，但那一點子精神，真而純粹實在而不浮誇，是值得紀念的。

關於前期『詩鏤』的重要性，從這裏是可以看到的。現在，這一前期的刊物，已無從搜集了，至少，在一般的讀者會這樣感到。所以，我把志摩在當時所寫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兩文，並全『詩刊』十一期的目次，全部的抄錄於次。

(一) 詩刊弁言

我們幾個朋友總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發行一次詩刊，專載創作的新詩與關於詩或詩學的批評及研究文章。

本來這一句話就够說明我們出詩刊的意思；但本期有的是篇幅，當編輯的得想法補

它；容我先說這詩刊的起因，再說我個人對於新詩的意見。

我在早三兩天前才知道聞一多的家是一羣新詩人的樂窩，他們常常會面，彼此互相批評作品，討論學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間畫室，佈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牆壁塗成一體墨黑，狹狹的給鑲上金邊，像一個裸體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腳踝上套着細金圈似的情調。有一間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個方形的神龕，供著的，不消說，當然是米魯薇納一類的雕像。他的那個也夠尺外高，石色黃澄澄的像蒸熟的糯米，襯著一體黑的背景，別饒一種澹遠的夢趣。看了叫人想起一片倦陽中的荒蕪的草原，有幾條牛尾幾個羊頭在草叢中掉動。這是他的客室。那邊一間是他做工的屋子，基角上支著書架，壁上掛著幾幅油色不會乾的畫。屋子極小，但你在屋裏覺不出你的身子大，帶金圈上的黑公主有些殺伐氣，但她不至於嚇瀟你的靈性；裸體的女神（她屈著一支腿挽着往下沈的褻衣）免不了幾分引誘性，但她決不容許你逾分的妄想。白天有太陽進來，黑壁上也沾著光；晚快黑影進來，屋子裏彷彿有梅斐士滔佛利士的踪跡；夜間黑影與燈光交鬥，幻出種種不成形的怪象。

這是一多手造的『阿房』，確是一個別有氣象的所在，不比我們單知道買花洋紙糊牆，買花席子鋪地，買洋式木器填屋子的鄉蠢。有意識的安排，不論是一間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種激發想像的暗示，就有一種特具的引力。難怪一多家裏見天有那些詩人去團聚——我羨慕他！

我寫那幾間屋子因為他們不僅是一多自己習藝的背景，它們也就是我們這詩刊的背景，這搭題居然被我做上了；我期望我們將來不至辜負這製背景人的匠心，不辜負那發糯米光的愛神，不辜負那戴金圈的黑姑娘，不辜負那梅斐士滔佛利士出沒的空氣！

我們的大話是：要把創格的新詩當一件認真事情做。這話轉到了我個人對於新詩的淺見。我第一得聲明我決沒有厚顏，自詡有什麼詩才。新近我見一則短文上寫『沒有人會以為徐志摩是個詩人……』對極，至少我自己決不敢這樣想，因為詩人總得有天才，天才的担負是一種壓得死人的擔負，我想着就害怕，我那敢實際上我寫成了詩式的東西借機會發表，完全是又一件事，這決不證明我是詩人，要不然詩人真的可以充汗牛之棟了一個

時代見不著一個真詩人，是常例；有一兩個露面已夠例外；再盼望多簡直是瘋想。像我個人，歸根說，能够識幾個字，能懂得多少物理人情，做一個平常人還怕不夠格，何況更高的？我又何嘗懂得詩，興致來時隨筆寫下的就能算詩嗎？怕沒有這樣容易！我性靈裏即使有些微創作的光亮，那光亮也就微細得可憐，像板縫裏逸出的一線豆油燈光。痛苦就在這裏；這一絲 Will O' Wisp，若隱若現的晃着，我料定是我終身不得（性靈的）安寧的原因。

我如其胆敢嘗試過文藝的作品，也無非是在黑弄裏弄班斧，始終是其妙莫名，完全沒有理智的批准，沒有可以自信的目標。你們單看我第一部集子的雜亂，荒愴，就可以知道我那那的供狀決不是矯情。我這生轉上文學的路徑是極兀突的一件事；我的出發是單獨的，我的旅程是寂寞的，我的前途是蒙昧的。直到最近我才發見在這道上摸索的，不止我一個；旅伴實際上儘有，只是彼此不會有機會攜手。這發見在我是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樂，欣慰。管得這道終究是通是絕，單這在患難中找得同情，已够酬勞這顛沛的辛苦。管得前途有否天曉，單這在黑暗中叫應，彼此訴說曾經的磨折已够暫時忘却肢體的疲倦。

再說具體一點，我們幾個人都共同着一點信心：我們信詩是表現人類創造力的一個工具，與音樂與美術是同等同性質的；我們信我們這民族這時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沒有一部像樣的詩式的表現是不完全的；我們信我們自身靈裏以及周遭空氣裏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靈魂，我們的責任是替它們構造適當的軀殼，這就是詩文與各種美術的新格式與新音節的發見；我們信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現；我們信文藝的生命是無形的靈感加上有意識的耐心與勤力的成績；最後我們信我們的新文藝，正如我們的民族本體，是有一個偉大美麗的將來的。

上面寫的似乎太近宣言式的鋪張，那並不是上等的口味，但我這桿野馬性的筆是沒法駕馭的；我的期望是至少在我們幾個人中間，我的話可以取得相當的認可。同時我也感覺一種戒懼，我第一不敢擔保這詩刊有多久的生命；第二不敢擔保這詩刊的內容可以滿足讀者們最低限度的篤責，這當然全在我們自己；這年頭多的是虎頭蛇尾的現象，且看我們這羣人終究能避免這時髦否？

此後詩刊准每星期四印出，我們歡迎外來的投稿。

這第一期是三月十八血案的專號，參看聞一多的下文。

三月三十日夜深時

(二) 詩刊編目

- 第〇期：(1926, 4, 1) —— ①詩刊弁言 (文, 徐志摩) ②文藝與愛國 (文, 聞一多)
③天安門 (詩, 饒孟侃) ④『回來啦』 (詩, 楊世恩) ⑤回去 (詩, 蹇先艾) ⑥欺
負着了 (詩, 聞一多) ⑦梅雪爭春 (詩, 志摩) ⑧寄語死者 (詩, 劉夢葦) ⑨不要
閃開你明媚的雙眼 (詩, 于廋虞) ⑩寫給瑪麗雅 (詩, 劉夢葦) ⑪新詩評：嘗試集
(朱湘) (附記本期的詩都是關於三一八的)

- 第Ⅰ期：(1926, 4, 8) —— ①詩與歷史 (文, 鄧以塾) ②昭君出塞 (詩, 朱湘) ③鐵

道行（詩，劉夢葦）④她（詩，楊子惠）⑤夢（詩，小兵）⑥尋找（詩，饒孟侃）⑦比較（詩，一多）⑧新詩評：郭君沫若的詩（朱湘）（按：小兵即沈從文）

第二期：（1926, 4, 15）——①死水（詩，一多）②擣衣曲（詩，孟侃）③采蓮曲（詩，朱湘）④江上（詩，蹇先艾）⑤笑（詩，朱大桢）⑥鐵樹開花（詩，子惠）⑦西伯利亞（詩，志摩）⑧黃昏（詩，一多）⑨嘔吐之晨（詩，夢葦）⑩歌者（詩，廣虞）⑪萬性園底春（詩，夢葦）⑫新詩評：草兒（朱湘）

第四期：（1926, 4, 22）——①新詩的音節（文，孟侃）②家鄉（詩，孟侃）③寄韻（詩，先艾）④『罪與罰』（詩，谷）⑤她（詩，紹）⑥晨曦之前（詩，廣虞）⑦海天遼闊（詩，廣虞）⑧黃河哀歌（詩，大桢）⑨最後的堅決（詩，夢葦）⑩譯詩（詩，谷）⑪妻底情（詩，夢葦）⑫朱湘啓事（按：谷即志摩）

第五期：（1926, 4, 29）——①詩劇（文，余上沅）②蓮娘（詩，孟侃）③休再怪我的臉沉（詩，志摩）④春光（詩，一多）⑤雪夜（詩，夢葦）⑥奠靈（詩，默深）⑦老

槐吟（詩，先艾）

第六期（1926, 5, 6）——①再論新詩的音節（文，孟侃）②春遊（詩，子離）③走（詩，子離）④鳥語（詩，一多）⑤望月（詩，志摩）⑥一片紅茶（詩，先艾）⑦四行詩（詩，夢葦）⑧松樹下（詩，大柵）⑨生辰哀歌（詩，夢葦）⑩又一次試驗（詩，志摩）⑪月曲（詩，茹）⑫譯華茨華斯詩一首（詩，鍾天心）⑬大風歌（詩，大柵）⑭城上（詩，程侃聲）⑮還愿（詩，小兵）

第七期（1926, 5, 13）——①詩的格律（文，一多）②無題（詩，孟侃）③新催妝曲（詩，南湖）④A Sonnet（英文詩，葉孟林）⑤接受（詩，張鳴琦）⑥沒有你在眼前（詩，張鳴琦）⑦那是（詩，張鳴琦）⑧春光（詩，大柵）⑨招牌（詩，孟侃）⑩松林的新匪（詩，王希仁）（按：南湖即志摩）

第八期（1926, 5, 20）——①厭世的哈提（文，志摩）②半夜深巷琵琶（詩，志摩）③多謝（詩，胡適）④新詩話：土白入詩（孟侃）⑤希望（詩，夢葦）⑥隨便談談

譯詩與做詩（天心，後有志摩附語）

第九期：（1926, 5, 27）——①哈提（文，志摩）②在哀克利脫教堂前（詩，志摩）③

春曉（詩，先艾）④致某某（詩，夢葦）⑤北河沿底夜（詩，夢葦）⑥海上孤飛的

燕兒（詩，金滿成）⑦詩人的橫蠻（文，一多）⑧偶然（詩，志摩）⑨新詩話：情緒

與格律（文，孟侃）⑩新詩話：譯詩（孟侃）

第十期：（1926, 6, 3）——①英譯的李太白（文，一多）②『大帥』（詩，南湖）③『人

變獸』（詩，南湖）④『拏回罷，勞駕，先生』（詩，南湖）⑤驚慌（詩，張鳴琦）⑥他

不說話（詩，張鳴琦）⑦示嫻（詩，夢葦）⑧別笑我洗的新鮮（詩，大柵）⑨有憶

（詩，希仁）⑩井水吟（詩，大柵）

第十一期：（1926, 6, 10）——①詩刊放假（文，志摩）②兩地相思（詩，南湖）③

辭別（詩，孟侃）④落日頌（詩，大柵）⑤雨晨遊龍潭（詩，先艾）⑥感傷主義與

創造社（文，孟侃）

(三) 詩刊放假

『詩刊』以本期爲止，暫告收束，此後本刊地位，改印『劇刊』，詳情另文發表。

『詩刊』暫停的原由，一爲在暑期中同人離京的多，稿事太不便，一爲熱心戲劇的幾個朋友，急於想借本刊地位，來一次集合的宣傳的努力，給社會上一個新劇的正確的解釋，期望引起他們對於新劇的真純的興趣，詩與劇本是藝術中的姊妹行，同人當然願意暫時奉讓這個機會。按我們的預算，想來十期或十二期劇刊，此後仍請詩刊復辟，假如這初期的試驗在有同情的讀者們看來還算是有交代的話。

詩刊總共出了十一期，在這期間內我們少數同人的工作，該得多少分數，當然不該我們自己來擅自評定；我們決不來厚顏表功，但本刊既然暫行結束，我們正不妨爲開篇是我唱的，這尾聲（他們說）也得我來。實際上我雖則忝居編輯的地位，我對詩刊的貢獻，即使

有，也是無可稱的。在同人中最賣力氣的要首推饒孟侃與聞一多兩位；朱湘君，憑他的能耐與熱心，應分是我們這團體裏的大將兼先行，但不幸（我們與讀者們的不幸）他中途誤了卯，始終沒有趕上，這是我們覺得最可致憾的；但我們還希冀將來重整旗鼓時，他依舊會來告奮勇，幫助我們作戰。我們該得致謝鄧以甄、余上沅兩位先生各人給我們一篇精心撰作的論文；這算是我們借來的「番兵」。楊子惠、孫之潛兩位應受處分，因為他們也是半途失散，不會盡他們應盡的責任；他們此時正在西湖邊乘涼作樂，却忘了我們還在這大熱天的京城裏奮鬥。說起外來的投稿，我們早就該有聲明：來稿確是不少，約計至少二百以上，我們一面感謝他們的盛意，一面道歉不會如量採用，都在事實上是不能的。在選稿上，我們有我們的偏見，是不容諱言的，但是天知道，我們決不會存心「排外」！這一點我們得求曾經惠稿諸君的亮恕。

但我們究竟做了點兒什麼，這是問題。第一在理論方面，我們討論過新詩的音節與格律。我們乾脆承認我們是「舊派」——假如「新」的意義不能與「安那其」的意義分

離的話，想是我們的天資低，想是我們『犯賤』，分明有了時代解放給我們的充分自由不來享受，却甘心來自造镣铐給自已套上；放着隨口曲的真新詩不做，却來試驗什麼畫方豆腐干式一類的體例！一分明是我們中間最樂觀的，他說：『新詩的音節……確乎有了一種具體的方式可尋。這種音節的方式發現以後，我斷言新詩不久定要走進一個新的建設的時期了。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這在新詩的歷史裏是一個軒然大波。這一個大波的盪動是進步還是退化，不久也就自有定論。』這話不免有點「老氣」的嫌疑，許有許多人不能附和這樂觀論，這是當然的；但就最近的成績看，至少我們不該氣餒，這發見雖則離完成期許還遠著，但決不能說這點子端倪不是一個強有力的獎勵。只要你有勇氣不怕難，憑這點子光亮往前繼續的走去，不愁走不出道兒來；繞灣，閃腿，刺脚，一類的事，都許有的，但不礙事，希望比困難大得多！

再說具體一點，我們覺悟了詩是藝術；藝術的涵養是當事人自覺的運用某種題材，不是不經心的一任題材支配。我們也感覺到一首詩應分是一個有生機的整體，部份的部份

相連，部份對全體有比例的一種東西；正如一個人身的秘密是它的血脈的流通，一首詩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內含的音節的勻整與流動。這當然是原則上極粗淺的比喻，實際上的變化與奧妙是講不盡也說不清的，那還得做詩人自己悉心體會去。明白了詩的生命是在他的內在的音節 (Ingenial rhythm) 的道理，我們才能領會到詩的真的趣味；不論思想怎樣高尚，情緒怎樣熱烈，你得拿來澈底的『音節化』（那就是詩化）才可以取得詩的認識，要不然思想自思想，情緒自情緒，却不能說是詩。但這原則却並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詩某式才是詩；誰要是拘拘的在行數字句間求字句的整齊，我說他是錯了。行數的長短，字句的整齊或不整齊的決定，全得憑你體會到得音節的波動性；這種先後主從的關係在初學的最應得認清楚，否則就容易陷入一種新近已經流行的謬見，就是誤認字句的整齊（那是外形的）是音節（那是內在的）的担保。實際上字句間儘你去剪裁個整齊，詩的境界離你還是一樣的遠着；你拏車輛放在牲口的前面，你那還趕得動你的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正如字句的排列有恃於全詩的音節，音節的本身還得起原於真純的「詩感。」再

擊人身作比，一首詩的字句是身體的外形，音節是血脈，「詩感」或原動的詩意是心臟的跳動，有它才有血脈的流轉。要不然

他帶了一頂草帽到街上去走，

碰見一隻貓，又碰見一隻狗，

類的諧句都是詩了！我不憚煩的疏說這一點，就爲我們，說也慚愧，已經發現了我們所標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誰都會運用白話，誰都會切豆腐似的切齊字句，誰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節——但是詩，它連影兒都沒有還你見面！所以說來我們學做詩的一開步就有雙層的危險，單講『內容』容易落了惡濫的『生鐵門篤兒主義』或是『假哲理的唯晦學派』；『反過來說，單講外表的結果只是無意義乃至無意義的形式主義。就我們詩刊的榜樣說，我們爲要指摘前者的弊病，難免有引起後者弊病的傾向，這是我們應分時刻引以爲戒的。關於這點詩刊第八期上鍾天心君給我們的諍言是值得注意的。

我已經多佔了篇幅，趕快得結束這尾聲。在理論上我們已經發揮了我們的「大言」，

但我們的作品終究能跟到什麼地位，我此時實在不敢斷言。就我自己說，我開頭是瞎摸，現在還是瞎摸，雖則我受詩刊同人的鼓勵是不可量的。在我們刊出的作品中，可以「上講壇」的雖則不多，總還有就我自己的偏好說，我最喜歡一多三首詩：『春光』、『死水』，都是完全站得住的；『黃昏』的意境，也是上乘，但似乎還可以改好。孟侃從踢球變到做詩，只是半年間的事，但他運用詩句的純熟，已經使我們老童生們有望塵莫及的感想。一多說是一「奇蹟」，誰說不是？但我們都還是學徒，誰知道誰有出師的那天的希望？我們各自勉力上進吧！

最後我盼望將來繼續詩刊或是另行別種計劃的時候，我們這幾個朋友依舊能保持這次合作友愛的精神。

星二侵晨鷄鳴雀噪時

對於前期的『詩刊』，從上面的說明裏，可以想見其大體。至於後期的『詩刊』已經發行了四本，以後還要出下去吧，這裏不再詳述了。主要的，是徐志摩在『序語』裏所說的

『再來一次集合』、『因為我們有共同的信點』這是對於讀者研究詩刊是必需注意的，故而把他所說的原則，附抄於此。

第一，我們共信（新）詩是有前途的；同時我們知道這前途不是容易與平坦，得憑很多人共力去開拓。

其次，我們共信詩是一個時代最不可錯誤的聲音，由此我們可以聽出民族精神的充實抑空虛，華貴抑卑瑣，旺盛抑銷沈。一個少年人偶而的抒情的顫動竟許影響到人類終古的情緒；一支不經意的歌曲，竟許可以開成千百萬人熱情的鮮花，綻出瑰麗的英雄的果實。

更次，我們共信詩是一種藝術。藝術精進的秘密，當然是每一個天才不依傍的致力，各自翻出光榮的創例，但有時集合的純理的探討與更高的藝術的尋求，乃至根據於私交的風尚的興起，往往可以發生一種特殊的動力，使這一種，或那一種藝術更意識的安上堅強的基築，這類情形在文藝史上可以見到很多。

新月派的戲劇運動

新月派的詩歌運動的前期，在上文裏，已大體的說到；這裏想介紹的，就是他們的戲劇運動的機關誌，緊接着『詩刊』刊行的『劇刊』。在『詩刊』裏，我們可以找到徐志摩他們對於詩歌運動的主張，以及他們的詩歌的形式與內容等等，在『劇刊』一樣的能可以看到他們的戲劇主張，戲劇理論，以及戲劇活動，這一運動中的主要人物等等。在詩歌運動方面，在後期，添上了陳夢家，方瑋德，在戲劇方面看去，到現在仍舊可以說，還祇是這幾個人面幾個人中又多少有一些變故。自謂不能作劇的徐志摩也竟然在『新月』上發表了『卞昆崗』（與陸小曼合作）爲着使讀者了解當時的他們運動的實情起見，我把徐志摩與

余上沅的關於『劇刊』的兩篇文章和『劇刊』全部目錄收入本書。

(一) 劇刊始業

歌德(Goethe)一生輕易不生氣，但有一次他真惱了。他當時是魏馬(Weimar)劇院的「總辦」，什麼事都得聽他指揮，但有一天他突然上了辭職書，措辭十分的憤慨，爲的是他聽說「內庭」要去招一班有名的狗戲到槐馬來，在他的劇場裏開演！這在他是一種莫大的恥辱，絕對不能容忍。什麼？『哈姆雷德』、『華倫斯丹』、『衣飛琴妮』等出現的聖潔的場所，可以隨便讓狗子們的蹄子給蹣一個稀髒！

我們在現在的中國却用不着着急。戲先就是遊戲，唱戲是下流，管得台上的是什麼蹄子？這「說不得」的現象裏包含的原因當然是不單簡，但就這社會從不曾把戲劇看認真，在他們心目中從沒有一個適當的「劇」的觀念的一點，就够礙路。真礙路！同時我們回過

頭來，想在所謂劇作界裏找一個莫利哀，一個莎士比亞，一個席勒，一個槐格納，或是一個契訶甫的七分之一的影子……一個永遠規不正的圈子，那頭你也拿不住。

這年頭，這世界也夠叫人挫氣，那件事不是透裏透？好容易你從你冷落極了的夢底裏撈起了一半輪的希望，像是從山谷裏採得了幾莖百合花，但是你往那裏安去，左右沒有安希望的瓶子，也沒有養希望的淨水，眼看這鮮花在你自己的手上變了顏色，一瓣瓣的往下萎，黃了，焦了，枯了，吊了，結果祇是傷慘！

誰說我們這羣人不是夢人，不是傻子？但是完全訣別我們的夢境以前，在完全投降給絕望以前，我們今天又撈着了一把希望的鮮花，最後的一把，想拿來供着在一個藝術的瓶子裏，看它有沒有生命的幸運。這再要是完事，我們也就從此完事了。

戲劇是藝術的藝術。因為它不僅包含詩、文學、畫、雕刻、建築、音樂、舞蹈各類的藝術，它最主要的成分尤其是人生的藝術。古希的大師說，藝術是人生的模仿，近代的評論家說，藝術是人生的批評；隨你怎麼看法，那一樣藝術能有戲劇那樣集中性的，概包性的，『模仿』或

是「批評」人生如其藝術是激發乃至賦與靈性的一種法術，那一樣藝術有戲劇那樣打得透，鑽得深，搖得猛，開得足？小之振盪個人的靈性，大之搖撼一民族的神魂，已往的事蹟曾經給我們明證，戲劇在各項藝術中是一個最不可錯誤的勢力。

但戲是要人做有舞台來演的；戲尤其是集合性的東西，你得配合多數人不同的努力才可以收獲某種期望的效果，不比是一首詩或是一幅畫可以由一個人單獨做成的。先不說它那效力有多大，一個戲的成功是一件極複雜，極柔纖，極繁瑣，不容有一絲陋縫的一種工作：一句話聲調的高矮，一盞燈光線的強弱，一種姿勢的配合，一扇門窗的位置，在一個戲裏都佔有不容含糊的重要。這幻景，這演台上的「真」，是完全人造的，但一極小部分的不到家往往可以使這幻景的全體破裂。這不僅是集合性的藝術，這也是集合性的技術。技術的意思是夠格的在行。

我們有幾個朋友，對於戲劇的技術（不說藝術）多少可以說是在行，雖則夠格不夠格還得看下文。我們想合起來做一點事。這回不光是「寫」一兩個劇本，或是「做」一兩

次戲就算完事；我們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內辦起一個『小劇院』——記住，一個劇院。這是第一部工作；然後再從小劇院作起點，我們想集合我們大部分可能的精力與能耐從事戲劇的藝術。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小小的根據地，那就是藝專的戲劇科，我們現在借晨副地位發行每週的『劇刊』，再下去就盼望小劇院的實現，這是我們幾個夢人夢想中的花與花瓶，我這裏單說我們這『劇刊』是怎麼回事。

第一是宣傳；給社會一個劇的觀念，引起一班人的同情與注意，因為這戲劇這件事沒有社會相當的助力是永遠做不成器的。第二是討論；我們不限定派別，不論那一類表現法，只要它是戲劇範圍內的，我們都認為有討論的價值，當然，我們就自以為見得到的特別掣來發揮，只是我們決不在中外新舊間在討論上有什麼勢利的成心。第三是批評與介紹；批評國內的劇本，已有的及將來的，介紹世界的名著。第四是研究；關於劇藝各類在行的研究，例如劇場的佈置，配景學，光影學，導演術等等，這是大概；同時我們也徵求劇本，雖則為篇幅關係，不能在本刊上發表。我們打算另出叢書，印行劇本以及論劇的著作，詳細的辦法隨後

再發表。

最後我個人還有一點感想。我今天替『劇刊』鬧場，不由的不記起三年前初辦新月社的熱心。最初是「聚餐會」，從聚餐會產生新月社，又從新月社產生『七號』的俱樂部，結果大約是『俱不樂部』。這來切題的唯一成績，就只前年四月八日在協和演了一次泰谷爾的『契玦璫』。此後一半是人散，一半是心散，第二篇文章就沒有做起。所以在事實上看分明是失敗，但這也並不是無理可說。我們當初憑藉的只是一般空熱心，真在行人可說是絕無僅有——只有張仲述一個。這回我的胆又壯了起來也不是無理可說，因這回我們不僅有熱心，加倍的熱心，並且有真正的行家，這終究是少不了的。呵，我真高興，我希望——但這是不用說的。說來我自己真叫是慚愧，因為我始終只是一介搖旗吶喊的小兵。我於戲是一個嫡親外行，既不能編，又不能演，實際的學問更不必問，我是絕對的無用的一個。呵，但是，要是知道我的熱心，朋友，我的熱心……

端節後一日

(二) 劇刊編目

第一期：(1926, 6, 17)——①劇刊始業(志摩)②國劇(趙太侗)③演劇的困難(余上沅)④評藝專習演(張嘉鑄；按：習演劇目爲田漢的『獲虎之夜』，西林的『一隻馬蜂』和『壓迫』)

第二期：(1926, 6, 24)——①戲劇的歧途(夕夕)②國劇(續：太侗)③劇場的將來(該岱士原作)④演劇的困難(續：上沅)⑤戲劇家軼事(莎士比亞(給客))

第三期：(1926, 7, 1)——①新劇與觀衆(西澄)②辛額(葉崇智)③舊戲評價(余上沅)

第四期：(1926, 7, 8)——①戲劇與道德的進化(鄧以蟄)②病入膏肓的蕭伯納(張嘉鑄)③劇院藝術；對話上篇(Edward Gordon Craig)④兩個消息：戲劇畫報與

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戲劇系招生

- 第五期 (1926, 7, 15) —— ①中國語言與中國戲劇(楊振聲) ②我記得的學校演劇(王世英) ③劇院藝術(續 E. C.) ④『兵變』之後(楊聲初) 按『兵變』余上沅作) ⑤『戲劇與道德的進化』(鄧以甄) ⑥戲劇家軼事(莫利哀)
- 第六期 (1926, 7, 22) —— ①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顧頡剛) ②貨真價實的高斯倭綏(張嘉鑄) ③光影(趙太侔)
- 第七期 (1926, 7, 29) —— ①戲劇藝術辨正(梁實秋) ②頂天立地的貝萊勳爵(張嘉鑄) ③布景(太侔)
- 第八期 (1926, 8, 5) —— ①戲劇藝術辨正(續實秋) ②小戲院之勃興(Mackay)
- ③戲劇家軼事(服爾德(給客))
- 第九期 (1926, 8, 12) —— ①戲劇與彫刻(鄧以甄) ②論劇(熊佛西)
- 第十期 (1926, 8, 19) —— ①戲劇與雕刻(續鄧以甄) ②舊戲之圖畫的鑒賞(俞

宗杰) ③ 上海的戲劇(楊聲初) ④ 中國戲劇社組織大綱

第十一期(1926, 8, 26)——① 論戲劇批評(余上沅) ② 舊戲之圖畫的鑑賞(續;宗杰)

第十二期(1926, 9, 2)——① 希臘的悲劇(狄更生作, 馮友蘭, 叔蘭合譯) ② 劇話:
一, 民衆劇院; 二, 謝立敦的情敵; 三, 易卜生的野鴨; 四, 好些蕭伯納; 五, 一點點高斯華綏;
六, 演員與劇本; 七, 動作與傳神(顧一樵)

第十三期(1926, 9, 9)——① 我對於今後戲劇界的希望(熊佛西) ② 明清以來戲劇的變遷說略(恆詩峯) ③ 劇話: 八, 佈景與化裝; 九, 民衆與觀劇; 十, 煙和咖啡(續); 一樵) ④ 舊戲之圖畫的鑑賞(續; 宗杰) (按: 熊佛西一文, 說五大希望, 一, 『希望研究戲劇的諸君將肚量放大一點, 把眼界放遠些;』二, 『希望有有頭腦的資本家肯出來辦劇場;』三, 『希望在國內的各大城裏在最近的將來, 有無數的小劇場發現;』四, 『希望有專家出來担負整理中國歷代以來戲劇的材料, 使那些有志於斯道者不

致問津無門』五，『希望有好的劇本出現』)

第十四期 (1926, 9, 16) ①——托爾斯泰論劇一節(志摩)②『長生訣』序(上

沅)③論表演藝術(艁客)④一件古董北京藝術劇院計劃大綱

第十五期 (1926, 9, 23) ——①劇刊終期(志摩, 上沅)②一個半破的夢(上沅)

③北京藝術院計劃大綱④戲劇參考書目(艁客)

(三) 劇刊終期(一)(徐志摩作)

凋容：又是一番秋信。天冷了。階前的草花有焦萎的，有風刮糊的，有虫咬的；賸下三兩莖還開着的也都是低着頭，木遲遲的沒一絲光彩。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舊日的榮華已呈衰象，新的生機，即使有，也還在西風的背後。這不是悲觀；這是寫實。前天正寫到劉君夢葦與楊君子惠最可傷的天死，我們的『詩刊』看來也絕少復活的希冀，在本副刊上，或是別的地

方聞一多與饒孟侃此時正困處在鋒鏑叢中，不知下落。孫子潛已經出國。我自己雖則還在北京，但與詩久已絕緣，這整四月來竟是一行無著，在醒時或在夢中。『詩刊』是完了的。

『劇刊』的地位本是由『詩刊』借得，原意暑假後交還，但如今不但『詩刊』無有影踪，就『劇刊』自身也到了無可維持的地步。這終期多少不免悽惻的尾聲，不幸又輪着我來演唱。劇刊同人本來就少，但人少不礙，只要精神在，事情就有着落。『劇刊』初起的成功全仗張君嘉鑄的熱心；他是我們朋友中間永遠潛動着的「螺輪」，要不是他，筆懶入骨的太侔，比方說，就不會寫下這許多篇的論文。上沅的功勞是不容淹沒的，這十幾期『劇刊』的編輯苦工，幾乎是他單獨抗着的，他自己也做了最多的文章，我們不能不感謝他。但他也要走了。太侔早已在一月前離京；這次上沅與叔存又為長安的生活難，不得已相偕南下，另尋飯噉去。所以又是一個「星散」；留着的雖還有嘉鑄與新來的佛西，但我們想來與其勉強，不如暫行休息，我自己也忝算『劇刊』同人的一個，但是說來惶恐，我的無狀是不望寬恕的；在『劇刊』期內有一個多月我淹沒在南方，一半也為是自願闕然，不敢信口胡謔；一半當然

是毀懶，他們在預定的計劃上派給我做的文章，除了最初鬧場與此次收場而外，我簡直一字也不會交卷！我有我們初期妄想要到幾位真學問家真在行家的文章（例如丁西林先生、王靜庵先生，以及紅豆館主先生）來光彩我們的篇幅，但我們只是太妄想了！

這篇中秋結帳的文章本應上沅寫的，因為始終其事的掌櫃，是他不是我，但他一定要推給我寫，一半是罰的意思，決不容我躲，既然如此，我只得來勉為其難。

我已說了『劇刊』不能不告終止的理由是為朋友們四散；但這十五期多少也算是一點工作，我們在關門的時候，也應得回頭看看，究竟我們做了點什麼事，超過或是不及我們開門時的期望，留下了什麼影響，如其有，在一般的讀者感想是怎麼樣，我們自己的感想又怎麼樣。

先談我們做了點什麼事。在『劇刊』上發表的論文共有十篇：趙太侔論『國劇』、夕夕（即一多）論『戲劇的歧路』、西澄論『新劇與觀衆』、鄧以摯論『戲劇與道德的進化』、楊振聲論『中國語言與中國戲劇』、梁實秋的『戲劇藝術辨正』、鄧以摯論『戲劇

與雕刻，『熊佛西的』論劇，『余上沅論』戲劇批評，』以及馮友蘭譯的狄更生的『論希臘的悲劇。』批評文字有八篇：張嘉鑄評藝術專演習，葉崇智評辛額（J. M. Synge），余上沅論中國舊戲，張嘉鑄評英國三個寫劇家，蕭伯納，高斯倭綏，與貝萊勳爵，以及楊聲初君的『兵變之後』與俞宗杰君的『舊戲之圖畫的鑒賞。』論舊劇二篇：顧頡剛君的『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與恒詩峯君的『明清以來戲劇的變遷說略。』論劇場技術的有七篇：余上沅的『演劇的困難』，戈登克雷的『劇院藝術』，該岱士的『劇場的將來』，太碎的『光影』與『佈景』，賡客（即上沅）的『論表演藝術』，馬楷的『小劇院之勃興』，此外另有十幾篇不易歸類的雜著及附錄……（未完）

（四）劇刊終期（二）（余上沅續作）

在『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的時候，志摩已經找着了一條出路，碰上這天上地下都

團圓的清夜，不免痛飲到了陶醉。賸下的未盡之意，祇好由我來勉強續完了。

上面統計的二三十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有一種不約而同的趨向。這些作者，不但批評戲劇，而且對於藝術全體，都有相當的發揮。譬如『國劇』中之論『程式化』、『戲劇的歧途』中之論『純形』、『戲劇與道德的進化』中之論『除邪及涅槃』、『中國語言與中國戲劇』中之論『介體』、『病入膏肓的蕭伯納』中之論『普遍的情感』、『貨真價實的高斯倭綏』中之論『藝術良心與道德良心的平衡』、『頂天立地的貝萊勳爵』中之論『反實與求實』、『戲劇與雕刻』中之論『抑制的情感』、『論戲劇批評』中之論『藝術的規律』——這些都是一般藝術的基本觀念，不限於戲劇一項。本來，藝術的元素，總是息息相關的，要談論戲劇，自然不得及其他藝術；要研究戲劇，也是一樣的不能不兼及一般藝術。如果有人以為祇讀讀書本上的戲劇便算研究了戲劇，那是對戲劇有了誤解，老實說，那簡直是躲懶。

『劇刊』同人是不拘成見的，不論我們對各項藝術有無多少研究，但是我們總相信

故步自封是一件要不得的事。『劇刊』不會在比較重要些，急切些的東西之外，更討論噁劇，傀儡戲，提線戲，影子戲，甚至於馬戲，等等，那是限於時間，並不是預先有過什麼成見。因此，我們不避諱，不遲疑的討論『舊戲』。聽說有人誤解了太侷的『國劇』和我的『舊戲評價』，那是不幸的事。舊戲當然有它獨具的價值，那是不可否認的，我的意思就是要認出它的價值，而予以相當的注意。「要是」它在外形與內容兩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比較理想的程度，自然可以儕入最高的藝術。太侷的意思，也與我大致相似。他主張用西方的長處，來使我們的戲劇豐富。他始終沒有說過一句武斷的話，這種態度，原是我們研究戲劇的人所應有的。實秋雖似乎偏重文學，而他也一再聲明贊成戲劇去在舞台上排演。要有不拘成見的精神，一切才能日新月異。這種態度，我相信『劇刊』同人，是會永遠保持的。

混亂和爭鬥的原因，不外乎，或是偏重情感，或是偏重理知。最健全的人生，是理智與情感最調和最平衡的人生。我推重舊戲的外形，同時也責備它的內容。太侷也說使舊戲變成純藝術固然好，可是一方面它又缺乏情緒的觸動。叔存也說過與這個原理相彷彿的話。禹

九更不待言，在他的『三部曲』之中，直把這個意思發揮得有條有理了。疏忽的讀者，也許不能領會這三篇文章的含義。其實，這三篇東西是分不開的，其間有一個一貫的線索。蕭伯納偏重理智，貝萊偏重情感，高斯倭綏似乎有點得着了二者間之平衡的趨向。我們終究是人，不是妖怪，也不是神仙。要做一個健全的人，對於藝術的良心與道德的良心兩方面，當然不得不求它們的平均發展，共同生活。這個健全是理想；要達到這個理想，才演出光怪陸離的人生之各方面。理想達不到原不要緊，要緊的是必須有一個理想，必須去求得達到。在這條曲折的線紋上，我們一般蠶虫不住的盤旋，直到咬破繭殼，振翼飛在天空。

這些文章，未免過闊而不近於世情，我們自己知道，可又忍耐不住，不能不說，那怕說得還不十分痛快。我們要計劃小劇院，却又等於秀才造反，三年也是不成。我們只好自己分頭去調查，計算，接洽，直到它實現為止。我們也試過一次畫報，結果也不大佳。因為少了『留法外史』，『賣報』也搖頭說不好，不好，高明的批評是說註腳不夠。那也難怪，聽說看電影的還有要求加多『字幕』的呢。依他們的要求，將來美術展覽會裏，圖畫上邊下邊左邊右邊，還

得貼滿講演它的內容，它的『意思』的文章，否則多數人還是不見得肯承受的。還說什麼！……

『劇刊』是終期了，『劇刊』要做的工作永遠沒有終期。中國戲劇社不是沒有希望的，它會繼續這些工作。說句不祥的話，萬一戲劇社也無形消滅了，依然不愁繼起無人，如果中華民族還是一個民族。

從這幾篇文獻的文字裏，可以看到當時的情形，雖沒有標明某一派的戲劇運動，但在本質上，却無往而不說明了那是一個體系。自從『新月』刊行之後，戲劇的部門也歸納入內了。所以，要了解『劇刊』停刊以後的新月派戲劇活動，當根據『新月』和其他與新月派有關的雜誌，劇團，人物，幾方面去理解。本篇的介紹，止於『劇刊』。

小說月報的創作論特輯

最近，在『現代』五月號上，看到了茅盾的一篇關於文學研究會的文章，使我想到許多的事，現在再來談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等，實在有些近於談『三代以上』的『古事記』。特殊是關於文學研究會。許多重要文獻是不易搜集的，許多重要的論文，他們都不會輯集。好像看見過好多次了，就是做文的人都一致聲明，沒有那一篇文章，可以代表文學研究會全體。這話當然有一部分理由。實際上，這些文章，在原則上，是有他們的共通點的，依舊是在一個體系下產生出來的，在這些文字裏面，很明白的可以看到文學研究會的思想系統。特殊是茅盾在沈雁冰的署名下的一些長論，短評，鄭振鐸的文學論文，最足以代表。他們除這

些論文外，還舉行過一次「創作討論」，這在當時可說是「怪事」。而這次所發表的文章，也一樣的可以看到他們的思想體系，以及創作態度，創造社的重要貢獻，全都有單行本印行，文學研究會則絕對沒有。在本書裏，我想用一部分篇幅，容納這一方面的文獻。這裏，因便於搜集的關係，我首先發表他們的「創作討論」，發表於『小說月報』第十二卷（一九二一）七號上的如次的幾篇文章：

（一）創○作○與○哲○學（瞿世英）

（二）創○作○的○要○素（葉紹鈞）

（三）社○會○背○景○與○創○作（郎損）

（四）創○作○的○我○見（盧隱女士）

（五）平○凡○與○纖○巧（鄭振鐸）

（六）怎○樣○去○創○作（王世瑛女士）

（七）創○作○廣○三○寶○和○鑒○賞○的○四○依（許地山）

(八)我對於創作家的希望(說難)

(九)創作的前途(沈雁冰)

文學研究會的「主將們」除很少的「例外」外，在這裏都發表了他們對於創作的見解，這些短章，若果把它連繫的讀去，是和讀他們的論文一樣，能以系統的獲得對於這一集團的認識的。爲着這一問題的討論的更完備，特再選出當時的另外兩個主將的關於創作的論文。至於魯迅與周作人在文學上的主張，已另有專集，這裏是不再選出了。要補充的兩章是：

(一〇)發揮個性表現自己(冰心)

(一一)何謂文學創作者(王統照)

以下順序的介紹這十一篇文章：

(一)創作與哲學

一

我知道我這篇文字的題目一定會引起許多讀者的懷疑：以爲創作與哲學怎樣會相提並論呢？因此我必要先將我所謂「創作」與「哲學」的界說講清楚。我所謂創作便是具有文學的特質的創作的（Creative）作品。包含詩，小說，劇本和其他文學的散文。若簡而言之自然就是文學的作品了。哲學這種東西，自有哲學以來便不會有好好的界說。但是據我的意見，無論他說到怎樣天翻地覆，講什麼宇宙本體，知識來源，而哲學最重要的問題便是人生問題和人生與其環境的關係的問題。換言之就是要研究人生，人所生存的宇宙，和人生與宇宙的關係。而最要緊的還是人生；所以我以爲哲學便是要解答這人生問題與宇宙問題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文學的對象是人生，他的作用是批評人生，表現人生。哲學的對象也是人生。所以創作與哲學同論並不奇怪。

文學（依莫爾頓教授的主張）是思想藝術與文字的一種作用。我們研究創作與哲

學，最要緊的便是「思想」這一部分。思想是文學的本質。沒有好本質，雖有好藝術，亦無可表現。我們既然承認文學是人生的表現，是人生的批評，那麼文學的本質便是人生。所以我說文學的本質應當是哲學。文學所表現其批評的便是某種人生觀與世界觀。歷來的文學家的文學作品沒有不是包含着一種人生觀與世界觀的。簡而言之，就是創作應當以哲學為本質。

二

古往今來的文學家，他們的創作所以能歷久不磨的緣故，就是他們對於人生的批評和表現是從他們的人格裏濡浸過纔寫出來的。決不是任意塗抹胡亂做來的。是根本着他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的。是顯示或解釋他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這是真的。否則是假的。因為是真的所以纔能那樣親切誠摯，給人以一種印象；纔能具有永久性與普遍性。這些都是文學的特質，不可或缺的。但假的却不行。

易卜生的創作決不是般生的；高士倭綏的戲劇決不是王爾德的；佐拉與巴爾扎克雖

同爲寫實派而創作却一看就分別出來。托爾斯泰說「愛」，杜思退益夫斯奇也談「愛」，安特列夫也主張愛人道，梅德林克也講愛，太戈爾也談愛，更加上一切現代主張人道主義的文學家，說的話大致一樣，但決不是一樣。爲什麼緣故？他們的哲學多少不同，世界沒有兩個絕對一樣的創作家，但創作家却每時代都有。便是這個緣故。而他們所以創作成功，便祇在有確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所以從創作家一方面說，一篇創作必要有極好的本質，這本質便是哲學——他的哲學。但是一個人的哲學，若是沒有確定，朝信夕更，茫無所適，便也不能有好創作。譬如易卜生的『木偶之家』中的諾拉，若是易卜生沒有確定的人生觀時，則諾拉的人格也決不確定的，若諾拉的人格不確定，則這本劇就算完了。所以我主張必要有了你自己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纔能有好創作。現在中國的作者最大的毛病，便是沒有確定的人生觀，這自然沒有好創作了。至於那些專堆濫調，專寫情書，專做歪詩的人物，不要說他自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便是作品中的人物也是講到那裏筆到那裏，更不用談起了。

還有一層。凡是那些一種描寫自身的作品，都比別的作品好。因為他是寫他自己的哲學，所以格外真。（比如冰心女士的作品和地出兄的『三天的乞丐』（此文雖係筆記體我看比他別的作品好的多）因為差不多都是發表他們自己的哲學的。）「真」是創作的一個必要的條件。至於創作之翻譯一層，我以為翻譯某人的作品必須要略略知道他的哲學才行，否則恐怕完全失了原作的本意。然而無論怎樣好的翻譯，亦未必就能『絲絲入扣』呵。

三

前面的話說的極寬泛，似乎還不够。我前面說過創作包含詩，小說，劇本和其他，現在且分別開來略說一說。

我們且先說詩。亞利士多德說『詩是一切作品中最哲學的。』他這句話雖是太泛，然而已將「詩與哲學」的問題提出來了。其實文學是人生的表現，詩是文學中之一部分，比較的注意想像和感情的。所以詩便是想像與感情中得來的人生的批評。凡是好詩都是如

此詩的好處是他有他的顯現的能力。詩能將人生宇宙中的美，精神的意義等的我們所不得見顯現出來。這樣詩與人生是極有關係的。所以馬太阿諾特 (Matthew Arnold) 說道詩根本上就是人生的批評；詩人之所以偉大者以其能將理想很有力的很美的應用到人生上去，去答覆這「怎樣生活」的問題。庫力利治 (Coleridge) 說，沒有一個人可以作大詩人而不是一位大哲學家的。從這句話推論便可以說詩若不包含一種哲學便不能算好詩。因此若要創作好詩，必須要研究哲學。要「哲學的詩」纔算好詩。太戈爾便是一個好例。

四

其次便談小說和戲劇。一種小說必有一種主張，而小說中的人物便各人有各人的見解，這便是哲學。無論那一種小說都表示一種人生觀和人生的問題。小說是直接表現人生的。不論是那個小說家，是那一種小說，所敘述，所想像的都是人生的一部或全部。講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人們的思想，人們的感情，人們的行動，以及人們的喜怒哀樂，和人們的成功與失敗。這樣說來，可見小說家決不能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了。況且一部小說不論是

事實與否，或者是假設的事實，或者竟完全是象徵，或是提出一種問題的解答，都不能不有自己的主意。換句話說，自己必有個見解——這便是哲學。戲劇呢，也和小說一般。差不多可以說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生與社會的縮影——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現代的小說家和戲劇作家如梅德林克、夏芝、威爾士（H. G. Wells,）高士倭綏等的作品，沒有一種不是直接間接發表他們的哲學的，所以要創作好小說和戲劇，亦必要有哲學做這種作品的本質。沒有哲學，決不能創作好小說和戲劇。

五

從上面四段，可歸納得下列之結論。

（一）哲學是文學的創作的本質。要「哲學的」創作纔是真創作。

（二）所謂哲學，便是人生觀與世界觀。而文學家必須要有他的確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纔有好創作。

（三）無論是詩、小說、劇本，都是一樣的。

現在的創作家呵，我勸你們趕快創造你們的哲學，確定你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來創造「真的文學。」

考試期間，倉猝爲此，意多未盡，或且太偏，希讀者指正。

(五)創作的要素

葉紹鈞

現在的創作家，人生觀在水平線以上的，撰著的作品可以說有一個一致的普遍的傾向，就是對於黑暗勢力的反抗。最多見的是寫出家庭的慘狀，社會的悲劇，和兵亂的災難，而表示反抗的意思。這確是現時非常急需和重要的，創作家將這副重擔子挑上自己的肩，至少是將來的樂觀的一絲兒萌芽。但是有些情形覺得不很壓足我的期望。隨筆寫出來供大家討論。

有許多作品，所描寫的誠屬一種黑暗的情形，但是（一）採取的材料非常隨便，沒有抉

擇取舍的意思存乎其間；(二)或者專描事情的外相，而不能表現出內在的實際；(三)或者意思雖能表出，而質和形都是非常單調。凡屬於這等情形的，就要減損作品自身的深切動人的效力。

試想天下的事物，人類的情思，是何等地繁多，即單就黑暗方面的而言，也是不可數計。在這不可數計之中，取出一件事物一個情思來，著爲文字，要使人人都能感動，隨着文字裏的笑啼歌哭而笑啼歌哭，當然要選擇其中最精警最扼要的一件一個，更從其中選擇最精警最扼要的一段或數段，才能滿足這個願望。否則越是連篇累牘地書寫不休，越使人家的感受性趨於滯鈍，至多不過使人家從文字裏知道些怎麼怎麼的事實罷了。而文學的目的那裏在使人家知道些事實呢？

作品單摹外相的，無論如何工緻精密，不過如照片一樣，終不能成爲具有生命的東西。這個理由極爲簡單：性格的表現於畫幅，在於將最能傳神的部分充分揮寫，而不重要的部分竟可棄去不寫，這並非疎略，正以見創造的藝術手腕，所以能成其爲具有生命的畫幅。

照相法則纖屑靡遺，無論是極不重要的地方也死板板地留下痕跡，而最能傳神的地方又事同一例，並不特地爲他表出內面的精神。大家說這是極肖似的一個照相，誠然。但肖似的是外面的浮影，內在的實際在那裏呢？單寫事情的外相的文學作品就有與這個同樣的情形。更有一類，於細屑不重要的地方也支離破碎地描寫，其實是不需要的，不但見增益全篇的完美，反而破壞了全篇的渾凝——離析渾凝的而爲各各判離的。欲知其得失，也可以繪事相喻：一篇文學作品無異一幅精神充足的畫，現在彷彿止畫了多幅剖面圖和斷面圖，縱極精密，怎能引起人家和賞鑑精神充足的畫時同樣的情緒呢？

要表顯出一個情意，須要適度的材料。要使這個材料具有生命，入人之心，須要用最適切於表現這個材料的一個方式。有些創作，往往有材料不足之嫌。譬如事實，還沒充實，已遭采擷，使吃的人不滿所欲，非常惋惜。有些納種種事物情思於同一方式之中，或者襲用古來的近時的本土的異域的方式範圍自己的材料，間接以限制自己的情意。譬如行路，明明有寬闊的大道，却受一種勢力的牽引，竟入了逼仄的狹巷，就難免有形或無形的損害。

綜觀以上的意思，知現時的創作家須注意的是：（一）要取精當的材料；（二）要表現一切的内形的真際；（三）要使質和形都是和諧的自由的。

惟其於上述幾端不盡能做到，所以所描寫所表現的黑暗止是一隅，止是小端，所以新與文學對於中國民族沒有什麼影響。到了盡能做到的時候，文學就有一種神異的力，他一定能夠寫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潛的黑暗，使酣睡不願醒的大羣也會跳將起來。達到這個時候的遲早，全視創作家的努力如何。創作家努力！

我以為從積極方面表示一種理想，這是我們所願欲而且是可能的，也未嘗不可。他一樣也反抗黑暗，他的真誠和希望一樣可以感動人。而且創作家倘若不拘拘於主義和派別，則理想和現實亦將兩忘，只記有人生而已。我寫這些話沒有精當的意思，和不能做到自己所說的話，都是我的慚愧。但供人討論和於此努力都是我的願欲。

六，七，夜。

（三）社會背景與創作

郎 損

中國有幾句古話：『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這就是說，什麼樣的社會背景便會產出什麼樣的文學來，這幾句話的觀察本來是不错的，但一向的人都以為「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的「音」是「治世」「亂世」「亡國」之「兆」，却未免錯了！我們可說正因為是亂世，所以文學的色調要成了怨以怒；是怨以怒的社會背景產生出怨以怒的文學，不是先有了怨以怒的文學然後造成怨以怒的社會背景！我們又該知道：在亂世的文學作品而能怨以怒的，正是極合理的事，正證明當時的文學家能夠盡他的職務！

上面說的那段理由如果用批評文學上的話頭來做註解，就是：凡被迫害的民族的文學總是多表現殘酷怨怒等等病理的思想。這也不是沒有證據的；只看俄國匈牙利波蘭猶太的現代文學便可以明白。俄國文人自戈果里（Gogol）以至現代作家，沒有一個人的作品不是描寫黑暗專制，同情於被損害者的文學；波蘭和猶太因為處境更不如俄國人，連祖國都沒有了，天天受強民族的魚肉，所以他的文學更有一種特別的色彩。顯克微支的著作

裏表現本國人的愚魯正直，他國人的橫暴狡詐，於同情於被損害者外，把人類共同的弱點也抉露出來了。猶太作家如潘萊士 (Porez) 和林奈士基 (Linetki) 的作品都於失望中還作希望；賓斯奇 (Pinski) 的作品裏的意思更爲廣闊，他把全人類的弱點表暴出來，所著短篇劇本『一塊錢』諷刺人類全體的獸性的行爲，真是深刻極了。短篇集『誘惑』也是同一的色彩。阿肯 (Asch) 的『復讎之神』和『摩西老人』把宗教上果報的意思用寫實主義的方法描寫，對於爲惡的人們的憐憫，使讀者得起異樣的同情。匈牙利似乎是例外不同一點，懷念祖國的古代文化和愛國主義的思想充滿在孚洛斯麥底 (M. Vörös Marty) 裴都菲 (A. Petöfi) 亞拉奈 (J. Arany) 的詩歌裏，盡過了同情於被損害者的思想；然而這也是匈牙利的特別國情有以致之。匈牙利自從受土耳其侵掠以至現代，沒有一天不在他民族侵害之下，保存宗教，保存祖國，保存國風，是匈牙利人全部精神之所寄，他們的仇敵，只是一個——來征服他們的強民族；——他們不像俄國人，要在國內向自己的暴君爭自由，也不像波蘭和猶太，沒有自己的祖國；所以祖國主義的思想，特別占勢。這也是從社會

背景自然產生的結果，正可作「文學是時代反映」的強硬證據了。

上面說了那許多廢話，只想表明「怨以怒」的文學正是亂世文學的正宗，而真的文學也只是反映時代的文學。我們現在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社會背景？應該產生怎樣的創作？由淺處看來，現在社會內兵荒屢見，人人感着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說是「亂世」了，反映這時代的創作應該怎樣的悲慘動人呵！如再進一層觀察，頑固守舊的老人和向新進取的青年，思想上衝突極利害，應該有易卜生的『少年社會』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一樣的作品來表現他；遲緩而惰性的國民性應該有觀察洛甫（A. Contcharov）的『Oblokov』一般的小說來表現他；教育界的蠹蟲就應該有像梭羅古勃的『小鬼』裏的披雷道諾夫來描寫他；鄉民的愚拙正直可憐和「壞秀才」的舞文橫霸，就應該有像顯克微支的『炭畫』一樣的小說來描寫……這樣的反映時代的創作現在還不能看見。不特大成功的沒有，便連試作這企圖的作品也少概見；在這一點上看來，似乎現在的創作家太忽略了眼前的社會背景了。中國新文學只在醞釀時代，在勢不能便有怎樣成功的創作，這時期的

關係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最大的原因還是作家自身的環境。國內創作小說的人大都是念書研究學問的人，未曾在第四階級社會內有過經驗，像高爾基之做過餅師，陀斯妥夫斯基之流過西伯利亞。印象既然不深，描寫如何能真？所以反映痛苦的社會背景的小說不能出現了。此外尚有一個原因——雖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中國古來文人對於文學作品祇視為抒情敘意的東西；這歷史的重擔直到現在還有餘威，雖然近年來作家力矯斯弊，到底還不能完全泯滅痕跡，無形之中，也把創作家的才能束縛了不少呢。

話雖如此說了，到底不便一筆抹殺，說現在創作界內竟完全沒有表現生活的作品；描寫社會生活之一角的小說，現在見過很多，只不過沒有描寫點廣闊氣魄深厚的作品罷了。在那些描寫社會生活一角的小說中，最多見的是戀愛小說；而描寫婚姻不自由的小說，又占了一大部分。婚姻問題的確是青年們目前的一大問題，文學上多描寫，豈得謂過？但這樣的把他看作全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不嫌輕重失當麼？而且許多的婚姻描寫創作中又只是一般面目——就是甲男乙女，由父母作主自小訂婚，甲男長大後別有戀愛，向父

母要求取消婚約……——不也嫌無味麼？這也是我所不滿意的啊。

總之，我覺得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是於人類有關係的文學，在被迫害的國裏更應該注意這社會背景，所以提出一點淺近的意見，以備創作家參考。

(四)創作的我見

盧隱女士

甚麼是創作？人云亦云的街談巷議；過去的歷史記述，摹倣昔人的陳套，抄襲名著的雜湊；而名之曰『創作』，這固是今日——過渡時代欺人的創作，在中國乃多如『恆河沙數』，不過稍具文學知識的人，對此不免『齒冷』了。

足稱創作的作品，唯一不可缺的就是個性——藝術的結晶，便是主觀——個性的情感，這種情感絕不是萬人一律的，縱使『英雄所見略同』，也不過是『略同』，絕不是竟同，因個性的不同，所以甲乙二人同時觀察一件事物，其所得的結果必各據一面，對於其所得

的某點，發生一種強烈聯想，和熱情，遂形成一種文藝，這種文藝使人看了，能發生同情和刺激，就便是真正的創作。

宇宙間的森羅萬象，幽玄神妙——常人耳目所不易聞見，和觀察不到的地方，創作家都能逐點的把他輕描淺抹的表現出來，無形之中，使人類受到極大的感化，所以創作家的作品，是人類的精神的糧——！創作家的價值於此可見。

創作家的可貴既如上述，但因其有絕大的影響力，所以他所負的責任也非常大。故我對於創作的意見，不能不略說一二……

創作家的作品，完全是藝術的表現，但是藝術有兩種：就是人生的藝術（Arts for life's sake），和藝術的藝術（Arts for art's sake）。這兩者的爭論，紛紛莫衷一是；我個人的意見對於兩者亦正無偏向。創作者當時的感情的衝動，異常神祕，此時即就其本色描寫出來。因感情的節調，而成一種和諧的美，這種作品，雖說是為藝術的藝術，但其價值是萬不容否認的了。

今更進而論內容的趨向。人類社會，各種現象，固是千差萬別，但總而言之，其所演成者，不外悲劇喜劇二種而已。喜劇的寫描，易使人笑樂，但印象不深，瞬息即杳，因喜樂的事，其性不普遍，故感人不切，難引起人的同情。至於悲劇的描寫，則多沉痛哀戚，而舉世的人，上而貴族，下而平民，慘悽苦痛的事情則無人無之，所以這種作品至易感人，而能引起人們的反省。況今日的世界，天災人禍，相繼而來，社會上但見愁雲慘霧，瀰漫空際，民不聊生，人多樂死；但一部分人又酣歌醉酒，昏沉終日，貧富不均，階級森嚴，人們但感苦悶，終至日趨頹唐，不知求所以苦悶的原因，從黑暗中尋覓光明，遂致苦上加苦，生趣毫無，自殺的青年一天增加一天，其愁慘真不忍細說；所以創作家對於這種社會的悲劇，應用熱烈的同情，沉痛的語調描寫出來，使身受痛苦的人，一方面得到同情絕大的慰藉，一方面引起其自覺心，努力奮鬥，從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方不負創作家的責任。

不過人們當苦痛到極點的時候，悲劇描寫的同情固可以慰藉他，但作品之中不可過趨向絕望的一途，因為青年人往往感『生的苦悶』，極易受示唆，若描寫過於使人喪膽短

氣，必弄成峻使人們自殺的結果，所以必於悲苦之中寓生路——這是我對於創作內容傾向的意見。

(五) 平凡與纖巧

鄭振鐸

現在中國文學界的成績還一點沒有呢！做創作的人雖然不少；但是成功的，却沒有什麼人。把現在已發表的創作大概看了一看，覺得他們的弊病很多。第一是思想與題材太淺薄太單調了。大部分的創作，都是說家庭的痛苦，或是對勞動者表同情，或是敘戀愛的事實；千篇一律，不惟思想有些相同，就是事實也限於極小的範圍。並且情緒也不深沉；讀者看了以後，只覺得平凡，只覺得淺薄；無餘味；毫沒有深刻的印象留在腦中。第二是描寫的藝術太差了。他們描寫的手段，都極粗淺，只從表面上去描摹，而不能表現所描寫的人與事物的個性，內心與精神。用字也陳陳相因；布局也陳陳相因。聚許多不同的人的作品在一起而讀之，

並不覺得是不同的人所做的。在藝術方面講，現在的作家實在太沒有獨創的精神了。有幾個人藝術很好，却又病於纖巧；似乎有些專注意於文字的修飾而忘了創作的本意的毛病。總之，缺乏個性，與思想單調，實是現在作者的通病。

單用了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的名辭來號召，實不能起他們的沈疴，因為思想與情緒與藝術是文學的根本元素。無論是寫實派也好，是象徵派也好，是印象派也好，如果他們的思想不高超，情緒不深沈，藝術不精微美麗，那末，他們的作品，都是不配稱為文學的。所以在現在的時候，崇奉什麼主義，還是第二件要緊的事；開宗明義第一章還是要從根本上着力。藝術的好壞是必須『學而後能』的。思想與情緒的深刻與否，就有些天才的關係了。思想囿於平凡之域的，情緒不大深沈的，藝術雖極佳，只能使他的作品成為很精緻的平凡的雕斲品而已。如果思想與情緒能高超而深入，藝術就是差些也是不要緊的。因為這終是可學而能的。所以現在的時候，要求粗枝大葉的創作，似較纖巧的創作為尤甚。

我們不立刻求我們的創作，能美麗如屠格涅甫，能精巧如莎士比亞；祇求其能不落平

凡祇求其能以自己的哭聲與淚珠，引起讀者的哭聲與淚珠而已。

平凡與淺薄是現在創作界的致命傷。從事創作的人應該於此極端注意。

(六) 怎樣去創作

王世瑛女士

在現在中國新文學剛剛萌芽的時代，各種文藝創作作品中，短篇小說可算最盛。偶而看到一兩篇很滿意底小說，覺得他們所寫底景真情勢，使人悲歌讚嘆，如身入其境；却都是眼前淺近事實，我們耳目所及，感想得到底；不過他們先得我心，把他實寫出來罷了。人人都有經驗，都有感想，祇要筆墨寫得出來，便是小說；那麼，小說創作不是不難了？可是實際不然；現在把我的感想寫一點在下面罷：

一篇小說的可貴，不在事實底描寫可以動人。非常底事實，起非常底情感，拿非常底筆墨表現出來，固然不難使讀者也動強烈底情感。但是這種非常事實，不是人生常態；有了時

也容易受人注意，用不着描寫底工夫。最好是就平常生活中取材——常人所注意不到底，經文藝寫出，却都有至情至理發現出來——這種描寫最容易平淡，容易沒有精采，不能感動人。然而也唯是這種的小說方才近情近理，村嫗都懂；而又耐人深味。

敘述許多事實，成爲一篇小說，要使讀者起或種情感，像我們自己所感底，必定我們自己對於這件事實，先有濃厚真摯底同情，很自然地表現出來，才能深入人心。但是，我們感情狀態是變化不居底，往往臨事發感，事過情遷；對於某種事實，起某種情感——那時候底心理狀態和生理狀態如何——追憶起來，很難保其不變之度。那麼，怎樣能够在文藝上再現，使字裏行間無形地流露出來呢？許多小說，關於這種描寫，有時太過——譬如事實原來平常，而所發情感太激烈了——有時不及——很動感底事實，却平淡置之——自然都不算是好小說！非得精心體會，鄭重下筆不可。

做小說很要緊的是「想像」，「想像」是真實底設想，和幻想迥然不同。所以想像還是根據事實。倘若作者對於社會情形不熟悉，寫來與實際相差太遠，縱使極細徹底地方，也

要失去文藝上真的價值。所以憑空虛構底小說，還是不能不根據事實；小說家不明白社會真相，是不成功的！

一篇小說，總有作者本意所在；不過爲寫時助興，不能不有餘意。往往下筆寫時，在文字或意思上，所生底餘意太複雜了——自然然而聯想來底——作者不覺，信手寫來，不忍割愛；使意義散漫，讀者祇覺得是囉叨，是廢話，祇覺得乾燥無味罷了！這是在於作者沒有剔洗精煉的工夫。

我對於小說，沒有什麼經驗。以上諸點，文藝家看來雖然不成問題；但是在我自己，已經足夠使我擱筆不敢做小說了！我想初學作者——有嗜好於斯，而工夫沒到底——也許有同感？那麼，出醜不如藏拙；也省得污辱了神聖底文藝，我們還是努力先用一番研究底工夫罷！

研究也不是一朝一夕可期底。我想：第一要有文學的修養——要自我底精神與宇宙同化，與萬物表同情——第二要了解人生意義——知道人生價值所在，隨在都可發揮！

——第三要留心社會各方面底考察，揭出他底真相。第四要直接慎重於文章修飾底工夫，合於美底方式。

不過，有一種心理上底病態：我們興之所至，成功一篇著作。當時多半自覺滿意，很少能夠察出壞處——雖然過後也許明白——又加以人們都有愛發表底通性——既然做出，好像都很願意給人看看——所以終久都發表出來了，白費許多筆墨，和紙，來冒充新文學；實在可痛心而無可奈何底！因此不能不希望於忠心底批評家，把他具體的批評出來，希望他慢慢進步——這種間接的貢獻於文藝界，功用更大實在很重要底！

(七) 創作底三寶和鑑賞底四依

許地山

雁冰，聖陶，振鐸諸君發起創作討論，叫我也加入。我知道凡關於創作底理論他們一定說得很周到，不必我再提起，我對於這個討論只能用個人如豆的眼光寫些少出來。

現代文學界雖有理想主義 (Idealism) 和寫實主義 (Realism) 兩大傾向，但不論如何，在創作者這方面寫出來底文字總要具有「創作三寶」纔能參有文壇底上禪。創作底三寶不是佛、法、僧，乃是與此佛、法、僧同一諦疇底智慧、人生和美麗。所謂創作三寶不是我底創意，從前歐西的文學家也曾主張過。我很贊許創作有這三種寶貝，所以要略略地將自己底見解陳述一下。

(一) 智慧寶 創作者個人的經驗，是他的作品底無上根基。他要受經驗底嘿示，然後所創作底方能有感力達到鑑賞者那方面。他底經驗，不論是由直接方面得來，或是由間接方面得來，只要從他理性的評度，還出那最玄妙的段落——就是個人特殊的經驗有裨益於智慧或識見底片段——描寫出來。這就是創作底第一寶。

(二) 人生寶 創作者底生活和經驗既是人間的，所以他底作品需含有人生的原素。人間生活不能離開道德的形式；創作者所描寫底縱然是一種不道德的事實，但他底筆力要使鑑賞者有『見不肯而內自省』底反感，纔能算為佳作。即使他是一位神祕派，象徵派，

或唯美派底作家，他也需將所描那些虛無縹渺的，或超越人間生活的事情化爲人間的，使之和現實或理想的道德生活相表裏。這就是創作底第二寶。

(三)美麗寶 美麗本是不能獨立的，他要有所附麗纔能充分地表現出來。所以要有樂器、歌喉，纔能表現聲音美；要有光闇、油彩，纔能表現顏色美；要有綺語、麗詞，纔能表現思想美。若是沒有樂器、光闇、言文等，那所謂美就無着落，也就不能存在。單純的文藝創作——如小說、詩歌之類——底審美限度，只在文字底組織上頭；至於戲劇，非得具有上述三種美麗不可。因爲美有附麗的性質，故此，列他爲創作底第三寶。

雖然，這三寶也是不能彼此分離底。一篇作品，若缺乏第二、第三寶，必定成爲一種哲學或科學底記載；若是只有第二寶，便成爲勸善文；只有第三寶，便成爲一種六朝式的文章。所以我說這三寶是三是一，不能分離。換句說話，這就是創作界底三位一體。

已經說完創作底三寶，那鑑賞底四依是什麼呢？佛敎古德說過一句話，『心如工畫師，善畫諸世間。』文藝的創作就是用心寫畫諸世間底事物。冷熱諸色，在畫片上本是一樣地

好看，一樣地當用，不論什麼派底畫家，有等擅於用熱色，喜歡用熱色；有等擅於用冷色，喜歡用冷色；設若鑑賞者是喜歡熱色底，他自然不能賞識那愛用冷色底畫家底作品。他要批評（批評就是鑑賞後底自感）時，必需了解那主觀方面底習性，用意和手法纔成。對於文藝底鑑賞，亦復如是。

現在有些人還有那種批評的剛愎性，他們對於一種作品若不了解，或不合自己意見時，不說自己不懂，或說不符我見，便爾下一個強烈的否定，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妙。這等人物，鑑賞還夠不上，自然不能有什麼好批評。我對於鑑賞方面，很久就想發表些鄙見，現在因為講起創作，就聯到這問題上頭。不過這裏篇幅有限，不能容盡量陳說，只能將那常存在我心裏底鑑賞四依提出些少便了。

佛家底四依是：『依義不依語；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鑑賞家底四依也和這個差不多。現時就在每依之下說一兩句話——

（一）依義 對於一種作品，不管他是用什麼方言，籍內有什麼方言參雜在內，只要令

人了解或感受作者所要標明底義諦，便可以過得去。鑑賞者不必指摘這句是土話，那句不雅馴，當知真理有時會從土話裏表現出來。

(二) 依法 須要明了主觀——作者——方面底世界觀和人生觀，看他能够在藝術作品上充分地表現出來不能。他底思想在作品上是否有系統。至於個人感情需要暫時擱開，凡有褒貶不及人，不受感情底轉移。

(三) 依智 凡有描寫不外是人間的生活，而生活底一段一落，難保沒有約莫相同之點，鑑賞也不能因其相像而遂說他是落了舊者窠臼底。約莫相同的事物很多，不過看創作者怎樣把他們表現出來，譬如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常人視若無足輕重，然而一到創作者眼裏便能將自己底觀念和那事情融化；經他一番地洗染，便成爲新奇動聽的創作。所以鑑賞創作，要依智慧，不要依賴一般識見。

(四) 依了義 有時創作者底表現力過於超邁，或所記情節出乎鑑賞者經驗之外，那麼，鑑賞者須在細心推究之後纔可以下批評。不然就不妨自謙一點，說聲『不知所謂，不敢』

強解。』對於一種作品，若是自己還不大懂得，那所批評底，怎能有徹底的論斷呢？

總之，批評是一種專門工夫，我也不大在行，不過隨緣訴說幾句罷了。有的人用批八股文或才子書底方法來批評創作，甚至毀譽於作者自身，若是了解鑑賞四依，那會釀成許多筆墨官司！

（八）我對於創作家的希望

說 難

我對於文學是個門外漢，我以下所說的，要請讀者下一嚴重的審查；因為我的見解不
一定是靠得住的。

我國近來為世界文學潮流所衝盪，要想做創作家的人，也大大的增加起來了，——
作家要思想和藝術方面都有價值的，我是傾向人生藝術說的人，所以如此主張，而且世界
和我國人最近的傾向，也是如此——所發表的創作，也自不少；這是很好的現象，我極歡迎，

而且這般要想做創作家的，他的志向大概是爲着反抗黑暗社會，他思想的出發點也是不差。其中思想方面已經到達成熟的程度，而且了解藝術的手段而能運用得巧妙的人，自然也還不少，所以我對這一般新文學家，不免有好幾層的希望。

第一層，要曉得我們不是把文學來訴自己的苦，（文學中悲劇爲多而在今日之中國尤爲需要，故我專就這方面說）也不是專拿來替自己以外的個人訴苦；不過文學是要具體的表現，不得不取材於個人的事件罷了。假如我們做個小說，或者劇本，是一定要拿一個特定的人來做主人翁，所敘述的固然是個人的事實，但作者眼光同時要注到社會的全體，而且要注到自然界的全體，不過拿個人做社會全體及自然界全體的代表了。譬如做戀愛小說，願力所在，是要替普天下男女打抱不平，更進幾層說，是要揭破自然界（廣義）一部的無謂糾紛，不是替一兩個懷春的士女出相互占有不遂的氣，什麼叫做戀愛神聖，不外說戀愛的自由化和高尚化最有價值罷了。人類全般舉動，都要自由化高尚化，戀愛不過人類舉動中之一事。我們就拿此事狠狠的發揮一下，其實我們眼光是要注到人類舉動全般

的自由化和高尚化；所以他們的戀愛行爲有害於他們別的更重大之職務——即他種更重行爲之高尚化和自由化時，斷斷不得叫做神聖。近來頗有一部分關於戀愛的創作，他所代表的思想還未脫十八世紀前的舊思想的窠臼，還是代表一派偏狹的快樂主義，和最近的思潮，還有隔膜；從今以後，如果個個創作家都能夠把新文化的燒點認清，就可不至有此等目的錯誤的現象了。

第二層，我們中國創作家的終極的目的，和世界創作家自然也是一樣，但是我們要曉得我們所擔任的是中國一部分，要將中國社會的黑暗腐敗的實情，描寫得格外深切，是以作物的內容要係多數人所能感受的苦痛，和刺激較深關係較大的苦痛；譬如非殺主義的文學，專描寫動物被虐的苦，在他們社會文明程度較高而且宗教觀念較豐富的人，自然能很受刺激，若是在我們拿人身做買賣凌虐婢僕的事到處都有的社會，那裏能夠說得上對於虐待動物的同情呢？若是拿此等事實做創作的材料，恐怕有許多人總是漠然，甚且日爲迂闊。又如家族的黑暗在他們已脫離大家族時代的社會，只要揭破小家族的黑幕便够了，

我們社會尚有許多地方未脫離大家族生活，所以我們創作家兼要搜集大家族專制黑暗的材料，藉以催促那受大家族束縛的人之猛省。以上所述是就創作物應該注重的標題內容而言，至於敘述的情節和描寫的方法，何處宜濃，何處宜淡，何事宜繁，何事宜簡，除拿藝術的眼光做取捨標準外，別須具一副深通國情的眼光。這並不是要文學家去迎合社會心理，乃是請文學家去注意社會的需要。

第三層，我們所要創作的，是平民文學，不是貴族文學；我們既是平民之友，所以要使作品適合於多數人的理解力。因此，我們對於所用的工具不能不費一番的苦心。近來的創作品中，有一部分於使用工具固然頗極巧妙，但其所用之工具，似乎尚要考究。第一事就是新術語務要少用，我們社會對於科學的常識，還是貧乏，比不得他們較進步的社會已將此等術語當作尋常茶飯的。物中如使用此等術語太多，結果必至使讀者不能卒讀而且有時過於多用，頗有害於作品內容之確實性。譬如敘一個工人的談話中間，夾了許多「義務」、「責任」、「犧牲」等術語，和實際工人談話的內容口氣，差得太遠，如何能夠引起讀者快

感呢？即從文學本身的價值言，似亦未免有損。第二事，敘述的語法，不宜過於歐化；我不是反對歐化文的，而且我相信將來通行語言的組織可有一大部分趨於歐化，但是此時尚說不上這裏，而且也沒有全然歐化的必要。有的人說外來的思想有非歐化文不能達出的；而且敘述上用了歐化文，有時可以格外敘述得簡鍊深刻。這話自然也有理由，但我却不以為便是全面的真理。因為一個創作物中直接輸入外來思想者止占一小部分，而且比一小部分也不見得全屬非用歐化文便達不出的；至於敘述方面純用歐化文，固然是可表現一種的美——也許這種的美是在文學上是最美——兩害相權，取其輕者，我意此時似不能略把主張歐化文的見解犧牲些，以求適合於社會。外來小說或劇本翻譯的方面，我對直譯說雖不能不表相當的同情，至於創作，我以為歐化文主義是不易貫徹，而且不宜貫徹的。

以上三件的希望，說來是很容易；但要做到，恐怕須痛下一番工夫。除了感情的鍛鍊修正和藝術力的涵養之外，實際社會是不能不投身考察的。文學（廣義）中之文法語法方面，是不能不分心研究的，舊來之語體小說，是不能不參考的。新聞紙第三面的紀事，是不能不

多看的。而且街談巷議和許多外行人的議論，也是不能不虛心聽受的。（虛心聽受，非即捨己從人之謂。）凡要想做創作家而且自己承認有多少文學天才的人，只要能於決定方針之後做了這番準備工夫，選擇與自己方針發展上相宜的環境，在在留心考察，對於黑暗社會的——中國的社會——觀察力，自然會一天深刻一天，對於黑暗社會——中國社會——的同情，自然會一天熱烈一天，見的真切，感的真切，自然會寫的真切，那麼對於材料的選擇和工具的運用，自然能遊刃有餘，面面俱到，結果自然能夠成個創作家。創作家難做，在中國要成個創作家尤不容易。我的意見如此。

（九）創作的前途

沈雁冰

如果我們假定文學是時代的反映，社會背景的圖畫，那麼，在中國現在社會情形底下，怎樣的創作是我們應當有而又必然要有的？

再如果假定文學雖是時代的反映，社會背景的圖畫，然而或隱或顯必然含有對於當代罪惡反抗的意思和對於未來光明的信仰；那麼，在中國現在社會情形之下，怎樣的創作是我們應當有而又必需的？

中國現在社會的背景是什麼？從表面上看，經濟困難，內政竄敗，兵禍，天災……表面的現象，大可以用「痛苦」兩個字來包括。再揭開表面去看，覺得「混亂」與「煩悶」也大概可以包括了現社會之內的生活。現社會中的人，似乎可分為三流：（A）絲毫不曾受着西方文化影響的純粹中國式的老百姓，是一流；（B）受着西方文化影響，主張勇敢進取的，又是一流；（C）介乎兩者之間的，不主張復古而又不主張激烈的新主義的，又是一流；這三條對角線的伸縮就形成了現在中國社會思想之外殼。中國社會情形將來要變成什麼樣子，也全恃乎這三條對角線伸縮的程度誰強誰弱而定。粗說一句，一方面描寫這三條對角線的現象，一方面又隱隱指出未來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這便是當今創作家最重大的職務。細說起來，創作家很應該把上述形成社會的三流人們的思想行事，細細描

寫，在各方面都創作偉大的著作來。例如(A)流的人，就應該有幾部大著作來描寫他們。因為他們的思想很可以代表部分的中國式的思想。他們是完全不觸著西方文化的，所以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信仰有他們自己的理想；一言以蔽之，有他們自己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他們的心志是穩定的，他們的慾望是簡短的，他們的心是潔白而良善的，他們好「舊」，因為他們覺得在他們周圍的「舊」並不見得不好。他們是退讓的，無抵抗的；如果現代的世界不是現在那麼樣的，却是「葛天」「無懷」的時代；則他們那樣的生活路子 and 思想型式，原是極好的。不幸不是，所以他們是比較的不適宜於環境的了。中國描寫此流人的生活和生活思想的小說，本來有過不少，只可惜都描寫壞了！把忠厚善良的老百姓，都描寫成愚驢可厭的蠢物，令人誹笑，不令人起同情。嚴格說來，簡直沒有一部描寫中國式老百姓的小說，配得上稱為真的文學作品。如果這些本來的中國式的思想，是對於人類全體的精神生活毫無關係的，而且對於中國民族精神將來的發展也是毫無關係，那自然沒有偉大的文學著作來描寫他也罷；如果不然，而且覺得借此可以促進人類情感相互間之了解的，那麼這一流

小說的發生，真是不容緩了。

新舊思想的衝突，確是現在重大而耐人焦慮的問題。現在創作中描寫新舊思想衝突的作品，雖都是短篇的，却也已經不少。尤其是描寫新舊人物對於婚姻問題女子求學問題的小說，居其多數，但尙沒有一本小說把新舊思想不同的要點，及其衝突的根本原因，用極驚人的文字，赤裸裸地描寫出來，像屠格涅甫的『父與子』一般這似乎也是個缺點。其次，現在青年的煩悶，已到了極點。煩悶的原因：一方是因為舊勢力的迫壓太重，社會的惰性太深，使人覺得前途絕少光明，因而悲觀；一方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思想迷亂。思想迷亂的原因：（一）是因為對於新思想不很澈底了解，以為新思想中頗多自相衝突的理論，因而懷疑，信仰不堅；（二）呢，或因信仰過甚，欲舉一切問題都請新思想來解決，因而對於新思想的「能力」懷疑——這二者都使人思想迷亂。既迷亂了，未有不煩悶的，由煩悶產生的惡果，一是厭世主義，一是享樂主義——這是兩個極端。介乎兩極端之中的，便是平凡的麻木生活。厭世是反常的，享樂是本能的；我們青年煩悶的結果，到底是趨於厭世呢，或趨於享樂呢，現在

誰也不敢預斷。照現在表面上的現象看來，似乎厭世享樂已經都有一點，但我敢說將來恐怕還是趨向於享樂的方面多。享樂主義的潛勢力正在一天一天增加；我們試看主張自由結婚者的言論都以自由能得快樂為第一義，而毫不講到人格獨立問題，似乎覺得青年的見解已經不能深遠，而能引起他們的活動力的，也只有快樂罷了。

青年的煩悶，煩悶後的趨向，趨向的先兆……都是現在重大的問題，應該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的；而且不僅是表現罷了，應該把光明的路，指導給煩悶者，使新信仰與新理想重復在他們心中震盪起來。現時真應該有一部小說描寫出在「水深火熱」之下的青年，不惟不受因了挫折而致頹喪，反把他的意志愈煉愈堅，信仰愈磨愈固，拿不求近功信託真理的精神，去和黑暗奮鬥；有如俄國現代文學家猶希克維基（S. Yushkevitch）所做的『餓者』與『鎮中』（皆劇本）寫餓到要死的人還是竭力要保持他的奮鬥精神不露一絲倦態，一毫失望！這樣的著作，真是黑暗中的一道光明，我們所渴望的呵！

我們覺得文學的使命是聲訴現代人的煩悶，幫助人們擺脫幾千年來歷史遺傳的人

類共有的偏心與弱點，使那無形中還受着歷史束縛的現代人的情感能够互相溝通，使人與人中間的無形的界線漸漸泯滅；文學的背景是全人類的背景，所訴的情感自是全人類共通的情感。只因現在世界的人們還不能是純然世界的人，多少總帶着一點祖國的氣味，所以文學創作品中難免都帶一點本國的情調，反映的背景也難免要多偏在本國了。但一方面總要使作品中的情感總是世界之人大家能理會得的；這怕也是現在創作家要注意的了。

我覺得現在對於創作界上個積極的條陳，無論如何總有點參考，所以就把我一時的感想寫下來了。

(十)發揮個性表現自己

冰心女士

法國微納特 Venet 說『文學包含一切書寫品，只凡是可以綜合的，以作者生平湧現

於他人之前的。』我看他這一段文學界說，比別人所定的，都精確，都周到。

一本黃曆，一張招貼，別人看了不知是出於何人的手筆的，自然算不得文學了。一本算術或化學，不能一看就使人認得是那位數學家，化學家編的，也不能稱爲文學。一篇墓誌或壽文，滿紙虛偽的頌揚，矯揉的歎惋，私塾或是學校裏規定的文課宮國強兵，東抄西襲，說得天花亂墜；然而絲毫不含有個性的，無論他筆法如何謹嚴，詞藻如何清麗，我們也不敢承認他是文學。

抄襲的文字，是不表現自己的；勉強造作的文字也是不表現自己的，因爲他以別人的腦想爲腦想，以別人的論調爲論調。就如鸚鵡說話，留音機唱曲一般。縱然是聲音極嘹亮，韻調極悠揚，我們聽見了，對於鸚鵡和留音機的自身，起了絲毫的感想？沒有仿杜詩抄韓文，就使抄了全段，仿得逼真，也不過只是表現杜前韓愈，這其中那裏有自己！

無論是長篇，是短篇，數千言或幾十字，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可以使未曾相識的作者，全身湧現於讀者之前。他的才情、性質、人生觀，都可以歷歷的推知。而且同是使人腦中起幻像，

這作者和那作者又絕對不同的。這種的作品，纔可以稱爲文學，這樣的作者，纔可以稱爲文學家。「能表現自己」的文學，是創造的，個性的，自然的，是未經人道的，是充滿了特別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靈裏的笑語和淚珠。這其中有作者他自己的遺傳和環境，自己的地位和經驗，自己對於事物的感情和態度，絲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總而言之，這其中只是一個字「真」。所以能表現自己的文學，就是「真」的文學。

「真」的文學，是心裏有什麼，筆下寫什麼，此時此地只有「我」——或者連「我」都沒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宇宙呵，美物呵，除了在那一刹那頃融在我腦中的印象以外，無論是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都屏絕棄置，付與雲煙。只聽憑着此時此地的思潮，自由奔放，從腦中流到指上，從指上落到筆尖。微笑也好，深愁也好。灑灑落落自自然然的畫在紙上。這時節，縱然所寫是童話是瘋言，是無理由，是不思索，然而其中已經充滿了「真」。文學家！你要創造「真」的文學麼？請努力的發揮個性，表現自己。

(一一) 何謂文學創作者

王統照

文學的發源與其他的學術——心理學、哲學、美術、倫理學——都有深重的關係。因為文學必包含三個重要部分，即思想、藝術、文學。思想為文學的資料，藝術立其分別，而文學則為其介紹。試先論及第一項——思想，其分支為（照莫爾頓的分法）：

(一) 文學形式內的啓式——解釋學——神學

(二) 古代詩歌的自然研究——神話學——民間格言

(三) 哲學的思想而非在科學中專攻的——（直屬）哲學

(四) 美文學與小說而為人生的批評者——社會學

合此四者而皆有關於哲學，我們知道文學的淵泉，與古代神話有密切關係，而每種文學都含有人生的批評在內，此其一端，已胚胎後來的社會學的形成。自來研究文學的人，以哲學與文學的關係，居與其他學術的關係之上。Max Muller 曾說哲學是思想的科學，而

文學是思想表現的科學(The Science of Expression of Thought) 解釋得明白些，就是在表現與可看及的形式中表現思想的本身。例如哲學是一種心意與心靈活動的研究，而文學也是可在許多不同的語勢及形式之中爲心意及心靈活動之研究的發表。不過哲學用理智的秘鑰，作周到的開啓人生之心靈秘處的門戶，而文學則因美的文字，以情緒作基本用許多許多不同的工具——人物、事實、風景——建立成導發人類心泉的流畦而已。哲學與文學的關係，專述之能成專書，茲不具論，但以思想而組成的文學而論，則文學的創作者應該有何等的修養及知識，方爲思想作品易於成功？能有一己的人生觀，確立下思想的資料；能以將人間事實及其趣味，用一己的批評集中於某一處所；能以對於自然有崇高靈奇的領悟；能用美麗與相宜的形式寫出，四者俱全，那末；其作品縱非絕世，亦萬不至閱之乏味，聽之易睡。

固然一個文學家難能爲也是一個哲學家，社會學家，一位畫師，一位雕刻師，但他至少要悟到文學與此等學問，俱有無形的鏈鎖，而且他必有類如此等家數的靈感，在其心靈的

活動之內。

一個文學的著作者如其說他係一個創造者，還不如說他是個畫家——一個解釋者 (an interpreter) 爲確切。他從人間無量數的經驗的層中，取得一些事物；他以爲是特別有價值的或是美的，可以證明其爲真實的，他用其主觀上的精細觀察，將對象的生命與自己的情緒合一而寫出。即此一點，已足說明他有勝過「創造」二字之上的關係了。他所描寫出的事物，使我們注意，使我們留戀，使我們時時覺得牠在我們飄泛的中心占有一個位置，不止如此；他又將那些事物的意義，趣味，直率地委婉地強烈地柔軟地表示與我們，或解釋與我們。一個作家的偉大處，即在他能解釋出繁複而奇異的人間的無數經驗。他不止以「自知」爲滿足，更要傳與他人，使衆生都嘗試到並且都可去證明用共同有的互相交通的心靈。因爲文學作品不是如科學上的發明而已，更需要情緒上的協調，經驗上的解釋；無論其爲明月清風，亂流荒逕的風景與地方，也無論其爲已逝去的感傷，回憶，在將來的歡愉，恐怖，的各種情緒，甚而至於一個小小的鄰兒夜號，一個葉兒的墮下寒枝，凡在人間經驗的層集

中的事物——其行爲思想情緒都可爲文學創作者的反射鏡。他從此中可以任意選取何等資料；任意用其藝術表白描繪；任意用何種文字作介紹的工具；不過他終究是個人間經驗的解釋者。

但更進一步，試問一位文學家他怎麼能以盡其解釋人生的責任？第一須先有自己的人生觀——即自己的哲學思想。第二須有優美完善的藝術，然後方能盡其介紹之責。白勃寧以爲去注意於一個畫家的解釋的任務 *Interpretive office* 在一切的要性中與注意於一個詩人也有此等的解釋一樣。對於一種事務，詩人的是個啓示者與解釋者，比着說他是個創造者實在更爲偉大與恰切。人生如此其複雜，事象如此其混淆，詩人或小說家，用其精細的觀察，豐富的想像，巧妙的藝術，將人性及事物寫出其斷片，傾流出其情感，雖似是一部分的，而實是習見 *Familiar* 與普遍 *Universal* 的；因爲由作品中的靈魂的呼聲，喊出大道的共鳴，所謂『渭北春天』、『江東日暮』同屬離人的感念寄託之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同屬旅人的傷歎的風景；以及人物事實，在文學中莫不有此等普遍而使人記念思

導的勢力。由此可知所謂創作家的任務，只是對於人生作部分的解釋，而同時能以浹洽於普遍的心靈中，使起和鳴的弦聲而已。也有設想奇秘，取材玄異的作品。但是敘法不同，其發源處也不外乎由人生不斷的經驗中，擇取題材加以變化。例如但丁所以爲偉大文學家處，是在其神曲的成功。不過我們可以武斷一句說：神曲絕非只是建立於虛空的想像之上，而是在人間的罪惡與人間的煩苦的深處構成的，然而這樣人間的取償，他在人生的物質生活中看的透，感覺得到，觀察的明晰，而呼之以別名爲陰間 Hell 爲地獄 Purgatory 爲樂園 Paradise 的名稱，所謂這等分別，在愚昧的人看來，以爲是不可思議，以爲是故作神奇，然而在創作者看來，人間經驗的淵藪又何所不包？舉神曲一書可以推想其餘，然而同此哀樂之感，同此明月清風之地，有非抒寫得出的，有只知其感而莫能名的，這便是才稟及藝術的不同處。也如稽康所說：『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時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是人類對於情感上的共同領受，然而有的言深，有的意淺，是其思想上與藝術的區別，『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而終有『引器不齊，巧拙有素，』乃真正不

可強求的。所以文學的創作者，必合思想，藝術，及文字三者的平均發達，然後方能達到勝利的與不朽的標的。換句話，就是一個創作者必先有自己的哲學思想，而後潤色以優美的藝術，用相宜的文字敘出。

所謂人生的批評，哲學的思想，對於自然的研究，及文學形式內的啓示，都是創作者的要素。也就是一個文學的創作者必有冰雪般的聰慧，湧泉般的情感，春蠶吐絲成繭般的藝術，水銀瀉地般的觀察，合此數者，則對於人生的解釋上面，方能盡責；方能使人起同樣的心靈活動如作者自身一樣。

這樣，他方不愧爲一文學的創作者，爲一詩人，一小說家，一戲劇家，或爲一論文集。

我們知道一個創作者的使命嗎？T. S. Portor 說的最妥：『我們讀無論那本偉大的書，是爲了書的美，但牠是實在沒有牠的善 Goodness 時，我們也不能去讀牠，即是沒有在書中發現有偉大的道德與精神的啓示；這些事是顯示到我們的精神中的。』善與美如何產出於作品之中？創作者對於上述的一段，也不能不加意呵。

最小的問題與最大的發現

從無窮小的事實得到無窮大的發現，這不是值得驚奇，而是極平常的事。譬如說，胡適究竟是那個階級的學者這問題，我們是不一定要從他的煌煌大文的政治論文去看，就是從他行動上的極細小的事件，也是可以看到的。這原則，可用關於『努力月刊』的事件做一個很有興味的證明。

在『努力週報』停刊的時候，胡適他們有『努力月刊』的籌備，可是，很久仍不見這一刊物的出版。後來一個讀者，便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的『晨報附鑄』上提出關於這刊物的質疑，並要求胡適本人的答覆。這篇文章是——

努力月報到底怎樣了

蕭保璜

去年九月(?)間，胡適之先生不是在報上登過一個啓事，說快有一種『努力月報』出版，來接替『努力週報』嗎？那時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得什麼似的；因爲自週報停刊，出版界便頓時呈了一種黯淡的彩色，而我們喜讀週報（自然是『努力』）的人也同時感着一種失望的苦痛，別說精神無所寄託，意志沒有嚮導，即每禮拜日清早起來聽不到『努力報』，『請看努力報』這一類賣報童子的叫賣聲，也覺得這一天生活起了寂岑之感，覺得沙灘馬神廟一帶陡然著了幾分「灰色」，這一天的神志馬上就煩悶無聊起來；於今忽然聽到週報底弟弟又快要出世和我們做朋友，這真是何等快暢的事，不說心有所愛，即便照例也得歡喜歡喜呢。並且我很相信像週報這種刊物至少可負三種重要職務：（一）監視社會，（二）指導青年，（三）提倡學術；我相信，如果週報能繼續出

版，這三方面當然比較的有些好處：如出版界當不至叫吃乳的，騙錢的……種種魔鬼走來出風頭，鬧亂子，把這塊神聖的境域鬧得這般烏煙瘴氣；北京學生界也斷不至橫行無忌像某大某專底一班坐包車，穿西裝，住太平湖飯店「政氓」式的學生把一個高潔的學生界弄得這等齷齪腥穢；全國的心術界也斷不至弄到這般沈寂，浮淺，甚而至於那肆無忌憚的北京政府也要掩耳盜鈴像煞有介事的斂斂惡迹……這點點希望並不算奢，倘週報真能廣續『努力』，何嘗不可收點效果，也比較的慰情一些；然而牠終於停了工作，只得叫我們失望——於今一聽到月報出世，自然是樂不可支的呀，但是我們在當時雖得望梅止渴的白了一回，於今一推再推，光陰逝水，快又足足一年了，這先聲奪人的月報還是銷聲匿迹，無聞無臭，不知竄向甚麼地方去了。真叫我們納悶不了，疑惑不了！

我想胡適之先生素來勇於改革；主張的又是實用主義；號召的又見『努力』辦一個月報也不是難事，怎麼放了一度空氣之後，竟這般藏形躲影，見頭不見尾呢？呵！我知道了！近來北京政府不是鬼頭鬼腦，半耍半真的禁止了北大教員學生的出版物嗎？大概胡先生慄

於這種威令，不敢再豎旗鼓，只得俯首帖耳受著他們的裁制了。再不然，便是胡先生目擊中國社會之不可救藥，處處是瘡痍，處處是障礙，處處是死的現象，也只得心灰意懶的，作此以鳳傷麟之想，念兩聲『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流幾點冷眼淚散場，再不然，便是胡先生正要急成中國哲學史綱。沒有閒工夫做這種勾當，所以就借事發揮，遷延下去，想隨風擺舵，暗中就把這件事攔起來，好做他自己的工作。（其餘排版，校對，發行等事，自然有商務印書館負責，大概不至成爲此中困難之一吧？）依上種種疑竇，我們不得不替胡先生擔憂了。「畏威」便不配革命，「灰心」便不配說實用主義，「畏難」更不配稱「努力」，胡先生你到底幹甚麼去拉？月報之所以不出，是不是我所提出的三個莫須有的疑問所致？這是得要請你切實答覆的。如果先生真的把自己裝入了這三個銀匣子，那嗎，胡先生休矣，我們再也不敢相信，不敢佩服了。

近來過的生活總是煩悶悶的，一念到『努力』，又念到月報之無形消逝，心裏越發焦急，所以就立即揮成這一段話，請教於胡先生，要請他作個確實的答覆，好叫我們放心，言語

粗率，揣測冒昧，得罪得罪。然而這個問題，這幾個疑點，當然不止我一個人感著，大概一般的青年都是這樣想作；如此說來，我這一段話也不白費。質之讀者，以爲何如？

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同月二十四日的報上，又有澄水的『憶努力』一文，二十九日的報上有衣萍『也許是我猜錯了』一文，意思大體是一樣，覺得『努力月報』的不出，是一件憾事。可是，胡適當時並沒有答覆，代替他出場的，却是『努力』的主將之一的高一涵。他在同月二十八日的報上發表了這樣的一封信答覆的文字：

『努力』胡適之先生獨辦的報，當然祇有胡適之個人可以決定他的生死；我是一位搖旗吶喊的小卒子，就是發表意見也不能代表努力社的主張，可是適之先生現在在北戴河養病，或者不容易看見蕭保璜和澄水兩先生的文字，所以做小卒子的我，便不得不越分回答幾句話了。

『努力月刊』的創議在去年秋天，商務書館一聽到這個消息便要求歸該書館承辦（或包辦），同時亞東圖書館也想代為發行，兩家競爭的結果，終讓商務書館戰勝，商務書館於是便板起資本家的面孔，說『給你們做文字的人三塊錢至五塊錢，一千字』適之先生想得一點稿費來報酬，常期投稿的窮朋友，本是辦報人應該有的善意，但是教我們出來為『三塊錢至五塊錢』去替那些持商務書館股票的人掙紅利，老實說，心中總有一點痛！所以我這一個小卒子對於商務書館要包辦的『努力月刊』不得不暗地裏抱着『不合主義』了。

但這是閒言，如果要『言歸正傳』的說：（一）因為適之先生不能過勞，朋友們多希望他減少一點功作；（二）適之先生想請張奚若先生回國專主持這個月刊，張先生現在還在巴黎；（三）因為由週刊改為月刊，文字的『質』『量』都和從前不同，這樣一嚴格，雜誌的和淺薄的文字便不得不割愛，所以非先有確定負文字責任的基本人數不能冒然出版。依我個人意見，這三件事便是使『努力月刊』至今尚未出版的原因。

蕭先生所提出的三個疑問——「畏威」、「灰心」、「畏難」——也有一點關係。我是「畏」資本家之「威」，我是對於做「文丐」的事業「灰心」。至於做事的難原不足畏，適之先生的病倒足畏，故雖不是「畏難」，却有幾分「畏病」。

至於適之先生的「確實的答覆」怎樣，祇好待他回京之後再說罷。

八月二十四日。

一九二四年九月，就是在高一涵短文發表的次一個月，在十二日的報上，胡適是自己出馬，來答覆了一篇文章——如其說是答覆讀者的質問，是不如說是反對高一涵的答覆。向商務印書館賠罪來得確切。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努力』的問題」，它的內容是：

記者先生：

我從北戴河回來，聽說副刊上有些讀者質問『努力』究竟怎麼樣了，我不幸不會看到最先的兩次投稿，只見着一涵衣萍紹原諸位的討論。你可以許我借這個機會

說幾句話嗎？

『努力月刊』的第一期稿子確是編好了幾個月了。但因為我的病的緣故，一班朋友都不願我担任此事。第一期出版不難，而難乎爲繼。我們決定請一位張奚若先生回國來專任政治方面的議論，兼做編輯的事，而我退居『小卒子』的地位，幫着出點汗，努力社的朋友並且湊了旅費寄去給張先生。但張先生因爲新婚的關係，至今還捨不得回國。

我個人的主張是『努力』應該繼續出版。

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混沌思想，一邊是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澈底批評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運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獨秀文存』卷一，頁三四三至三六六）的作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政治生活』十五）。這種現象使我感覺『努力』真有急急出版的必要。

雖有事實上的種種困難，我可以敬告愛『努力』的朋友們：『努力』終要繼續出來的，現在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努力』的二次出來，是月刊呢？還是擴大的週刊呢？這個問題也要等張先生回來再決定。他主張辦週刊；我們也嫌月刊太慢。也許將來的『努力』還是一種週刊。聽說有一位蕭先生提出三個疑問：畏威？灰心？畏難？我是不畏威，也不容易灰心的，至於畏難，確有一點。耶穌說的好：『收成是好的，只是工作的人怎樣少呀！』這不必是和紹原先生同夢；不過我這隻多病的『徽駱駝』確是往往有這種感想。即如章洛聲先生那樣幫『努力』的忙，及今思之，這樣的一個同工者向那裏去找呀！

至於衣萍先生提出的假設，我慚愧不敢當。人家也許疑心我作文敏捷，其實我是很遲鈍的；人也許疑心我臉皮厚，其實我是很害羞的。遲鈍和害羞是我的著作出版比較遲緩的原因。我的出版物大部分是被外界的壓力『榨』出來的。若不是我病了，政治和思想界的混沌早已把『努力』又榨出來了。

至於一涵先生代我作答。我自然是很感謝的。但他提及商務印書館的一層，未免有點失實。商務印書館對於『努力』的關係，並不是資本家對待『腦筋苦力』的關係，辦雜誌也不是『掙紅利』的好法子。至於『商務印書館於是便板起資本家的面孔，說：『給你三塊錢至五塊錢一千字，』那更是一涵筆鋒的情感，却不是事實。

努力社有幾個社員現在商務編譯所，這是第一層關係。商務管理部有幾位老輩，對於我個人的友誼，是第二層關係。當『努力週報』出版以後，張菊生、李拔、陳叔通諸先生皆曾表示贊成我們的主張。後來商務發行部自己提議，破例爲我們代售『努力』，並代理定閱。以一個幾百萬資本的大公司，自動的破例經理這三個銅子的生意，這是謀掙紅利嗎？

週報停辦後我們感於無錢辦報的困難，所以主張先籌點資本，然後辦月刊；或仿從前『新青年』的辦法，由一家書店發行，但發行人須出一點編輯費，以供聘用助手及酬報外來投稿之用。那時商務與亞東都願任此事，但我和獨秀知道亞東的困難，故

勸他們讀商務。商務代發行的雜誌，本有『二千份以外的銷數，每份抽版稅三成』的規定；廣告費也有二成的稅。我們因週報曾銷過八千，故以六千份爲底子，計算版稅與廣告稅，作爲月刊的編輯費。但投稿人願受酬與否，全由各人的自由。這其間有什麼『資本家之威』可言。

君子立論，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實動機而其事有可取者，還應該嘉許其行爲，而不當學理學家誅心的苛刻論調。今日那班處處畏資本家的陰謀的人，同時又往往爲拳匪曲說巧辯——這真是『翻手爲雲覆手雨』，我們只好叫他做『認棍的行爲』。（這一段不是對一涵說的，因爲一涵並不至於頌揚拳匪。）

本圖簡單作答，不料已很長了，糟場副刊的篇幅，恕罪，恕罪！

胡適。三，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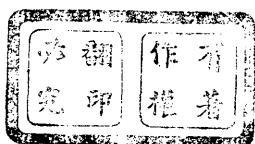
這一回提出的小的問題，便這樣的完結，讀者們看了這幾篇短文，特殊是胡適的一篇

以後，究竟得着了怎樣的感想呢？

關於『努力』的評價，是否如蕭保璜所說的那樣值得稱讚，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在這裏，我不要說它。高一涵的態度，在當時可說是比較的左傾，是很明白的事實。胡適的呢？我不要做結論，請讀者去細細的體味，從這小的事件中去推論他對東三省事件態度的必然性罷。

中華民國廿二年六月初版發行

中國新文壇秘錄
實價七角五分



編者	阮无名
發行者	南強書局
印刷者	南強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公益坊卅八號

南強書局

模範語體文評選

李君實編

這一部文選，是突破歷來編輯文學教科書的種種束縛，站在青年學生大眾自己的立場上編輯而成。它的特色，有如次幾點：一，是取材精萃，全書所收材料，不僅是優秀作品，而且很多是不經見的名作，這些作品的著者又都是各國的主要作家；無論那一篇，對於青年的讀者，都會有很好的影響。二，是要糾正從來編輯文學讀本祇注意國內作品的不良習慣，廣博的介紹全世界的名作家的作品，使青年讀者的文學視野擴大到全世界，使他們了解國外的文學史事，引起他們研究世界文學的興味。三，在國內作品方面，是計劃的把十餘年來尖端的名著，全都收編進來，實際上，在這一部文選裏還包括了一部現代中國創作選，青年可因此了解現代中國文學的情勢以及它的成果。四，是打破過去的種種選材上的束縛，編輯方法的定型，採用了一種新的方法，所以作為正式文學讀本，抑課外讀物，都是極適當的。

全書六冊，第一冊五角五分，其餘每冊遞加五分。

分五角七價實 編仁開

本書目次

第一編 自修的幾個問題

- 第一章 誰需要自修?
- 第二章 自修有成功的把握嗎?
- 第三章 怎樣才能達到成功?
- 第四章 有不能克服的困難嗎?
- 第五章 要自修那種學科?
- 第六章 怎樣解決書籍的問題?

第二編 讀書法的幾個問題

- 第七章 怎樣能有興趣?
- 第八章 怎樣才能專心?
- 第九章 怎樣能讀得快?
- 第十章 怎樣能讀得懂?
- 第十一章 怎樣能記得住?
- 第十二章 怎樣才能應用?
- 第十三章 怎樣寫筆記?

第三編 各科的學習法

- 第十四章 怎樣自修外國語?
- 第十五章 怎樣自修社會科學?
- 第十六章 怎樣自修文學?
- 第十七章 怎樣自修自然科學?
- 第十八章 怎樣自修數學?

怎樣自修

現在有許多因經濟關係不能進入高級學校但尙有志研究學問之青年，以及許多雖入學校尙欲以自修增進其學問之學生，都很急切地想解決「怎樣自修」這個問題。此書就是適應此種需要而編成的。全書凡十二萬字，討論很具體，徵引很豐富，是一本極適合實用的自修指導書。凡有志自修的從此書定可獲得極大的幫助。

語體書信文作法

每個人應該知道寫信，但書信的意義是什麼？書信應該怎樣寫？應該怎樣把牠寫好？怎樣才能使閱讀的人感到一面在讀書，一面在欣賞文學呢？這一切在本書裏都給了詳細的解答。且選集中外名人的書信多篇，以爲學習之範本。

錢謙吾編 實價八角

語體寫景文作法

『寫景』是初學文學時的主要題材，此書就是教授怎樣寫景的。有很多的青年歡喜寫景，但是怎樣去寫，怎樣才能寫好，却是他們不得解決的苦悶。有很多的教師也想從寫景方面誘導青年走上文學的路，但是感到一種困難——苦無適當的教材。此書出版就把這些困難都解決了。

錢謙吾編 □ 實價八角

語體小品文作法

對於小品文的寫作，青年作家最感到興味；但怎樣纔能修養成爲優秀的小品文作者，却是他們苦悶着的問題。本書完全適應這一要求，在原理方法兩面，指示了許多新的有力的意見，提供了很多可以作爲模範的小品名著，并逐篇加上詳盡的解釋。可說是小品文作者必備的書。

錢謙吾編



實價八角

語體日記文作法

日記是每一個青年都應該學習寫的。但，應該怎樣去寫呢？寫的方法又有幾種呢？寫時應該注意那些地方呢？要有怎樣的修養才能成爲優秀的日記作者呢？此書就是答覆這一些問題的。青年對於這一些關於日記的問題，包管你能在此書得到滿意的說明。

錢謙吾編 □ 實價八角五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0583B